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谁来保护网络写手



谁来保护网络写手？

作者：吴过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网络的普及，大批写手在网路上迅速成长起来，象滚雪球一样，这支网络写手的队伍越来越大。确实是可喜可贺的现象——虽然其间有些芜杂，但大浪淘沙，经过创世纪般的混沌之后，尘埃落定，会进入良好的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眼下的一团混沌，恰恰代表着网络文学发展初期特有的兴盛。相对于传统文学媒体一天天惊呼发行量下降、作家缺乏原动力的现象而言，网络文学却象新诞生的生命，既顽强生长又惹人喜爱，这与网络写手对写作所执的非功利（或者说功利色彩不重）态度有关。

但是一枚铜币有正反两面，看到明媚阳光的同时，也须看到夜晚的阴影。有一个问题：在如今还呈混乱状的网络中，谁来保护网络写手？

有个叫施彤宇的网络写手（网名 Tom Shi），发表在《信息产业报》上的一篇文章半年后被《电脑日报》登载，内容一字未改，甚至连错别字都与原文相同，而事先也没给作者任何通知。按理说，《电脑日报》从一开始就站在了被告席上，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施彤宇给《电脑日报》编辑先生去信后，那边回话了：“谢谢您对《电脑日报》的长期关注！由于不知您是那个国家的名家，所以请您能报来一个中国的汉字名字，这样便于交流沟通。”如此调侃，很是好玩，施彤宇回信说，我不是名家，我是施彤宇。

那边的下一封回信更有意思：“现在是夏天，加之京城人多车挤，想必火气有些大。不过火大伤身，还是清静一些为好。如果要比火气的话，我们这些李逵的后人们，恐怕也是挺大的。”偷窃了东西被人发现，反过来要对房主拳脚威胁，施彤宇忍无可忍，写了篇《面对卑鄙》的文章，在对《电脑日报》进行一番口诛笔伐后，文章结尾只能以自嘲的口吻说：“希望能有朝一日看到卑鄙者的报应——尽管这奢望根本就十分渺茫。”

碰上这样的事，真是让人气恼。更让人气恼的是这种事在网路上经常发生，有的甚至比这更惨。如果传统媒体登载了网络写手的文章，作为写手，不知道也罢，因为他在写作之初根本没想着去混那点儿稿费，问题是网络写手万一知道了，而且向那家报社杂志社去封电子信件，往往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不知是对方的电子信箱有毛病，还是人有毛病，总之毫无半点礼貌可言。过去的皇帝看过了折子，还会写上“览”、“知道了”一类的御批呢。

碰上这样的事，网络写手只能满脸苦笑。打官司，为区区几十块钱犯得着吗？理解的人会报于同情，不理解的也许会骂一声“见钱眼开”。再说，网络写手也不是王蒙那样的名人，人家几篇文章被网站收录了，一声说打官司，好多律师和记者都来捧场，说官司非打不可，保证一打就赢。显然，网络写手面对藏身于网络背后的那些个不讲理的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他们既没有讲理的资格，也没有讲理的场所，同时还没有讲理的时间。

网络写手面对的不公平何止这些！君不见，在眼下大多数网站中，网络写手的署名问题远远没能解决好。在网络中，写手目前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署名权”了，然而这个问题始终没得到众多网站的高度重视，网络写手的署名，在文章目录上往往没有，只能在文章内页中才能见到，有的则署名“佚名”，还有的干脆连“佚名”二字也没有。对此现象，大多数

网虫习以为常，甚至有的网络写手也已习以为常，他们心中认为，反正是游戏之作，何必认真。说多了，还怕被戴顶“名利思想作怪”的帽子呢。网络写手最基本的一个权利——署名权，就这样被不知不觉给剥夺了。

网络写手面对的另一个威胁，来自文坛的一些“二传手”们。没有网络之前，他们可以凭借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弄来天南海北的报刊，施展裁剪功夫，做成锦绣文章，然后寄往报社杂志社，换得“润笔”，虽说不多，但日积月累，银子的收获也颇丰盛。

有了网络，事情更好办，只要上网，网站里什么样的文章都有，鸡鸭肉鱼，请君随意品尝，尽管放心瓢窃就是。何况古人也教导说：“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白不抄。

“二传手”们还有个便利之处，他们象寄生虫般依附于传统媒体，有的是编辑部的常客，有的是编辑先生的小舅子，他们抄剪的“文章”，总能顺利通过，因为传统媒体对网络实在太过陌生。只是苦煞了那些网络写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文章经过改头换面后，会出现在某个边城的报刊上，即使偶尔知道了，看着那些面目全非的文章，也无话可说。网络写手针对某篇剽窃文章，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说：那支胳膊是我的！

那半条大腿是我的！但那根本就是辩不清的道理，何况网路上的人都那么匆忙，谁有时间和心情听你那点祥林嫂似的唠叨？

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写作环境，网络写手们心态都很平静。客观地说，在中国率先进入网络的那一拨人，对世事还能看得穿，即使是荒诞变形了的事，他们往往也会报之以宽容的一笑。取这种潇洒姿势的网络写手，网路上比比皆是。

举一个例子：“大堂中文”书库连载东方龙吟先生的武侠小说《东方怪杰》三部曲，引起一定反响，中国青年报记者李黎通过 e-mail 采访作者，问他对目前网上版权保护问题有什么看法。他这部势头不错的“武侠小说”先在网上发表，如果还未出版，便被盗版，他将怎么办？东方龙吟很潇洒地回答：“好的东西不怕盗版。世界上被盗版最多的，西方是微软，中国是金庸。金庸和微软垮了吗？‘武侠小说’刚刚发轫，在传统出版领域，一时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认识到其价值，而在网上，好的东西会不胫而走。只要他帮我传播，我就高兴。被拷贝，被存储，被打印，甚至被盗——被做在光盘的‘书籍宝库’之中，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对文学与网络的关系有这种认识，同那些状告网站侵权的作家相比，是另一种境界。

当然不是说这种心态就比那些告状的作家高明多少，在此只是列举一个事实，说明世界上至少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写手。即使是姿态很潇洒的东方龙吟先生，也有需要保护的时候，当“有的网友来函警告说，有人已准备从网上下载这本书，先在二渠道印发”时，东方龙吟先生赶紧在“大堂中文”书库首页位置发布《关于 东方怪杰 的版权声明》，声称“本人正告：网上发表的为‘BETA’版，正式出版时会有较大修改，请个别人不要动此心机。”同时又以无可奈何的、近乎于乞求的语调补充说：“目前互联网的版权问题很脆弱，请网友们多多珍惜，以便将来有更多的好作品能在网上发表，让大家先睹为快。”

东方龙吟以武侠小说连载的形式，已在优秀的网络写手中间占据了一席之地，其境况竟至如此，那些今天还是虾兵蟹将的网络写手，其境况更不

用说了。

谁来保护网络写手？确实是网络中人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看到：网络写手在从事写作时，面对的不仅仅是写作本身，还必须面对写作以外的诸多干扰，比如面对冷漠，面对无礼，面对“二传手”……想到网络写手竟会面对那么多卑鄙，笔者不禁要愤而弃笔！转念一想，如今已是网络时代，笔者是在用电脑键盘敲字，万一因生气敲坏了键盘，还得自己掏腰包再去买，损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蚀本生意，笔者不愿去做。于是只好摸摸下巴，面对荧屏独自露出一丝苦笑。

请勿本末倒置

——对文学网站的几点思考

作者：吴过

网络中的文学网站不少，甚至可以说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撇开那些标明为书屋书库的网站不说，即使随便进到一个站点，也经常能见到“文学天空”一类的栏目。对网络文学的发展而言，有那么多热心于文学的网站，无疑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是且慢，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名既热爱网络又热爱文学的网虫来说，看得多了，就生出了一些不满足。

不满足的原因，说直白点，是眼下的大多数文学网站有本末倒置之嫌——这话说出来是很伤人的，但是憋在心里不说又难受。我能充分理解那些书屋书库在网络文学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像燕子衔泥筑巢一样，构筑起温暖的文学小屋，让更多人在网上找到了精神家园，其精神让人敬佩。可是感情不能代替理智，恕我直言，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所作出的努力，得到的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有的干脆就像物理学上的无用功。

其实，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早有人提过，比如著名网络评论家笨狸在《织文为网》中就曾谈到：“提起文学站点，我们想起哪个？‘黄金书屋’？‘文学城’？‘书路’？其实，这些只是图书馆而已。正如天一阁主人只是藏书家而不是文学家一样，这些站点其实应该归类为资料收集而不是文学。”这话说得干脆有力，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假如有那么一天，某个有点眼光的大型商业网站同国家图书馆联手，做出个真正意义上的网上图书馆，那么这些以收藏图书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眼下正大红大紫的书屋书库面临的是什么呢？说是灭顶之灾，恐怕不算危言耸听吧。

是到了该引起足够重视的时候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眼下正从事网络文学建设（包括创作和搜集整理）的人们，将是未来网络文学文库的开路先锋和奠基人，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对网络文学的未来而言是具有开启性意义的。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真审视一番今天的文学网站，很有必要。

应该说那些书屋书库还是注意到了网络文学的原创部分的，但是在大部分文学网站中，网人原创部分的作品往往只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地盘，打个不雅的比方，像个被挤到角落里的小叫花子，这明摆着有点欺负人。那些文学网站能列举一百条理由说出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对此我只想说说：文学网

站的建设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样，重要的不是展览已知的，而是开掘未知的。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一家出版社只会出版已被发现的世界名著，也许能赢得喝彩声，但那喝彩声能否持久颇值得怀疑。换言之，文学网站也一样，一个只会收藏传统文学媒体出版物的文学网站，所赢得的喝彩声又能持久吗？其价值抵得上一家网上开放的大型图书馆吗？

依愚之见，文学网站眼下最迫切的事，并不是忙于收藏各种已出版的图书，而应该在网人原创部分认真下一番功夫，至少也该做到平起平坐，即增大网人原创作品份量，将现在常见的九一开变为五五开：传统媒体出版物划作一块，网人原创作品划作另一块，两大版块，齐头并进。据我所知，有的文学网站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有的虽未开始做，但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样的一些消息，实在让人感到欣慰。君不见，不少优秀和比较优秀的网人原创作品淹没在网路上数以亿万字计的文字垃圾中，真是让人心疼。

当然，搞好网人原创文库的建设，也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单就搜集整理者的眼光而言，就对文学网站的站主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个真实的笑话，前几天笔者逛书市，见书摊上有本《王小波全集》，高兴得直想拿大顶，再一看，不对劲了，书的封皮堂堂印着一排大字：“世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本书是不法书商盗版所为。第一，据我所知，茅盾文学奖倒有一个，但那是中国一帮老人搞的没多大意义的事情，还不是“世界茅盾文学奖”；第二，熟悉文坛的人都知道，凭王小波那特立独行的写作姿势，茅盾文学奖怎么也不可能光顾到他头上。不法书商那点文学水平，偏偏要来编书，而且是编王小波的书，以至闹出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举这个笑话的例子，是想说明文学作品的选编者素质如何关系重大，要不然会闹笑话，让内行们躲在暗处偷偷窃笑的。

也许正是出于网人原创作品搜集整理太难的缘故，致使众多文学网站望而却步。为图省事，放弃沙里淘金，恐怕是一种目光短浅。事实上，从目前所办的文学网站看，有些文学网站的站主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退一步说，即使站主文学素养还不够高，也不碍事，他们在网上一定有很多热爱文学的网友，大凡网虫都知道，网络神秘深远，高手无穷，那些网友中，说不定就有蛰居隆中茅庐的诸葛亮，如果真心想在网人原创作品的搜集整理上下一番功夫，是能够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的。

加强网人原创作品的搜集整理，建设象样点的能与眼下网络文学原创实绩相匹配的网人原创文库，依笔者粗浅的想法，至少须在下面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搜集整理，沙里淘金，不再让一些优秀或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埋在大量的文字垃圾之中。这一点至关重要。今日网路上，网人的文学原创正呈良好的发展态势，有些作品拿到传统媒体的出版物中比较，不仅不逊色，而且有网络写作特有的特色，同时也已经获得了大量读者。对此现状文学网站站主应有清醒的认识、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尊敬。说到搜集整理，应该包括文库的目录编排等细节，不客气地说，眼下那些书屋书库的目录编排是十分混乱的，尤其是网人原创作品的目录编排，好象存心同读者作对似的，看上去一大片作品标题，相当没有秩序，有的不知什么原因，甚至连作者署名都没有。（众所周知，作者署名很重要，读者往往凭作者的署名去买一本书，比如笔者，在书市上见了署名为福克纳、王小波的书，必买无疑。在网络上，作者的署名权更重要，这个话题在此不多说。）关于目录编排，网路上已有

可供借鉴的例子，比如以作者的名字为序，将该作者的作品全部归拢于其名下，是一种方法；以作品标题的字数为序编排作品，又是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同时并用，互相链接，等等。总之，在搜集整理网人原创文学作品的同时，其目录编排混乱的局面也亟待改进。

二是加强评论和推介。尽管传统文学媒体中很多作家把评论看得一钱不值，但文学评论的作用仍不可低估。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从大师作品出笼的经过看，比如福克纳，如果不是法国文学界对他情有独钟的青睐并大量翻译评介，这个美国南方的小伙子恐怕很难迅速被世界文坛认同。另举一个网路上的例子，文学网站大唐书屋连载的东方龙吟的“文侠小说”，如果不是该站的大力推荐和中国青年报的撰文评介，其影响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大。当然，文学评论需要的是真诚和真知灼见，对那些互相吹捧以至肉麻的“评论”另当别论。无庸讳言，评论是文学创作的另一只翅膀，遗憾的是，文学网站中很难见到评论的影子。顺便说一句，即使是在以收录传统文学媒体出版物为主的书库中，同样缺乏品书评书之类的评论。这方面，倒是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受到了特殊的优待，评论文章不少，有许多文章颇有见地。这里给人的启示是，对文学作品应该展开讨论，好的评论往往是从讨论中来的。

三是不妨举办一些有助于网人文学原创的活动。比如某个大型网站曾举办过让痞子蔡同网友面对面聊天的活动，其实这样的活动在不能搞得太杂太滥的前提下，还可以试验性地举办一些。网路上已有不少很活跃的网络写作者的身影，举办这样的活动应该说不难物色对象。举办有助于网络文学原创的活动，甚至可以从商业角度出发来考虑，比如利用传统文学媒体的优势，找出版社出版网络文学文库之类的系列图书，向更广阔的社会推介网络原创文学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举办这类活动相当于替网人文学原创作广告，在网络文学还很稚嫩的今天，适当做一点这样的广告，也有必要。

四是如果某个有眼光的大型商业网站介入其中，必然会有双重收获。一方面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对网人文学原创文库的建设可以取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用少量资金在网路上搜集网人原创文学作品，对参与整理网人文学原创作品的编辑人员发给适当的编辑费等，在这上头那些凭借单个或几个网友办起来的文学网站是不可比拟的。另一方面，如果能成功地办起这样的有影响的网人文学原创文库，对该商业网站的种种效益应该说是有益的。

以上几点，仅是笔者的一些尚不太成熟的想法，出于对网人文学原创的热爱和关心，将这些想法说出来，意思是抛砖引玉，以引起更多热爱和关心网人文学原创文库建设的网虫们的思考，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也就行了。

从王蒙等人打官司说起

作者：吴过

未来是个网络时代，这一点，只有资深网虫才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不愿说出来，用王小波的一个说法，他们是存在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

虽然网虫们在各种场合都宣称自己存在于一个虚拟世界中，但是向往

天上的生活归向往，人总得吃饭，于是他们同现实世界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拿网络文学来说，现在就碰上了几桩同现实世界有关的麻烦事，而且这麻烦还惹得不小，先是名震海内外的金大侠金庸先生出面，口头授意将他的全部作品从著名电子刊物《新语丝》所附设的电子文库中撤掉；后来又有王大侠王蒙先生率一帮作家弟子状告北京在线侵犯作品版权，要对簿公堂，要求赔偿作品稿费多少万，赔偿精神损失费多少万。其间，还不断掺杂有作家谴责网站网页侵犯他们版权的事，明确提出要讨个说法。

毫无疑问，金庸先生的授意是无可指摘的，王蒙先生等人的告状也是非常正当的，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怎能容许别人随意领了去当差使唤？我爱读书，我能理解作家们的这种心情，但同时我也是个网虫，觉得有为网虫们说几句话的必要。

得承认，网络文学就目前的景状而言，还属“初级阶段”，说直点是比较肤浅。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网上并不太多，比如文坛上闹得很厉害的博尔赫斯、福克纳、卡夫卡等名家之作，基本没有。国内优秀作家的作品也并不常见，王小波的作品倒是有不少，但我想那多半是前段文坛商业化炒作王小波给网络带来的影响。就本人在网上接触的范围来看，王朔、刘震云、池莉等可读性较强作家的作品比较多，而其他优秀作家如张承志、张炜、王安忆、摩罗、残雪等人的作品，也很难见到。这多少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眼下活跃在网络中的网络文学一族，对现实世界中的文学界知之不多，他们更多地是凭一腔热情倾诉着自己对文学的挚爱。

但是对网虫们朴素的热情，我表示由衷的敬意。记得刚上网那段时间，我对网络文学也是有点鄙薄的，太肤浅了，全都是网虫们的心情故事，即使网虫们中间流传得十分红火的台湾网络作家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等“网络名篇”，也逃脱不了心情故事的俗套。何况，我一直这么认为：真正的读书应该是捧着书读，闻着书香的那种感受，是网络中的阅读难以替代的。以上感受使我对网络文学经常采取一种疏远的态度，虽然我不算个什么，仍然像大多数算个什么的作家一样，对网络文学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现在想来很是脸红）。

后来我弄清了两个事实：其一，那些热衷于弄网络文学的网虫（包括办文学网站、网页、电子刊物的虫和写作网络文学的虫）是在无金钱刺激下坚守的，办刊物白送，写稿件没稿费，仅此一点，立刻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文学是什么？文学不就是一种生命的倾诉吗？当生命需要倾诉了，谁还会斤斤计较给多少钱倾诉一次？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稿费的意义，作家为稿费写作，天经地义，并不算丢脸。但是在有稿费和无稿费的写作者之间作选择的话，我更喜爱后者对文学的真诚感情。其二，未来的时代是无纸化阅读的时代，终有一天，网上阅读会全方位取代老式的纸上阅读。想想古代车装船载的竹简如何进化为纸张的，对未来的网络阅读我更坚信不疑。也就是说，网络阅读尽管在目前还鲜为人知、难为人理解和接受，但正是它代表未来阅读的方向。弄清了这两点，便使我不得不重新用新的眼光审视眼下网络文学。

那么，对于王蒙等人所打的那场官司，我虽然理解作家们无端遭受伤害后的愤怒，同时更同情伤害作家们的那些“被告”们，在感情的天平上我甚至更偏向后者（尽管我对眼下网络文学无序的混沌状态颇多看法，我也认为要用作家的作品至少须同本人打声招呼）。关于网络文学（其实不仅仅是文学）的版权问题，历来争议太多，与网络版权相关的网络协议和法律法规

规目前仍是空白，最根本的一条，文学在网上是挣不到钱的，至少现在还是这样。可是我们可爱的作家们狮子大开口，动辄要求赔偿多少万，这对那些曾经热爱文学并且无偿为文学付出了许多热情的网虫们来说，确实有点让人寒心，我想以后没有谁敢惹那些脾气如此暴躁的作家们了。有意思的是，有的作家一方面强烈谴责网络上用他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非常热衷于在网上下载别的作家的作品，而别的作家的作品能在目前的网络中存在，毫无疑问是侵权了的。这就像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了。这种人格分裂的作法，在实践中行得通，在道义上多少有点不光彩吧？据我所知，目前文坛上流传一句话：“中国的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我没有权利指责一位作家，只真心希望那句话千万别变成现实。

金钱谁不爱？但是我不希望看到王蒙等人的那场官司变成一场纯金钱官司。混沌无序的网络文学现状，就像神话中的创世纪一样，虽然混沌无序，然而却是一个充满无限生机的广阔世界，它的发展空间是十分乐观的。我倒倾向于认为网络文学用不着过多去讨好目前并不太景气的中国文坛，应该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民间，事实上从富有生机这一点上看，网络文学已经部分超越现实世界中的中国文坛了。在网络中，眼下已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民间写作力量，比如痞子蔡、蓝芸珊、方舟子、散宜生、图雅、百合、宁财神、邢育森、李寻欢等，依我看，他们不仅从地域上来自更广阔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从精神空间上看，他们也是来自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尽管他们目前仍属于一种自生自灭的萌芽状态。由王蒙等人打官司一事，我从一只网虫的角度想到：我们的网络文学一方面在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同时，另一方面是到了培养自己的“作家”力量的时候了。如今热衷于弄网络文学站点、网页和电子刊物的网虫们，不知有几个真正有心的热心人？

网络给文学带来了什么？

作者：吴过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学也悄然兴起，刚开始时只是在聊天室、BBS 站出现一些既幽默又颇富文学情趣的生动文字，随后由于众多文学网站、个人主页、电子文学刊物的推波助澜，忽如一夜春风来，网路上千树万树梨花竞相盛开，初步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逐渐被人们冷漠淡忘的时候，网络文学为什么会异军突起，至少引起了网人的关注和热爱？不太被人看好的文学，为什么在网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文学界公认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痞子蔡一篇并不十分优秀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何会俘虏成千上万网人的心？归结起来，人们不禁要问：网络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现象上看，网络给文学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在网路上，文学爱好者似乎看到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曾出现过的繁荣兴旺的景象，无数文学爱好者介入其中，写真情文字（虽然有些文字比较煽情），不用假嗓子唱歌，他们的声音很快吸引了另一些真诚的心灵，像滚

雪球一样，网络写手的队伍越来越壮大，随着时间推移，参与网络文学的人会更多，大师级的网络写手终将会出现，而经常在传统文学媒体露面的作家意识到网络写作的诸多好处后，说不定会杀将进来，重新收复这块失地。

网络给文学带来的诸多礼物中，有一份礼物叫做自由。由于网络这一媒体的特殊性，网络写手在写作时心灵会自由一些，这里没有舆论一律的强求，没有编辑苛刻的眼光，只要愿意，网络写手可以独自一人心平气和地面对探索真理之路，一步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各种类型的人尽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表达方式，对于一个热衷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来说，他尽管积极搬砖搬瓦忙建设便是；对于一个习惯于戴着镣铐跳舞的人来说，他也可以规规矩矩在这块园地上慢悠悠地踱方步，说这种姿势就是跳舞；对于一个想用灵魂贴近文学的人来说，他可以在舞蹈中逐渐领悟舞蹈的精髓；对于一个优秀的网络写手来说，他能在一种自由自在的舞蹈中获得快感，释放出全身淋漓尽致的元气。

网络给文学带来的诸多礼物中，还有一份礼物叫做宽容。网络是开放性的，就像一个大植物园，既有参天大树，也有水杉、白桦林、松树、银杏、橡树，还有各种小花小草、青苔、蘑菇。网络敞开博大的胸怀迎接文学，给文学一块宽敞自由的地盘，让文学在此休养生息，然后走向下一个营地，走向无限遥远的未来。

宽容的另一层含义是，各种各样的网络写手都可以到此施展自己的拳脚，虽然这里经常有砖头拍向你的后脑勺，但尽可以放心，任何一个网络写手都不会被砖头拍得丢了性命，如果这个人谦虚点的话，他还可以从拍来的砖头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于网络写手来说，网络的宽容正如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一句话：“大狗叫，小狗也叫。”何况，小狗总有一天会长成大狗的。

网络给文学带来的礼物还有公平。在网络上，精彩的文字会获得网人的喝彩；性情中人的文字能找到知音；遇上垃圾文字，网人皱皱眉头绕道走开；对那些板起脸教训人的文字，网人可拍砖块，可用脚投票。总而言之，这里不会像传统媒体那样，把糟糕的文字当作经典强行让人们“学习”；反过来也一样，优秀的文字可能会被网络埋没一时，但最终肯定会浮出网面。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从车装船载的竹简到发明纸张、活字印刷术，改变的不仅仅只是文化传播的方法，而是连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宋以后，再也难有先秦时期那样一些思路澄清如水的哲学家、思想家，恐怕也与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有些关系。到了现代，电视的出现也给报纸、杂志带来不小的冲击，一度曾有人惊呼未来是电视的时代，电视可替代以前所有的出版物，事实上，电视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确实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人类总是在不断前进着，每当某种东西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时，人类就会发生一次跳跃，这是不言而喻的。

网络在世界上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在中国的时间更短，更大的影响眼下或许还不太明显，但对网人来说，网络已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最终也必然要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具体到网络文学而言，网络的影响也正在慢慢浸入，正在改变网络写手的写作习惯、写作姿势以及思维方式。网络给文学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虽然很难回答，但有一点是能够肯定的：网络给文学带来的是一次新的契机、新的希望。

文学刊物上网了

作者：吴过

相对于八十年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如今的文学太冷清了，打个比方，文学像没落的贵族，一边在内心里怀念往日的幸福时光，一边叨唠没人理睬他们。文学刊物的发行量也急剧下降，有的刊物只剩下两三千个订户，这其中还有不少老关系和业余作者。真是让人沮丧啊，有的埋怨政府不该断奶，有的抱怨市场太过无情，但是埋怨抱怨全都无济于事，文学依然被人冷落。

不少文学刊物一边在困境中挣扎，一边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措施自救。比如眼下，因特网很时髦，文学刊物也就上网了，而且上网刊物的数量越来越多：《人民文学》、《钟山》、《山花》、《作家》、《当代》、《十月》、《天涯》、《萌芽》……在网上见到这些久别了的朋友，像见到自家人一样，有一种亲切的味道。

于是想抽空读读这些上网了的文学刊物，但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对那些上网了的文学刊物，并没增加多少敬意，倒是增添了一些失望。这话说来很不中听，但没办法，假话让人听着舒服，但说者不舒服。我在网上写文章，不图稿费，没必要委屈自己。

文学刊物上网了，但大多数给人的感觉不佳，仿佛在一块旅游胜地，文学刊物刻了歪歪扭扭的“到此一游”几个字，看上去十分别扭。很多文学刊物上网，不是为了让网络中人了解它们，倒是为争取订户来的，这个目标当然无可厚非，但它们的方法过于简单，比如一些刊物（不好意思点名，它们中间有的刊物在我心中份量很重。）一进去，就出现一排目录，心中一阵窃喜，可是当你点击目录想进去看看内容时，马上会出现一个表格，仔细一看，却原来是要你快订此刊，要不然不仅不能读到文章内容，还将错失良机云云。对于网虫来说，看着这种尴尬情景，真是啼笑皆非。

对以这种姿态上网的文学刊物，笔者好有一比：他们既想向网络中人展示其珍宝，又怕网络中人不花钱买票白看，白窃取他们的珍宝。这是对网络太缺乏了解。众所周知，网络中的电子文学刊物比比皆是，而且全是不花钱的午餐——白送还不一定有人要。为什么？网络中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们决不会象现实社会中人那样“一杯茶，一盒烟，一张报纸泡半天”，就是要读书，网络中优秀文学作品也不少，又是免费，可以下载了读。至于读文学刊物，一般说来，就算上网了的文学刊物文章内容能读到，网虫们也不一定有时间读，那些文学刊物又何必这样遮遮掩掩呢？

《作家》是一份办得不俗的文学刊物，在文学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坚持自己的办刊方向，在社会上有一批较固定的读者。前不久，《作家》上网了，当然是件可喜可贺的好事，但是进去之后，仍然免不了失望：这份刊物依照其他上网刊物的老规矩，只能读到目录不能读到内容。上网后的《作家》网页有个“读者留言”栏，笔者进去看了看，共有四五张贴子。

第一个贴贴子的人写了一句话，欣喜心情油然纸上：“我是第一个留言

的吧！”开个玩笑，此话颇有签到领红包的味道；第二个贴子的也写了一句话：“祝《作家》留言簿开通。”很正经的打拱祝贺。第三个贴子来自北京一个网名为“远方客”的网友：“我看了有些失望，以后也不准备再来了。有一种被骗的滋味，例如说第七期上线了，空喊而已，除了标题什么没有！其实，不用担心你把内容上了网会影响了发行量，不会。”

网友们都知道，网上看东西，更多的是捕捉信息，很少有在上面阅读的。我喜欢什么，一般是先在网上发现，再到报摊上买来读，象环球时报等，博览群书等，都是这样。相反，上网后，宣传的效应，是其它方式都比不了的。人家反而会更喜欢你的杂志。起码，《作家》杂志应首先将部分内容上网，这不为过吧。”第四份贴子好象是《作家》的某个编辑写的：“我也同意远方客的观点，可惜领导不同意……”第五个贴子作者是来自南京的 Skey，他说：“远方客说得有道理，是应该把内容也上网，这样我们会更喜欢。”

当然，这有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现在真正爱好文学的人不多，文学刊物不主动出击，加强宣传自己，会进一步失去读者的。”

留言簿上共有五份贴子，每一份贴子都是真正想与《作家》勾通的，甚至连网络中常常能见到的拍砖现象也没在这里发生。相信每个网虫看过这样的留言后，会有自己的想法。客观地说，在网上了的文学刊物中，《作家》还是做得好一点的，至少，他们还设置了一个留言簿，让读者（准确地说是浏览者）留言，彼此交流一下感情。更多上网了的文学刊物不仅没有留言簿，甚至连刊物也还是 1998 年过期了的，冷冷清清摆在那儿，看着让人难受。

还有些上网了的文学刊物，不知是不是知难而退的原因，上过一阵网，热闹了一阵，现在又纷纷退了回去，比如《天涯》（当然不止这一家），本来在网上刚刚有了点好名声，却忽然宣布：上网试验期已过，文章内容暂时不再上网了，甚至连每期的目录再也看不到了。这是让人沮丧的。他们愿意退回到原来的城堡，谁也管不着，可他们在原来的城堡中又能再坚守多久呢？当然，这也是谁也管不着的事情。

说句不恭的话，文学刊物上网，让人想起前一阵厂长经理竞相出国取经学习的场景，热闹非凡但效果不佳。一说上网，很新鲜，很时髦，赶紧抢着上吧。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确实是个叫人头痛的问题。在网上了的文学刊物看来，多少有些得不偿失，上网后他们并没有多得到一点什么，倒是失去了一点什么（比如上网所必须开销的银子）。

至于网上有许多爱好文学的人无偿地做文学主页，发邮件列表，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啊，文学商品化，文学上网不图赚钱又图什么？

严格地说，文学刊物要上网，即使将文章内容全部公开，让人一览无余，也还是不够的。这么说可能过于苛刻了。依笔者之见，上网后的文学刊物，不仅应全部公开文章内容，还应建立起相应的作品讨论区，对刊物所发表的作品进行讨论，进而对文学的话题进行讨论。在这方面，不是纯文学刊物的《科幻世界》做得较好，这份刊物的主页上，不仅有每期的文章目录和内容，还有编辑部的推介和点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幻世界》网站中，读者参与意识浓烈，每天都有大量的读者贴贴子，或发表对刊物作品的评论，或高谈阔论对科幻小说发展的看法，用网络中的一句行话说：人气很旺。

看着文学的颓势，看着文学刊物上网后的种种情景，想到的远不止这么多。文学当然会存活下去，正如大师福克纳所说：“当丧钟敲响，并且钟声从夕阳染红的平静海面上孤悬着的最后一块不足道的礁石那儿消失时，即

便在那时，也还有一个声音，即他的不绝如缕的声音，依然在絮絮细语。”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文学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更不能高高在上，眼下文学更需要的是同平民大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交流。网络是文学同更多人交流的一个途径，但从眼下的实际效果看，这个途径没能很好地打通。

在网络中，《新语丝》、《榕树下》这样的涉足文学的网站，访问量每天都能高达几万人，这个事实提醒我们，人们并没有对文学冷漠。那么是不是文学冷漠了读者？看上去也不象，文学曾做出过许多种媚俗媚雅的姿态，企图取悦于读者，只是效果不佳罢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看来不仅仅是文学刊物上没上网所能解决的。只是，文学刊物的上网，以及刊物上网后的种种景况，会促使人们去想更多有关文学的事。

网络写作的另一种意义

作者：吴过

在传统媒体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编辑部声明：“本刊由于人力财力有限，三万字内稿件一律不退稿，超过三万字的稿件若要退稿，必须寄上退稿邮资……”严格地说，这样的声明是不人道的。然而多年以来，不少作者出于对白纸黑字出版物近乎迷信的崇拜，出于对编辑们的盲目信赖，居然把这种不平等条约当作正常的事情接受下来。

换个角度想，编辑部的声明并非毫无道理，人力财力有限，确有其事，可怜我们那些醉心于做文学梦的朋友，熬更守夜写下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却连一封编辑的退稿也难见到，即使偶尔有一封退稿信，对他们而言也如同上帝的恩赐一般。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如今已走红的作家叶兆言在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前，手上积压了三十多万字的手稿，和退稿结下了不解之缘（顺便说一句，那时编辑部还时兴退稿），在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时他说：“退稿实在是一种磨难和不幸。我的信心打了很大的折扣，在频频退稿的日子里，我总有一种犯了错误的恐慌。”现实生活中，叶兆言的例子并不是孤证，比叶兆言更惨的民间写作者肯定还有。

幸运的是随着网络的诞生，中国的网络文学也在二十世纪末悄然兴起（像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似的）。第一批参与其中的网虫们在键盘上敲打出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等文字，在BBS中贴出，很快不径而走，网络无限辽阔的空间使他们创作的文字被更多人接受，并且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大多数网络写作者为此感到兴奋，他们说，网络写作使他们找到了自我，同时在写作中精神得到了升华。从目前网络文学的原创部分来看，那种富有创造意识的勃勃生机已初露端倪，在网虫们每天大量制造出来的网络文学作品中，不时能看到颇具潜质的优秀写作者的身影——尽管往往是一晃而过。余秋雨先生曾说：“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这句话不是针对网络文学说的，但是对于正兴起的网络文学同样适用。

作为中国文学斜挑出的一支新军，网络文学已成为一块新开垦的处女

地，充满生机与活力。相对于传统文学媒体而言，网络文学有更大的自由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在一个讲究舆论一律的国度，民间的声音显得尤为宝贵，举自觉承担起民间舆论功能的《南方周末》为例，由于这张同样仍是传统媒体的报纸能更多地传达民间的声音，其发行量已高达130万份，并且还在呈上升趋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纸大多数是自费订阅。这同另一些说套话空话的党报发行量大幅萎缩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再来看看眼下的网络文学，尽管还处在“初级阶段”，却能看出其发展趋势同传统媒体中的文学有许多区别，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网络文学不愿意进入传统文学媒体划地为牢的那个“话语圈”。熟悉传统媒体文学的读者都知道，有一个什么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文学浪潮，一部分作家自觉自愿为国家“分享艰难”，塑造出一些有缺点的好官形象，写出好官们的种种艰难，然后要人民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对现实要学会微笑，好官们不容易，是人民群众的救世主。这种溜须拍马、讨好献媚似的写作，是非常卑鄙的。然而正是这种卑鄙的写作姿态，却赢得了文坛上稀稀落落但具有权威意义的掌声，只要有稍微象样点的写作能力，这样的文学作品写一篇发表一篇，而且屡屡被传统文学媒体的权威刊物《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选载，这种屡屡选载的危害，一是助长了虚假写作者的威风，二是对其他写作者和读者产生误导。然而传统文学媒体的大多数读者对此现状只能无可奈何，这真是一件让人悲哀的事情。

幸运的是在网络文学中，人们很难看见这种写作者的身影，网虫们似乎更多地懂得中国的现实，他们没有多想要去“分享艰难”，没有义务无偿地歌颂好官，说直白点，他们没有用假嗓子唱歌的兴趣和必要。当下的网络文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很少有虚假的声音出现，即使在那些游戏之作的武侠、侦破小说中，作者的写作态度多半也是真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不仅是对传统文学媒体的一种补充，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也许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颠倒过来，传统文学媒体的存在，只是对网络文学的一种补充，真正有眼光的编辑从网络的大量作品中精挑细拣，然后把优秀的文学精品印刷成册，让那些沉醉于纸张出版物的读者捧着书本，追忆一下过去读书的幸福时光……这当然是一种幻想，却并非不可能。

王小波的作品在大陆公开出版后，有人惊呼：“没想到真正的高手在文坛之外！”可是有没有人冷静下来认真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话语圈”的中国文坛，王小波的小说是个异数，如果不是因为在台湾《联合报》得奖，如果不是因为有几个热心人始终不渝的坚持，王小波的小说恐怕难见天日，至少同读者见面的时间要往后推移。一想到此，便有一种寒冷透骨的感觉。真正优秀的作家被长期流放到文坛之外，这在讲究舆论一律的国家里，并不稀罕。前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由于一个偶尔的不慎，在给友人的信中批评了斯大林，信件被反间谍机关发现，索尔仁尼琴遭逮捕，他被迫像一位地下工作者似的将写作转入地下，并且整整写了十二年。在其长篇回忆录《牛犊顶橡树》中他说：“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能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再也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但是他的处境也有一种经常性的损失：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索尔仁尼琴时代还不曾有网络，他耗尽心血写下的天才文字如果不被某个编辑赏识，将很有可能惨遭埋

没的命运，写了就写了，到此为止。而在网络时代，这些是用不着担心的，真正优秀的写作者会很好地利用网络，他写下的文字可以悄然放进某个鲜为人知的网页，直到未来的某一天，另一个（或者另几个）与他脉搏同样跳动的人来到这个网页，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发出一声惊叫。

经常在网络中游弋的网虫都知道，网络中潜藏着数不清的高手，他们像深海中的鲸鱼，不太喜欢表面的热闹。在网络写作者中，也应该有这种深潜于海底的“鲸鱼”，他们是能够懂得网络写作的另一种意义的。因为在他们心中，从来没有把网络文学仅仅只当作传统文学媒体的一种补充。人们通过眼前连向网络的电脑荧屏，在静静地搜寻着、等待着……。

再对文学网站拍一砖

作者：吴过

砖块拿在手，拍还是不拍？就像哈姆雷特面对那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一样，颇让人为难。我对眼下一些文学网站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既为网虫牺牲那么多业余时间制作文学网站、网页大为感动；另一方面又为某些文学网站、网页制作中的粗制滥造现象感到忧虑。好在网络中人都知道，拍砖是网上的特权和专利，网虫一般都练了铁衫功，后脑勺硬梆梆的象块铁，拍一两下不会死人。于是鼓起勇气，拿起砖块，再向文学网站拍一砖。

曾写过一篇《请勿本末倒置——对文学网站的几点思考》的文章，主要针对文学网站对网人原创的忽视说了几点想法，实际上有拍砖的意思。这次再拍砖，还是想拍拍“网人原创”这个穴位。进过书屋书库的网友都知道，里面有个“网人原创”之类的栏目，鼠标点击一下，进入一个绚丽的天空：绚丽是绚丽，可是读者一头雾水，太叫人眼花缭乱，密密麻麻一片全是文字，让人好生作难，该点击哪一篇文章来读呢？何况，那些文字中既没有作者姓名更没有内容简介，仅仅凭一个标题，谁能分得清好坏？

这个问题在传统媒体文学作品的搜集中还不太突出，因为传统文学媒体的作家一般都已经很有名气了，读者尽可以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作家。而网人原创这部分，则不太一样。网络写手除了痞子蔡等少数派外，大多数都没什么名气，靠读者自己选择这些没什么名气的写手写的文章，比登蜀道还难。这时候，我们的文学网站是应该耐心地向读者作优秀的推荐介绍呢，还是应该良莠不分胡子眉毛一把抓地把文章摆在那儿任读者像吃自助餐似的自取呢？我想应该是前者，但是文学网站更多的实际情况却是后者。网络文学的目录编排确实是很突出的问题，尤其网人原创这部分，更是需要好好动一下脑筋。

另一个问题是，文学网站搜集网人原创作品往往良莠不分。同传统文学媒体相比，网络文学要公平得多。传统文学媒体发表作品须经编辑先生把关，再好的文章，编辑看不中也是白搭，而且编辑上头有总编辑，总编辑上头还有头头管着，所以读者读到的文学作品经常千人一面，好象一个调调的大合唱。而网络文学的投稿没那么严格的要求，一般说来，只需要往某个文

学网站发一封电子信件，寄上你的作品，只要文字不是太不通顺，就能“发表”出来。这体现了网络文学公平公正的一面，但也导致了良莠不分。

作为文学网站来说，有责任对所收到的原创作品作一个最基本的把关，比如错别字的纠正等等。但文学网站一般是把搜集网人原创作品当副业在做，他们实在没时间来做这方面的许多工作。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张三文集、李四文集、王二麻子文集，诸如此类，而张三、李四和王二麻子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张三是个优秀的网络写手，李四也许只是个中学生在写作文，王二麻子或者是个写小女人文字的人。

这里并不是说网络“文集”太泛滥，相反我倒认为，网络“文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既然是网络写手，只要写出的文字够数量，人人都可以出“文集”，没必要那么拘谨。作为文学网站，则应该考虑尽量将网络写手一网打尽，不至于出现某个学写作文的中学生出了“文集”，而另一些优秀写手的作品则被冷落在一边。依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用网名编排目录，以笔划为序，依次排列下去，丁一，于二，王三……。这方面，台湾有个叫“天涯文坊”的网人原创文学网站曾试验过，效果不错。这样编排的好处，一则显出了网络文学的公平性，二则也能让读者自由选择他所喜爱的网络写手。

拍这块砖，心里并没生出一点快意，相反闷闷的，拍完之后有些后悔。文学网站的站长们为网络文学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没得到应有的奖赏，我倒在这儿一再拍砖，是不是太不人道？有句话叫做“爱之切恨之深”，爱是主要的，恨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我在这里向文学网站拍上一块砖，同时也希望有人朝我拍一块砖，我后脑勺已作好了挨拍准备。只有一个心愿：能通过相互多拍几块砖，使文学网站的网人原创部分有长足的进步，也就行了。

沙里淘金

——浅说网络文学现状

作者：吴过

中国古代有个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据《山海经》介绍，夸父是个自不量力的人，他要与太阳赛跑，还幻想把太阳捉下来玩玩，象今天的人们玩宠物一样。当然，失败的一定是那个可笑的夸父，他被太阳暴晒着，干渴得不行，饮尽了两条河流的水，仍然干渴，夸父想去饮大海中的水，他大步狂奔，可是就在快走到海边时，夸父倒下了，他干渴而死，临死前仍没丢下他那充满反抗精神的幻想，奋力扔出手仗，在远方化作了一片绚丽烂漫的桃林。

又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幸亏夸父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个人物，如果在当代中国，这样的英雄往往是要遭到耻笑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呢？真正的英雄才不会在乎别人的无端耻笑，他们要匆匆赶路，实在顾不上去听那些蜚短流长、闲言碎语。

在人类精神史上，始终活跃着那么一批夸父式的英雄。人类精神史，多么博大的一个领域！包括文学吗？当然包括。包括网络文学吗？这个，这

个……（忘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哈哈）。有什么难为情的？别把话老是憋在嗓子眼里，响亮地回答出声吧：当然包括！虽然今天的网络文学还很稚嫩，虽然这只是一块刚刚开发不久的新垦地，虽然网络文学的现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和问题，但是你看，在这个领域同样活跃着一大批追赶太阳的夸父式的英雄身影，他们奋力扔出手仗，化作了一片桃林——眼下还是一片幼林，却充满勃勃生机。同古代夸父不同的是，活跃在网络文学中的这些现代夸父还幸运地活着，并且将继续追赶太阳。

上面这段文字如果有些煽情的话，那并非笔者的本意。对活跃在网络文学中的那批还很少有稿费收入的写作者，我从内心里表示尊敬，比喻有些过头，上帝也会原谅。那么，既然有那么多耕耘者、播种者，网络文学的现状如何？带着这个问题，我一头钻进网络文学园地中，一边欣赏一边品味，一边阅读一边思索，想从中梳理出一点稍稍清晰些的眉目。下面仅以本人有限的阅读范围为中心，以思索所能达到的高度为半径，划一个圆，说说笔者对网络文学现状的浅显认识。

一、以网为家的流放者们

说起网络文学，不能不提到 `alt.chinese.text`（简称 A C T）新闻组。1993、1994 年的两年间，这个新闻组特别活跃，参加新闻组的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的留学生，“最初不过是非常想家乡，非常想读方块字，读多了，自然也会和朋友交流，而网上的交流只得写。”（鸣鸿）。众所周知，网络上的交流是非常方便的，往 B B S 上贴个贴子，你的声音就会被不知多少人听见，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象文革中往专栏上贴大字报，但是又比贴大字报方便得多、有影响得多。“都是海外留学生（以及毕业后成为专业人士的前留学生）的课余、业余创造。因此，海外网络文学有着校园文学、留学生文学的许多特点，而且由于作者基本上都是理工科出身，其实谈不上具有多少专业性。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创作没有流俗，更没有半途而废，虽然很难产生巨作，却也不乏珠玑之篇。”（赋格）。关于 A C T 新闻组对网络文学最初的开掘和贡献，方舟子先生以及他当年的那些“战友们”写过不少文章，笨狸先生也写过简略介绍的论文《织文为网》，有心者可到著名文学网站《新语丝文库》去查阅，在此不多赘述。

在一篇题为《新年随感》的文章中，方舟子先生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新年礼物，不知谁寄来的一套新版《约翰·克利斯朵夫》。只从邮戳上知道它寄自佐治亚州的 `Americus`，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名。我曾经在《新语丝》上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读过的‘最后的小说’，而这位陌生的朋友，却是在诱使我重温少年的旧梦了。”异国他乡的冬天格外寒冷吧？捧着这部书，方舟子的心情略微有些忧郁，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现在也是冬天，一切也都睡着。我手捧这一本书，为了来自远方这一份莫名的温情而沉默。”在另一篇题为《在网络上流放》的演讲中，方舟子先生把网络文学称为“流放文学”的一部分：“这些文学创作在内容上具有流放文学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怀旧，……第二个特点是描写文化冲击，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抒发在居住国的感受。”纵观最早出现在网络文学园地中的那一群人、那一批文学作品，笔者认为方舟子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

前苏联流放作家蒲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答谢辞中说：“最强烈的欢乐感与同样强烈的悲痛感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丝毫也不想使今天

这个节日添上不愉快的色彩，这个节日我将永志不忘，纵然如此，我还是想说，近十五年来我的悲痛远远超过了我的欢乐。”是什么样的悲痛如此折磨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以至于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依然不能忘却那个悲痛！如果你知道一个流放作家尝尽了多少苦楚与屈辱的话，如果你知道一个流放作家多么想回到他的祖国的话，你是会理解这种悲痛的。我想起了前些年在一部书中读到过的让人直想掉眼泪的话：“祖国啊祖国，为什么要让这些优秀的儿女流落异国他乡？”

从这一层意义上理解最初涉足网络文学的那一批以网为家的流放者们，就能理解他们对祖国的挚爱是深深植入了骨子里的，那一种只想抽空说说汉语的乡愁，像影子似的跟着他们，平时没注意，但一低头总能够看见。

“一会要交作业，一会要去饭店洗碗，一会又要去车站接同学，每一件事都刻不容缓，每一个人都讨债似地追你，一直把你轰进坟里才罢休。这就导致了生命质量的显著下降。在如此劣质的生活中，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往键盘上打一篇玩意，不是相当对得起自己吗？”（图雅：《砍柴山歌》后记）这样的一种写作姿势和心境，和我们常常看见的国内文坛写手们从容优雅的写作相比，大不相同。

举图雅的写作为例。这是一个才情横溢、机智幽默的网络写作者，在一篇类似创作谈的文章中他说：“我一般地反对文学作品写好人，因为第一，文学意义上的‘好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至少我没见过。所以我老觉得写好人的作者怀着叵测的居心，在道德世界里制造了伪币。第二，现在写好人已经写到了穷途末路。那些写好人的人，似乎都有虐待狂，总要让好人吃尽千辛万苦，好象他们的目的，是要劝人别当好人似的。”这段话同我们多年来捧为正宗的文学理论大相径庭。

小说《小野太郎的月光》中，图雅给我们讲了一个野孩子的故事。小说的背景是文革时期那个动乱的年代，一群打群架的孩子中：六一、大头、板儿砖、小野太郎……对，就是甲级战犯小野太郎，一出场，就是在打群架后被带到警察局里，“小野肿着脸，手里捏着一把头发”。这么一个爱惹事的野孩子，就连是军人的爸爸也拿他没办法，只好送到大画家文伯伯那儿让他学习画画。小野太郎是个充满灵气的野孩子，叫他画画，他却把脚搁到桌子上，用手撕指甲，还为自己的行为编出一套理由，“我看这些马太瘦，没吃过草，我看它们要死。”文伯伯回答得更有意思：“瘦是瘦了些，能凑合活着就成。

把脚放下去。你们去动物园看看，圈着也是活马，活着就行。懂吗？”“我”（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约小野到动物园去画马，小野却捉了板儿砖家那只猫，从动物园的老虎山上扔下去喂老虎，然后正经八百叹口气：“唉，谁让它出身不好。”文伯伯是一名颇有素养的画家，他曾感叹：“你们看过野马吗？野马最难画，因为它是完全自由的，它的灵魂里有暴风，有草原，有雪山。”事实上，小野就是这么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偏偏又遇上一个爱把野马驯化成圈养马的社会。有一阵，小野跟着“我”来到“我”老家内蒙草原，白天同蒙古孩子摔跤，晚上他“牵着马，分水一样走进月亮来啦。那匹马驯服了，没见过这么安静的马。它的鬃披下来，静静地。多美的马，有月亮的马。”到了自由辽阔的草原上，小野自由的天性才又显出了另一种美，这样的马，比起圈在动物园里的脑袋始终埋着的马，要生动有趣得多。难怪文伯伯在一场考试之后，看着小野画出的那个浑身上下流动神韵的野马，老

泪纵横地感叹说：“我画了一辈子马，画不出这样的马。野马，活生生的野马。你生来不是画画，你就是来做一匹野马吧？”没有人能解释小野为什么画出了那样一匹马。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画了那样一匹马。这样的充满灵气的野孩子，活得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总要被人套进动物园里圈养起来供人观赏呢？

同图雅的小说相比，我更喜欢他那些无拘无束的散文和杂文，用“元气淋漓”四字来形容图雅的杂文写作不算过份。在杂文集《砍柴山歌》“序”中图雅写道：“出集子？没那么牛b。可砍了一年山，也有几小捆柴了。下头捆了几捆，多为不起火的货色，算一种负荆请罪吧。”《砍柴山歌》是图雅1994和1995年两年间在因特网上贴出的五六百张贴子，二三十万字，分二十集，砍柴山歌的“砍”，应读作“侃”，图雅说：“通过英特网放如此之多厥词的人大概不多——这还不包括字数更多的小说和散文。”

网络上“砍山歌”绝对是需要智慧的。图雅的在长短不一的各色贴子中，谈政治、文学、艺术、谈吃喝拉撒睡，海阔天空，独来独往，充满自由的灵性。

侃到文革：“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观感就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悠——是好。’比如说，我乡下的姨夫本是‘扁担放倒了不认得一’的农民，我怀疑他不但不认识一，恐怕连纸都不认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家却有了厚厚的四卷雄文。他骄傲地说：‘队里发下来的——不要钱！’”用这样热嘲冷讽的笔调写文革，可算是写到了骨子里。

侃到培养领袖人物的包容性时，图雅不从正面阐述，换了个角度，说首先要从口味上造就他们，“近代中国没有搞好，首先在于缺乏一群有远见，有创意的御厨。御膳洋洋数百碟，千菜一面，毫无创意可言，吃了这样的菜，中国的事如何能够办好？有一次慈喜命太监开香宴，太监不识酒性，当场喷了太后一脸，太后气到发昏，差点办他一个弑君之罪。吃一顿饭都要闹这么大乱子，治国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熟悉网络的人都知道，贴子经常有意无意地写点错字，比如上面的慈禧写作慈喜，弑君写作式君，这并不意味着写作者缺少文化，相反多是他们的机智幽默。下面还会有“笔误”，不另注了——笔者注。）

邓丽君去世后，图雅侃道：“邓丽君去逝了，网上开了追悼会。鸦（图雅自称，图雅=涂鸦。——笔者注）也乘机表示自己的哀思。死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两种，邓小姐的死唤醒对一个时代的记忆，那些戴哈莫镜提录音机逛中关村农贸市场的日子。待业的晚上，一人独行，满地清光。不用说，也只有月亮才能代表我的心。”从邓丽君小姐的死，侃到一种文化在不懂这种文化内涵的土地上被异化，侃到深藏于内心深处的乡愁，实在需要有对大文化的鸟瞰姿态和狡猾的文笔。

侃到知青：“知青多数和大多数还是好的，主席一挥手，呼拉呼拉都下去了。少数坏分子想逃，得逞的不多，也有半路上让人毙了的。我认识一花姑娘，让贫下中农拖到高粱地里米西米西了。您说是算按最高指示殉节，还是算‘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胎是打掉了，历史也有怪胎。可历史还是不可埋没的。埋没了，还有考古价值，所以有‘知青梦’。”无奈的调侃中掩饰的那种心酸，又怎么是用“游戏文字”这样的字眼能够囊括的。

同图雅天马行空式的写作相比，另一位网络作家方舟子似乎要严谨一些。方舟子，本名方是民，生于福建。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后赴美

留学。1995 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目前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他最先涉足的诗歌创作，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不少诗作，但是他并没有象大多数诗人那样仅仅把写作的视野局限在诗歌领域，除了写诗外，他还写散文、随笔、史论，写宣传进化论、批判各种神创论邪教学说的科普读物，还计划写从艺术角度评论美国电影的图书。涉足如此多的领域，即使在以知识面宽泛为特点的网络写作者中，也并不多见。网络文学中，方舟子的写作属于较典型的学者写作风格，典雅、大度、不温不火，时常还微微流露一丝掩不住的忧郁。不仅如此，方舟子还是网络文学园地中一位热心的活动家和组织者，他领头创办的《新语丝》网站，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版块，一是《新语丝》月刊及增刊，刊载网络原创性稿件，其水平和一些传统刊物相比毫不逊色；另一版块是新语丝电子文库，以收藏古代、近代的经典作品和文史资料为主，酌量收藏当代文学作品。还大量组织人力对古籍进行输入、勘误、校对。现在进行着的“唐诗工程”更是一个为了在网络上宏扬中华文化的一大义举。这样的一个文学网站，每天有 40 多万点击数，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在文学日趋冷落的今天，这既能让人羡慕又能催人思考。

另一位网络作家少君是位经济学博士，他曾就读中国北京大学声学物理专业和美国德州大学经济学专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时冲动地来到美国，一下子从行走中南海的年轻学者变成中餐馆端盘子的小侍者，从指点江山的青年理论家变成美国二流大学的留学生，其中失落与痛苦的情感真是罄竹难书。”（《最后的自白》）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生视角，使少君获得了较为丰富的人生苍凉感和历史沧桑感。少君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其系列小说《人生自白》以关注人生的积极姿态，写出各种各样中国人的“人生自白”。少君这部连载小说的文体介乎于小说和纪实文学之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用被采访人自述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小说中的人物，既有中国大陆的出租车司机、工人、保姆、商贩、演员、记者等，也有在美国读书奋斗的留学生、学者、画家、商人。小说中部分篇章在网络上流传的同时，又以连载形式在美国华文报纸《达拉斯新闻》发表百余篇，但其影响似乎并不如网络中的影响大。少君认为，目前全世界每天上电脑网络的人有上亿人次，每天又以百万人次的速度在增长，其中以中文为媒介的网络读者就有数千万人以上，电子网络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便捷、最有效的传播媒体之一。

由此可见，它拥有任何一种平面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庞大的读者群。今天在国外，特别在北美地区，中文电脑网络杂志已成为传播华文文学作品的最佳途径，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报纸和文学杂志的作用，成为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份子阶层汲取祖国文化的主要渠道。

最早的网络作家中还有擅写随笔杂感和古典诗词、颇有儒雅情怀的散宜生，有写流落异域他乡留学生中儿女情长故事见长的百合，有鸣鸿、莲波、司静、阿待、亦歌、刘嵘、幼耳、成朴等，应该声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眼下网络中境外网站一般进不去，常常能读到的海外电子文学刊物只有三个：一是《新语丝》，一是《橄榄树》，另一是《花招》。这多少也限制了笔者的阅读范围，加上笔者对网络文学接触时间并不太长，认识水平仍有逐渐加深的过程，因此，挂一漏万是免不了的，失之偏颇的评头论足也有可能，何况这仅仅只是一篇浅说网络文学现状的陋文，有限的篇幅也不允许笔者充分展开来探讨。

说起网络文学的现状，以网为家的那些流放者们晃动着的的身影不仅是

网络写作的先驱，而且是到目前为止网络文学中最优秀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他们处于流放途中，像飘浮不定的水上浮萍，给人一种失去了根的感觉；另外，由于他们身份和教养的原因，写作中便始终保持一种高雅的写作姿势，这又使他们的作品往往难于被国内还不太成熟的网络文学阅读者们接受和理解。还有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不知是由于海外生活竞争压力太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以网为家的流放者中，除有一部分人仍在坚守外，也有不少人渐渐退出了网络文学的阵地，他们的身影成了读者们的一种回忆。正如图雅在为《新语丝》所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俏皮地说过的：“后来看事情闹大了，又害怕起来，瞅空溜了号。从此天阴下雨，脊梁处有些隐隐的不自在，现在追加一块膏药，不知是否能医。”笔者想到，图雅们脊梁处的那些隐隐的不自在，是对当初他们热诚地投身网络写作的一种追思吧？如果那些优秀的身影能够重新回到网络文学中来，该多好啊。

二、网络与文学的亲密接触

网虫们都知道台湾有个叫痞子蔡的网络作家。笔者刚上网那阵子，正遇上国内一个网站邀请痞子蔡到聊天室同网虫们聊天，把个痞子蔡炒得象盘鲜红的大虾，谁见了都眼馋。痞子蔡的成名作《第一次亲密接触》写了一阕网络爱情的绝唱，故事是从一个plan开始的：“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我有一千万吗？没有。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如果有翅膀，我就能飞。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我也没办法飞。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

所以我并不爱你。”这样的文字分行了来读，象美丽的诗句，确实颇能煽情。

痞子蔡是个很有才情的网络作家，他把一场发生在网络与现实之间的虚拟爱情叙说得凄楚动人，不知赚取了网络中多少少男少女们的眼泪！尽管痞子蔡在网络中赢得了大量读者，在许多书屋网站中，痞子蔡的作品也被大量收藏，但是笔者仍然认为，痞子蔡的作品只是琼瑶小说的另一种翻版，说好听了也就是加入了现代写作风格和网络特色的翻版。正如网络著名评论人笨狸先生所说：“现在从不多的一些反映网络生活作品中，《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网络‘名文’，只是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现象，非常正常，不能因此就评论说网络文学都是一些这样的通俗小说而已。”（《织网为文》）

痞子蔡在网络中出现之后，在引来大量赞美诗的同时，也掺杂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有一个名为《网民公社》的网站曾围绕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展开讨论，有不少网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太多的网路男子汉把轻舞飞扬当作是真的了，也受此影响在网路寻找自己的轻舞飞扬——可是一篇太脱离现实的小说，落足到现实之中，仍将是苍白得可怜。”“《第一次亲密接触》可说是网络媚俗的登峰造极之作。小说一下子就抓住了大众的胃——网络，武侠，爱情，美丽，等等。”“《第一次亲密接触》现象的产生，所折射出来的，事实上也就是网络文化的一个方面。与其说我讨厌痞子蔡和这部小说，不如说，我讨厌以痞子蔡为代表的以写这类东西为傲的写手们。”“虽然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但是我从来都喜欢那些对读者负责的作家，他们传递生命中美的经验给读者，鼓励他们奋进，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端正的写作态度。”

在一篇题为《遭遇痞子蔡》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宁文盲写道：“我想，作为一个爱情故事来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算不上是最优秀的，之所以红成现在的规模，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网络的推波助澜。网上实在是太缺少能完美地辗转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故事了。想和蔡先生说一句：‘如果您是这部电视剧编剧的话，那部片子我会只看男主角和阿泰臭贫的那段。’”这是一段颇有见地的评论文字，在《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我”和“轻舞飞扬”的爱情故事固然凄婉动人，但就其反映生活的深度厚度而言，是赶不上“我”和“阿泰”间那些貌似耍贫嘴的生活片段的。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在这上头作进一步的开掘，联系到作者在网络中流行的其他作品来看，痞子蔡也没有任何想在这上头开掘的迹象。当然，那种更有生活深度厚度的文字，写起来要更吃力，读者也不会象网络爱情故事的读者那么多，这又是网络文学面对的另一问题了。

以痞子蔡为代表的台湾网络文学，照笔者看来，既没有舆论中所传闻的那么好，也没有某些过激的言论中所指责的那么糟，同传统文学媒体的表现一样，台湾的网络文学向读者展示出的是琼瑶一路的大路畅销货，它也能够网络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能成为网络文学的主流。遗憾的是，自从网络中风行痞子蔡之后，大量仿痞子蔡的作品每天都不断涌现，不仅台湾，连大陆的网络中也到处都能看见痞子蔡的影子。

台湾网络文学的另一个特色，是各种活剥古典文学的作品有一定的市场，对此现象，笨狸曾在《织文为网》中作过评论：“据我考察，台湾的基础教育在对于‘国学渊源’方面的功夫下得实在比大陆好，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在活剥古典名著方面，台湾网的作品总是比较出色。各种活剥古典的作品大多可以在众多 BBS 上面得到足够的流传。虽然，就整体意义来说那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很少，但是其担任的网络文学的功效却也有一定的生活价值。”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原因，台湾的文学网站一般也是进不去的，能读到这类作品的大陆读者并不太多，其影响也十分微小。

任何一个新生的事物，总与它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的网络文学也不例外。在文学早已被商品化的台湾传统文学媒体中，白先勇一类文学先锋的身影十分模糊，人们更多知道的是古龙、琼瑶、林清玄、龙应台一类的武侠、言情、随笔、杂文，那么在新兴起的台湾网络文学中，传统文学媒体便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它们的替代物，痞子蔡只不过是应时而生的一个例子。

三、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

中国大陆网络开通的时间不长，随之而兴起的网络文学时间则更短，加上网络的快节奏必然给网络文学带来另一种影响，使之很有可能成为速食性的快餐文化。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真实的现实：中国大陆的网络文学目前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举人们常常引以为骄傲的一个事实为例，有个以中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总是排列文学网站访问量排行榜前十名的位置，尽管这个网站确实有其独特之处，但从中看出的网络文学读者队伍的基本现状，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参与者的一种嘲讽。

虽然如此，中国大陆的网络文学仍在顽强地掘进。在网络文学众多的参与者中，他们选择摹仿的文学蓝本肯定少不了台湾痞子蔡的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前面说过，《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仿作每天都在网络中大批量涌

现，有的干脆连题目也定为《第二次亲密接触》、《无数次亲密接触》，其中不乏颇有才情的写作者，而且这类作品在网络中受欢迎的程度往往名列前茅。

这类故事的创作套路，不外乎在网络中认识了一名异性网友，先是在网络中“亲密接触”，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亲密接触”，而且多半是悲情故事，这样能赚得更多少男少女的眼泪。这类创作虽说有些落俗，但其中也不乏真情文字，有一个网名为“漓江烟雨”的写了篇《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我”在网络中认识了一个名叫“无聊”的女孩，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二人成了网上的情人，经常玩玩“吻吻你的左脸，再吻吻你的右脸”一类的游戏。“无聊”要出国的头天晚上，在网上千百遍呼唤“我”，“我”却始终不理睬“无聊”的那些暗示，“我”那时候只想哭，心中实际上充满了对网络虚拟世界爱情的失望。文章的最后作者安排“我”和“无聊”见过一次面，一个老同学约“我”到医院看一个被摩托车撞伤了的女孩，碰巧那个女孩正是“无聊”，她静静躺在病床上，讲述她在网络上的故事，她说她的网名叫“无聊”。“我”惊呆了，看着她半天说不出话，但是“我”始终没说出“漓江烟雨”的网名，“无聊”终于走了，她走后的日子，笼罩着“我”的是无边无际的惆怅。这个网络爱情故事，基本上就是《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翻版，但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才情已初见端倪，从作品文字老练的程度看，也不仅仅是幼稚的摹仿者所能达到的。

另一篇作品《网上绝音》，更象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者就是真实故事）。作者亦人，叙述他在网络中认识了一个十七岁的网名叫“凝烟”的女孩，那女孩对他产生了恋情，千里迢迢从重庆到福建看望他。糟糕的是“凝烟”的此次离家出走，她父母竟一无所知。网络中的爱情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中，竟让人狼狈不堪，“我”一边打电话让“凝烟”的父母放心，一边哄比“我”小十岁的女孩，尽量让“凝烟”开心高兴。好不容易把“凝烟”送上了飞机，结束了一场荒唐的网络恋爱，可是事隔不久，电视里播放重庆綦江彩虹大桥倒塌的消息，当时“凝烟”正好到老家綦江去看望她生病的奶奶，在她回去的第三天，即1999年元月4日，傍晚带她奶奶在桥上散步时，双双遇难。这篇作品在网络中一度广为流传，也曾被传统文学媒体《萌芽》转发。但是这部作品仍未逃脱在“网络爱情”上做文章的老套，其动情处只在于它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已经有为数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将其视野从“网络爱情”转移到更广阔的领域。他们那种具有非功利、自由化、个人化等特征的网络写作，为日益萎靡的文学活动构筑了新的生存空间。

网络作家李寻欢是个多面手，他写小说，写杂文，也写与网络有关的“心情故事”，还经常侃侃足球，谈谈武侠。李寻欢新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边缘游戏》，叙述的也是一个网虫的生活，网虫名叫“飞刀”，是一家报社的记者编辑，他白天上班夜晚上网，在网络中“亲密接触”一部分人，在现实中“亲密接触”另一部分人，“飞刀”的生活圈子周围，有老是半夜三更到城楼上去吹埙的画家，有网路上熟悉的自称为刘志丹战友的老MM，有报社的事不过一主任，有同在一家报社供职的人人公认是乖妹妹的同事刘佳，有在生意场上赚了钱后要学上网的老候，总而言之，小说中现实和虚拟的两个世界，都不再仅仅只局限于“网络爱情”的小圈子，而是向更广阔的社会范畴拓展，李寻欢的这种创作，对发展中的网络文学来说是有建设性意义

的。

笔者一次贴帖子时，就网络文学的有关话题曾同李寻欢展开过讨论，李寻欢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其中谈到网络文学的社会性时他这么说道：“随着对网络文学存在的关注，对网络本身价值的反思，应该会有严格意义上网络文学的大发展。而它首先可能的突破口，还在于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及对网络价值和网络生活方式价值的深刻反思与总结。”从李寻欢的网络写作实践中可以看出，他正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论。

要在网络文学中注入更多社会容量的写作者不仅仅只有李寻欢一人，比如另一位网络作家邢育森，就一直在坚持这样的写作。他那篇被《天涯》杂志1998年6月号转载过的小说《活得象个人样》，写一个把网络当作最后家园的网虫的现实生活。“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害羞、内向、传统但却富有正义感的人，一个下雨的深夜，见几个流氓围住一个姑娘要扒她衣服，而同她一道的白马王子在一边哀声恳求，声泪俱下。“我”一昏头上去英雄救美。从此那个叫碎碎的姑娘就镖上“我”了。可是网络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我”的生活态度，“我”幻想着网络中那种三妻四妾的世界，并且很快同至少两个女网友有了联系，一个是“眼神特勾人”的开放型的女孩“勾子”，另一个是戴眼镜穿制服、一副中学班主任模样的“国产爱情”。“我”和“勾子”玩粗俗堕落，和“国产爱情”玩纯情，经常当着碎碎的面自我吹嘘如何会泡妞，碎碎温顺地听着，从来没有生气，象听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故事。只有当那一次，“我”的一位女同事喝醉了酒躺在床上被碎碎发现之后，碎碎终于离开“我”走了，怎么呼她她也不回话，碎碎再回来时，告诉“我”她马上就要结婚了，并且说她是在对“我”彻底绝望后，随便交了个追她的男孩做男朋友的。碎碎说：“我已经其实改变了很多。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我不是处女，我就想留给你。你是我这辈子真心爱过的唯一的人，就算你是再坏再烂的流氓混蛋，你也救过我帮过我，我也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在听了这番爱情的表白之后，“我”百感交集，痛不欲生。这篇小说写了都市中的一个现代青年的苦闷，写了多少有些变形了的现代人的生活，小说中有段文字这样写道：“转过身，操起那个啤酒瓶，我使劲的向镜子砍去，我看到自己破碎在无数的碎片里。”一个活生生的人竟破碎在无数的玻璃碎片中，这个生活场景是颇有象征意义的。

同李寻欢、邢育森等人的创作不同，网络作家宁财神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另一条更通俗些的创作路子，他以写网络鬼故事在网络中闻名，走的是卫斯理一类作家的写作路子，他还写过《无数次亲密接触》，继续演义痞子蔡《第一次亲密接触》中脍炙人口的故事，使“轻舞飞扬”获得了新的生命。毫无疑问，网络文学也是需要这样的创作的，正如传统文学媒体中需要卡夫卡、福克纳的同时也需要斯蒂芬金、西村寿行一样，一个健全的文学集市中，不仅应该有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王蒙，也应该有金庸、古龙、黄易、亦舒、雪米丽。

无庸讳言，眼下的网络文学还比较肤浅，这与其发展的时间太短有关，也与参与其中的写作者的素质有关。网络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进步，一方面需要暇以时日，等待和培养民间写作力量尽快成长，另一方面还需要更多具有优秀潜质的写作者参与进来，其中也包括传统文学媒体中那些对网络写作热心的作家。事实上，已经有少数作家有心人关注到网络文学这一个领域了。经常被科幻迷们讥讽为“儿童科幻刊物”的《科幻世界》1998年11期发表

了一篇相当不错的小说：《断章：漫游杀手》，作者柳文扬。小说写网络世界，也写现实生活，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职员，漫游在网络中却成了无敌的杀手。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现实生活中常常能见到的场景：一个胖子抱怨说，他总把水漏到我的卫生间里；瘦子反驳说，你整天就会敲水管，不讲理。胖子到了网络世界中摇身一变，成了杀手；瘦子在网络中则成了居住在某个海岛上超级富翁黑巨人。虚拟的网络世界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现实生活中不能办到的事（比如杀戮）在网络中可以轻而易举办到，正像庄子讲的那个著名故事，不知道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有意思的是，杀手在网络中漫游时被两个网络警察逮住了，而回到现实生活中，那两个网络警察竟是同一个人——她叫雷冰，是一个在校就读又想在网络上谋点外快的女大学生。一方面在网络中完成人类灵魂的光荣与梦想，另一方面回到现实生活中，“看见肮脏的窗户，又想起顶棚漏水的卫生间，想起了故障频频的射线炉，想起了无聊的工作”，这篇小说中的人物，使人想起了卡夫卡笔下那个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这篇写网络世界的小说，其意义不再仅仅只停留在反映生活的表层上，而是向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作顽强的开掘，具有某种哲学思考的意味。

颇具创作实力的新生代作家张生，也曾写过篇有关网络世界的小说《片断》，发表在传统文学媒体《收获》1998年6月上。一个被人叫做木乃伊的“我”，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个人，原来的作家“我”死了之后，脑子里的信息转换成了计算机程序，组装成另一个虚无的作家“我”。“虽然现在用的这个程序比以前的那个脑灵光多了，可人生苦短，我还没写出多少就得按时赶回到那幢像个图书馆一样的人类资料中心去报到。

不然，要是超过了放风时间，我的这具机械身体就会自动停止工作。”就在这个负责管理放风的人类资料中心里，有个叫吴小梅的姑娘，爱好文学，读过作家“我”生前写的小说，对“我”有偏爱。在一次“纯洁人类计划”的运动中，有人提出对网络中的那些异端份子也应该彻底清洗，办法再简单不过，只须按一下“删除”键，网络中的异端份子就会消失。吴小梅急了，偷偷同国外一个人人类资料中心联系，将“我”输入到某国的人类资料中心库，躲过了一场浩劫。小说的最后，那次像恶梦一样的纯洁人类的行动失败了，“我”获救了，可是吴小梅正同另一个人举行婚礼，还给“我”发了邀请函，“我”却在忧郁地想：“我们这些程序，不，我们这些人将继续生存下去，可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张生在小说中所作的这种形而上的思考，恰恰是我们目前的网络文学中所缺乏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汉语网络文学的客观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它还很幼稚、弱小，从某些角度看甚至还很肤浅。由于网络写作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这个空间的开拓在给传统文学媒体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广阔的写作空间。

暇以时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写作力量跻身其间，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学媒体的作家作者们跻身其间，汇成繁荣兴旺的泱泱大观。

当然，网络文学的现状中，也有不少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作品质量偏于流俗的问题，文学网站网页和文学电子刊物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网络读者文学品味的引导问题，网上原创作品太少而且呈一盘散沙状的混乱问题，网络文学向社会推介的问题以及网络文学的版权问题等等，诸如此类，那不是笔者这一篇肤浅的拙文所能说完的，因此只好作罢。

追寻智慧和有趣

——网路访笨狸

吴过

认识笨狸先生是一种缘分。有一天，我在网上瞎转悠，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可心的网站——易维工作室，读了几篇文章，感觉颇和我意。再仔细看，该工作室和索易合办了一份《IT 评论周刊》的邮件列表，编辑先生有热情征稿的话，于是将刚写好的一篇文章《从王蒙等人打官司说起》投过去，作为一种响应。

很快收到了回信，表扬了一番我那篇文章后，提出让我给他们的《IT 评论周刊》主持谈网络文学的栏目。信后边落款处的署名即是“笨狸”。能是一份质量不俗的周刊主持某个栏目，在于我既是鼓励也是压力，我应承下来后，给笨狸写了简短的信，顺便提到他的名字，我开玩笑地说：有这样一个名字的人肯定是有趣的人。下一封回信中笨狸说：一般来说，笨的人总是会有趣的。回答得很机智，很妙。笨狸——笨拙的獬豸？这么两个奇妙的汉字组合在一起，内中蕴藏的含义让人觉得韵味无穷。

在网上一来二去，我同笨狸先生混熟了，成了“淡如水”的那种朋友。上文说的“认识”，有点夸张，实际上我同笨狸还从未见过面，我们之间的交往，一靠彼此读对方的文章，二靠电子信件。但我想这也够了，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既然我们之间说了那么多话又都感觉乐此不疲，就是“千杯少”那个类型的了。

笨狸先生是网络中著名的 IT 评论家，在一次被某网站评选为 IT 评论圈十大候选人后，他写了篇文章《染红了也是一根葱》，其中的文字不乏机智和调侃：“这次感谢卓越网站榜的‘十大笔杆子’有我的提名，让我有一个‘话语权’告诉大家：千万别拿这些‘笔杆子’当一回事儿，我们和大家一样都在瞎掰，虽然我们是在认真地瞎掰，却毕竟也只是一种瞎掰而已。”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失掉自我，这恰恰是一个 IT 评论家必备的素质，即使将来成了“宇宙著名 IT 评论家”，我想笨狸先生依然是会保持他那种特立独行的批判姿态的。笨狸呀笨狸，说起来真有点大智若愚似的笨，仔细一想，却仍然是一只狡猾的獬豸呢！

在网络中，笨狸所写下的文字究竟有多少？我没去细数，至少也是数以百计吧。知道这个名字的人都清楚：笨狸是个快手，或者换句话说：是把快刀。他写 IT 评论，写网络文学评论，写专访文章，兼写小说、诗歌及其他，快如风，快如脱兔，有时候一天就能见到他两篇以上的文章。以上这是快手的意思。至于快刀，指的是他处事的风格。在《织文为网》一文中，笨狸把这种明快的处事风格条理化：“我认为，网络上的配合，需要几个原则：1、共同的热情；2、相互的理解；3、直率的批评；4、坚持的韧性；5、干脆的作风。在现实中，我们的经验是大家面对面，不能伤了相互的感情，因为都在一起，有事情可以慢慢商量。而在网络上，还是这种慢吞吞的态度就

完了，拖延和任由弊病扩散就是失败的象征。快速的反应和干脆的决断，是一个组织者应有的基本作风。”

求新，务实，仗义直言，简洁明快，追寻智慧和有趣……在我的印象中，笨狸是这一切的总和。采访网络写手，笨狸是我采访计划中的一个，我发了封电子信件，说了“采访”的念头，意思是要他介绍一下情况，提供一点背景，笨狸的回答仍然简单干脆：行哇，采访什么都行。既然这样，我就只好任由话题野马脱缰般一路撒野似的跑去了……。

吴：笨狸你好。我们的相识是从易维工作室开始的，那么我们开侃的话题也从易维开始吧。关于易维工作室，我理解是几个性情朋友联合筹办起来的一个松散性质的网站，不知对否？值得注意的是该工作室和索易合作推出的邮件列表，每周六出刊，内容有最近一周 IT 业界的重要时事、观点独到的评论、还有一些休闲栏目。用《IT 评论周刊》写在刊头的一句话说，这个邮件列表是“对 IT 产业独立的批评性思考”。

邮件列表的这个定位是很有意义的。众所周知，眼下的网络还是一片混沌初开的情景，每天都会产生无数文字，其中既有精品也有垃圾。而《IT 评论周刊》的适时出现，让人耳目一新。该刊除了“对 IT 产业独立的批评性思考”外，另有大量对 IT 产业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这些批评、思考、意见和建议，对于网络秩序的建立有着积极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我想请你谈谈易维工作室和《IT 评论周刊》的情况，当初你们几位朋友是怎么想到坚持“IT 评论”这个点子的？

笨：易维工作室只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前段时间有新闻说，5 个原子是芯片上二氧化硅薄膜至少所需要达到的厚度，如果把我们五个人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作为一种原子距离，大概这种芯片有 1/5 个地球那么大。我们五个人各在一方，到现在我还没有和 MAYDAY 见过面，TENDIS 已经在新加坡读 MBA，也许是很难回来的了。我想，只有网络才允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互相联系。

其实，我们几个人一开始并不是一定坚持只在“IT 评论”这个圈子里的，这种情况必须从《龙音》杂志说起。《龙音》应该说是国内网络最早的电子刊物之一，是我们几个 CFIDOBBS 发烧友准备把 CFIDO 精神在 INTERNET 上传播的一种尝试。可惜，由于各种原因，《龙音》办了一年就因为读者太少而夭折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组织了这么一个易维工作室，开始也不是以“IT 评论”定位，而是以网站策划和商业操作为诉求的。不过，当时的网络世界是唯美主义的，没有好的美工制作就无法在这块地盘上立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定位不适合我们，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现在的这种样子。

但我们并不仅仅就想如此而已，因为易维成员中的 TENDIS 和 MAYDAY 对于 IT 评论的兴趣并不是很大。所以，现在的评论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至于以后的发展，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很实际的打算。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这个工作室，我们相互理解，觉得好玩，这就够了，这就是一个最长远的定位——无论我们具体在玩什么。

吴：由于个人能力有限等原因，国内网络出现了大量个人网站的联合体，比如你在《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文中说到的例子：热点男孩、飞翔鸟以及易维工作室等等，这些联合体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因为 ICP 们的乏味导致民间内容建设者的自我崛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面对太多的个人主页，要

有一定的竞争力度就必须合作。

眼下个人网站联合体是个矛盾的事物，一方面要图谋发展必须走联合之路，另一方面联合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纠纷。你在《君子之交淡如水》中谈到：“如果个人网站联盟是商业性的，那么还是都做小人吧，首先需要制订制度，最主要的必须限制某个体有独自决定集权事务的权力。”

请你谈谈你对个人网站联合体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笨：你很敏锐，不错，个人网站联合体确实是一个矛盾构成。一个方面，个人网站的名利心不能太重，但是合作起来成为一个团体的时候就必须一开始就考虑名利问题。

共同的爱好只能建立松散的团体，只有共同的利益才可能形成一个1+1>2的合作。另外一个方面，要形成一个比较长久合作的团体，兴趣爱好其实并不一定要一致，相互包容或者规章制度必有其一。

说实话，我们易维并没有严密的制度，所以有时候一天大家凑大堆文章出来，有时候却半个屁也不放。那是因为我们都从CFIDO中出来的，也相处相知了很长时间，已经有了很深的默契。虽然如此，我们也有一个面对利益时的规则，那就是无论谁提出的事情或者项目，只要他一定要做，大家都会同意，此刻，这个项目提出者就必须担任起项目的各种调配工作。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导人物，只有具体项目的小组负责人。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反对其中个体有他自己的活动和其他合作。在真正能够相互理解的集体中，纠纷可以依靠理解，而在无法相互理解的情况下，就只有规则才能维持了。

对于这点，易维有过教训。所以现在虽然必须扩大成员规模，我们却不敢这样做——除非能够搞出一个很好的规则。

吴：你的IT评论写得很棒，比如《染红了也是一根葱》、《谁读网络唇》、《谁家网络谁家院》等篇，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古人曾有“功夫在诗外”的名句，颇有道理。事实上，即使从一篇文章中，读者也常常能看出人品的高下，人格的魅力往往是在字里行间无声无息流淌出来的。

记不清在你哪篇文章中读到过类似这样的文字，大意是你不愿意过多谈政治，是因为谈政治先得拥有话语权。这话是常识也是真理。但是正如你在《谁家网络谁家院》中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所说的：谈风月也会谈出问题来。这话同样是常识也是真理。要对IT产业进行“独立的批评性思考”，有些问题是怎么也绕不开的。在这方面，我很佩服你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立独行的写作姿势。

我想问的是，你写IT评论文章的心路历程：什么时候开始对IT产业关注并着手写文章的？一共大约写了多少篇？还记得写作第一篇IT评论文章的情形吗？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篇？

笨：现在我们提倡三讲，就要讲政治。那么，不讲政治就是落后了。但是国内现在的政治有可以讲的地方吗？形势一片大好啊，讲什么？换句话说，此刻的政治是只读的，而不是可写的。和前面说到的一样，写IT评论并不是刻意为之的。如果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能说从94年开始，却无法记得一个确切的日期。因为一直到现在，对于IT评论我还是用一种随便的心态去对待的，所以也没有记录自己的行为。

我写IT评论只是因为有话要说，可以这样说，既然网络提供了这么一

个很适合说话的环境，那么从上网开始，我就开始写 IT 评论了。当然，一开始我更随便，总是乱写一通，更故意写得乱七八糟来捣乱。因为觉得好玩，于是自己也从来没有留底，只有等到 97 年把书签式的个人主页改成自己的文字垃圾站以后，我那些在网络上随意留下的东西才有了一个生存的空间，那么就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开始算，到现在已经有了差不多 130 篇 IT 评论的文章——当然其中很多算不上文章的。

所以，因为这种不太拿它当一回事的心态，使我不但记不得第一篇 IT 评论，也记不得究竟有哪一篇让我自己印象深刻了。这让我一直很担心，怕自己有一天写出了已经写过的东西出来，那就是笑话了。这也是让文章有一个地方呆着的可怕之处。

吴：我注意到，你不仅写作了大量的 IT 评论文章，也写了相当数量的关于网络文学的文章。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篇《织网为文》，不仅对网络文学作了精细分析，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此外，《网络文章版权的思考》、《面向网络速食》、《网络文学商业化》等篇谈网络文学的文章，也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看得出来，你对网络文学有真挚浓烈的感情，只是因为要写作大量的 IT 评论文章，才不得不割爱。

相对于传统文学媒体而言，网络文学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有人说，网络文学同传统文学媒体中的文学没多大区别，只是传播途径不一样罢了。对此说法你怎么看？请谈谈你对网络文学的看法。

笨：网络文学和传统媒体文学当然是有区别的。我抄一段《织文成网》（很多人都要我改成“织网成文”，我主要是觉得这里网为主，文为辅，所以成的是网而不是文。）新版中的一段话作为回答吧：

之所以要分出网络文学，是因为在互联网上，一些作品在写作方式、内容特色、发表出版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存在着有别于传统文学概念目前所能包容的东西。就像我们也同意以“口头文学”、“通俗文学”、“古典文学”等概念按各种方法来细分文学种类一样，在媒体选择上，网络文学无疑就是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在内容划分上，网络文学是适合网络消费需要的作品；在时期划分上，网络文学或者可以代表着文学的未来。当然，正如并非所有古典的文字都是古典文学一样，网络上的言论本来也没有都想穿上文学外衣的愿望。

网络文学大概有三种内容，一是利用多媒体电脑技术和互联网交互作用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只存在于网络，其代表有联手小说、多媒体剧本等形式。比如在“回声资讯”上的《地铁》（注：地址是：<http://www.eastecho.net/online.html>）在“易维工作室”上面的《守门》（注：地址是：<http://www.nease.net/~banly/sm/index.htm>）都是充满网络色彩的多人合作联手小说。至于多媒体剧本，就是在文字内容的基础上，再运用音乐、背景画面、动画片段来丰富和隐喻剧本的剧场效果。

网络文学所包含的另外一种意思，只是把传统媒体的文学作品电子化以后放上网络而已，也就是说，用键盘把文字输入电脑或者使用扫描仪扫描书本，使具体的书籍内容转化成为一个只能储存在电脑里面的电子文本。比如大量的文学作品收藏站点，像“新语丝文库”（注：地址是：<http://www.xys.org>）、“黄金书屋”（注：地址是：<http://goldbook.yeah.net>）、“棋琪书吧”（注：地址是：<http://bookbar.126.com>）等，都存放着数量上不亚于地方图书馆的藏书。

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习惯称呼，在实质上，不能因为把文学作品放上网络就说这是网络文学，否则，把《诗经》、《论语》之类的东西都电子化后就标上网络文学的标签，只怕睡梦中会被古人打嘴巴。

网络文学的最后一种意思，就是采用传统的创作手法然后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

这类东西最多，也最能成为网络文学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其个人站点都有这一类的作品，他们通常也只能在网络上才能得到把作品公诸于众的机会。

吴：站在未来的角度看，网络文学的兴起，对中国文学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有许多人已经注意到，相对于传统文学媒体来说，网络文学中有更多的垃圾文字——因为传统文学媒体不管怎么说都还有拿工资的编辑把关。同时，网络文学中也有不少精妙文章，即使拿到传统文学媒体上去也不会逊色。问题是网络中的文学缺乏搜集和整理，这种搜集整理，既要负责任，也要有能识货的眼力。

网络中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原创文学了，比如夷陵网讯新开张的“原创动力文库”等，就是在网人原创方面做建设性的工作。但是这其中工作量巨大，仅靠个人的力量恐怕难于胜任。很想听听你对网人原创文学方面的意见。如果条件成熟的话，你会出面牵头主办一个网人原创文学文库吗？

笨：做原创文库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难。比如这个牵头人就很难找，像我这样有热情的网人就既缺乏号召力和权威性，而有号召力和权威的名人就缺乏时间和精力。再者，要搞网络文库，首要条件必须和各种媒体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第二个条件是必须要有专职的人来负责维护。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而且其商业效益并不一定会如何好。

如果我发了财以后，让我出钱来建设这么一个文库我会乐意干的，目前呢，我还是有这个自知之明的，让我牵头的话，这件事情只能搞砸。就算发财了，我也不会自己牵头，而是出钱请权威们来牵头。如果说条件成熟，这个条件就是钱。很俗吗？没有办法。

学问只能是寂寞的，如果要做为一个热闹的事业，就只好用俗的方法，否则一定吃力不讨好。

吴：你的业余兴趣和爱好？

笨：诸如此类等等，这张纸有没有限制？因为我怕写不下。论兴趣和爱好，我的毛病就出来了。因为太多，一下子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大家不妨去看所有的征婚启事，诸如“爱好文学、音乐、体育”等等毛病我都有。更要命的是除此之外，琴棋书画我无一能通，却无一不好；吃喝玩乐样样不精，却样样喜欢。也就是说，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

其中，以前花去我不少钱的爱好就是 HI-FI，现在是电脑。其他消费方面，书籍大概每月的平均支出是 300 块，音乐 CD 每月的支出平均是 200 块，租 DVD 的支出现在每月大概要 100 块（每片 4 元租金），网络费用每月平均 600 块。现在由于经济不景气，已经裁减了旅游费用。然后，我应该指出，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钱。因为没有钱，这所有的爱好都变得很可怜了。

吴：前不久我去过你原来的主页《激流》，才发现你不仅写 IT 评论和网络文学方面的评论，还写了不少小说。那些《故事新编》用旧瓶装新酒，足以让人一醉。其中有篇《杀智》，相当不错。该小说分“索地”、“逃亡”、“围城”、“策反”四部分，写了智慧被围追堵截的种种遭遇，使人想起王小

波的创作。

如前所述，在网络中能读到好的文字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我读过那篇《杀智》后，就有一种如饮陈年美酒的感觉。能说说你创作这部小说的有关情况吗？

笨：杀智原来是在新语丝之友上面贴出来让大家笑一笑的，也没有统一的计划和打算，所以写得很散。后来因为觉得太长太臭，总那么贴下去就难免被仍臭鸡蛋，所以暂时就停止了在之友上贴，打算写完之后再贴。而现在虽然号称写完，自己看着却也有点不太舒服。想等有时间改改再说了。

吴：我注意到你在网络文学建设方面，不仅身体力行，自己动笔写文章，而且还担当了一些“社会活动家”的角色。比如在网络中影响很大的两个文学网站《新语丝》和《书屋》中，你分别担当起了编辑和电子编辑的责任。当然那是一种松散型的“兼职”。

但从中同样能看出你的网络文学的热心。

我想问问你的“文学情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织的？一般而言，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事业的成功，文学梦便开始淡化（专业写作者除外），而从你身上我没有看到淡化的现象，除写IT评论外，你的文学梦还会一直做下去吗？

笨：我的文学梦好象从来都没有做过，小时候发表过几首小诗，现在我都不敢说出来了。因为如果换了我现在当编辑，也肯定不会让那些东西出来见人。你说得对，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事业的成功，文学梦便开始淡化。但是，首先我心理年龄一直都没有变老，再者我事业一点也不成功，最重要的一个是我没有做过文学梦。所以，这种对于文学的爱好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

庄子不是说过材与不材之间最能持久吗？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对于文学，总是停留在爱与不爱之间，既没有梦，当然就不会醒了。所以以前我的主页名字叫《无梦岛》，结果坚持了下来。现在叫《激流》，这个名字就不太吉利，因为太激的东西总是容易“勇退”，不过，看着越来越少的浏览人数，我想大概这个地方也就只能坚持到世纪末了。世纪末以后的事情，现在说了也是没用。

吴：你说过等静下心来，会好好修改那部小说《杀智》。在网络中，多半是随写随扔型的写手，难得像你那般认真。我倒是真心希望今后你有时间的话，能坐下来认真修改一番。从网络文学的现状来看，眼下网络文学十分需要出现一些优秀的作品，如果有更多的网络写手稍安勿躁，认真将自己的某些具有潜质的作品打磨一番，对网络文学是有益的。

另外，凭你对文学的热心，我也真诚地希望你在写作IT评论之余，能多写作一点网络文学作品。在这方面，你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笨：我会修改杀智的，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打算，只是想多灌灌水，去掉垃圾，整理成一个有结构的东西出来。至少，要让其中有一个能够站起来。这实在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至于写东西，现在每天有牢骚要发，发完了也就没有了敲键盘的乐趣。我想，如果到了厌烦评论的时候，我会文学一下的，至于文到什么程度就难说，因为我是兴趣第一的。创作计划上，目前正在对“织文成网”进行灌水，准备把它灌成一个胖子出一个小册子。如果不幸真的出了，希望你捧个场，买一本拿去垫桌子吧。我请你吃饭。

吴：最后问一点，你对网络文学的前景怎么看？

笨：前途无量！我正在灌水的新版《织文成网》中有一句话：以后的文学大师，将在网络中产生，21世纪的某一天，诺贝尔文学奖将在网络上颁发给纯粹在网络上创作的网络作家。另外再加一个旁证，看了《人民文学》五十周年的那套精选丛书，我更坚信中国的文学只能靠网络去发扬光大了一——虽然现在还看不到什么影子。

爱是不能忘记的

——网路访漓江烟雨

吴过

想同漓江烟雨聊聊的想法，是在读过他的网文《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之后，那是一篇优美动人的网络言情故事。说实在的，在网路上经常读这样那样的文章，真正让人动心的却并不多。而读这篇《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一下子就被其活泼诗意的文字抓住了，留下较深的印象。萌生出采访一批网络写手的念头后，我就想过漓江烟雨的名字，给他发了封电子信件，说了我的意思。

很快收到了漓江烟雨的回信。回信中他同意我那篇《沙里淘金》中对网络文学现状的一些分析，同时又提出，“不过你说很多后来写的网络言情故事都是模仿痞子蔡的，我不太同意。我想你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一是因为痞子蔡的文章写得早，影响大，被认同和接受的范围较广；二是他写得确实精彩，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一旦其他关于网络爱情的帖子出现，就很自然地拿来同《第一次亲密接触》对比；三是网络上的爱情其实大同小异，很容易重复，因为范围太狭小。但是如果仅以此来判断就太草率了，你说呢？”

真是快人快语。网络上经常会遇见这样的风格，弄得不好后脑勺还要被拍砖，好在我混迹网路已久，后脑勺早被拍成了铁蛋蛋，对漓江烟雨的商榷，我心情愉快地接受。

但是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些误读的意思，我文章中的原意是：网络中大量的言情故事，没能跳出痞子蔡《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套路，并不是就说摹仿了。即使不是刻意摹仿，如果跳不出某种读者熟悉的套路，我仍然只能将这些作品划作同一类，而在这类作品中找代表作，还是只有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一观点，不知漓江烟雨是否同意？

写这个采访网络写手的《网路二人转》系列，有两层用意，一是为网络原创文学作点建设性工作（太严肃了吧），二是同一批网络写手聊聊天，侃大山，交换看法。我对漓江烟雨了解不多，仅仅只看过他的那篇《我的爱飘过你的网》，但是我想这也够了，平生接触过多少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同那种人说一千句话，不如同性情中人说几句话；同那种人打一千回交道，不如同性情中人打一回交道。

基于这种想法，我同漓江烟雨开始了一次聊天似的“采访”，从他的网文《我的爱飘过你的网》谈起，试图解剖一下“这一个”网络写手。

吴：既然是朋友，就没必要隐瞒什么，实话说了吧，在我内心里，对

言情小说向来不太看重——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兴趣问题，欢迎拍砖。所以我在那篇《沙里淘金——浅说网络文学现状》的文章中这么说：“有一个网名为‘漓江烟雨’的写了篇《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这个网络爱情故事，基本上就是《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翻版，但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才情已初见端倪，从作品文字老练的程度看，也不仅仅是幼稚的摹仿者所能达到的。”

话虽这么说，但你那篇《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我还是很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我上网后也曾在聊天室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你笔下所写的“此情此景”深有感触。

我相信所有在聊天室混过的网虫都会有方面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写出了聊天室网虫们的心声。我想你肯定曾是聊天室中的常客，请问那篇精妙的网文，和你在聊天室泡的那段经历有多大关系？网文中的人物有生活中的原型作依托吗？

漓：这张帖写的内容几乎完全发生在聊天室，跟我泡聊天室关系很大，可以说没有泡聊天室的经历我根本不可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在聊天室里每天都有很多故事在发生也有很多在结束，这些故事并不是从五颜六色的屏幕上那些零乱的对话中一眼可以看得出来的，得自己亲自进去感受。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上聊天室，这里面有很多乐趣与温情，让人乐不思蜀。

要说原型就难说了，有过，但大部分基本是我在想象和发挥。偶尔也在聊天室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一点灵感。这篇文章就充满了很多巧合，要说原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吴：《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的开头部分，你这样写道：“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我碰巧是个赶时髦的人，除了爱滋我几乎在所有方面跟上了潮流。”这种俏皮的话，听起来象是调侃，但我相信你这话中真实的成份居多。你说“除了爱滋我几乎在所有方面跟上了潮流”，我想大概是兴趣广泛的意思吧。原谅我刨根挖底问一句：你广泛的兴趣体现在哪些方面？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的你有些什么爱好？

漓：主要是运动、旅游、读书，当然少不了上网和看球，现在上网已经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当然还经常踢球、下围棋，还有拍板砖。：)即使在这篇帖里你会发现我有很多地方引用的是足球方面的比喻以及球星语录，有广泛的爱好是写作的前提，它会带给你很多联想和创意。其实我本来是写球评的，很少写言情，我一直认为我写球评的水平高过我这张帖表现出来的水准。

吴：很遗憾的是，除了你那篇《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外，我在网络上还未能读到你更多的文学作品。你在给我的回信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说你一直在写体育评论，在“新浪网”中有不少你的贴子。恰好我也是个足球迷，你写体育评论，包括写足球评论吗？

熟悉网络的人都知道，很多网络写手都是一手抓着几支笔，一支笔写小说，一支笔写评论，还有一支笔负责拍砖，诸如此类，归总了是一句话：写贴子——我称之为“打铁”。所以网络写手中有许多“杂家”。很想听听你介绍你写体育评论文章方面的情况。

漓：写体育评论特别是球评首先得懂球，这不象写言情可以凭空想象和发挥，它要有很深的体育知识、并且了解球队和球员的经历和所处的足球环境，相对来说这就要来得严谨一点，因为现在的体育迷水平很高的，不

可能胡弄，稍有差池就混不下去了。：)这不象写小说，你可以把主人公的命运随意安排，你可以在影片中把乔丹绘成动画片的主人公，但是如果你在评论中把乔丹写成是踢中场的球员就糟了。

吴：如果方便的话，能简单说说你个人的情况吗？

漓：我想你在网络上问这个问题百分百不会有人回答，我也不是第一百零一个，不过你说得对：我是“性情中人”。

吴：在你那篇《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中，写了这么一个网虫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我”因为沉缅网中，冷落了女朋友。有几处文字特意点明了这一点，比如“晚上女朋友打电话说要去跳舞，我那有那份闲情逸志，我早已把一切献给网了。”再比如：“那天女朋友没来电话就来找我，她一进来就冷笑：你准备陪这个破网一辈子吗？”“她指着屏幕说你看看这上尽是什么人，什么倩女，什么白骨精，还有这个无聊，尽是些什么东西？”

“我”被女朋友的折腾惹恼了，“终于暴怒起来，咆哮如雷：你给我滚！别在我面前瞎嚷嚷！她一句没说，转身走了。我听见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思绪一下拉不回来，努力在想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想了半天只肯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一段生活场景相信很多网虫都会有深切感受。不错，网络是个虚拟世界，它和现实世界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些不一样，才使得无数网虫为之痴情。即使在深夜三四点钟，也常常能见到聊天室里三三两两网友作倾心之谈，有时候聊天室就一个人，那一定是在苦苦等候另一个人。

对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看？有人说上网是一种病，你觉得这个说法怎样？请说说你对网络生活的理解。

漓：只要上网的主体是人，那么就会把网络 and 现实拉得很近。网络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它随时随地地会影响人的思维和情感，网络的虚拟只是说它是通过一台毫无血肉的机子建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看得见摸不着的世界，并不是说它带给人的感情也是虚拟的。要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它们唇齿相依。

网络的诱惑力确实很大，几乎能在网上找到所有你想找的东西，有商机有新闻还有情感。人有很多弱点，很容易迷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网络的无所不包和不断更新使得网虫乐此不疲，应该说这不是病，你能说热恋的情人之间那种相互牵挂难舍难分和无尽的缠绵是种病吗？

“网络就是新生活”这句话说得很好，目前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们采集信息的媒介和工具，但是可以想见网络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将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吴：网络中有不少写网络爱情的作品，包括你的《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也写了一种虚幻的爱情——或者叫感情更合适？“我”因为上网冷落了女朋友，导致最后的分手，然而又在网上寻找到了另一种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有的爱情。“我”和“无聊”二人间的那种感情纠葛，美丽纯洁，让人怦然心动。然而这样的爱情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在那篇小说最后，“我”和“无聊”的结局也是没有结果的结果，换言之，所有付出过的一切都只能换作无边的惆怅。

网络中出现了不少网恋故事，你对网上爱情怎么看？

漓：网上爱情跟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一样能带给你温馨的感受，让你产生很多牵挂和思念，也能感觉心痛和无奈，跟“真的”一样；所谓存在就是

合理的，不管怎么样它是事实。它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没仔细想过，也没人去剖析过它，看过一些分析但是觉得太烂，根本说不到点子上，完全凭空臆想。

我认为网上爱情并不尽是悲剧，也会有心想事成的例子，说不定今后它将成为人们主要的恋爱方式哩！

吴：不知道最近你注意没有，在网络文学原创方面，已有不少网友加入其中，并且初步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当然鱼龙混珠，也有一些文字垃圾。你在网络文学方面关注多吗？对网络文学现状，你有什么看法？

另外，虽然你在写体育评论方面已经很在行了，但我还是有个愿望，希望你能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文学方面多做点事，也就是说多写点文学帖子。你认为如何？

漓：我经常看网上的作品，有很多帖子真的写得很好，细腻的文笔和情感的表现丝毫不亚于一些纯文学的杂志和报刊里的文章；垃圾文字的出现是网络的特性决定的，各 BBS 论坛就象是卡拉 OK 包厢，任何人都可以唱，专业歌手能一展歌喉但五音不全者也有机会上台一试，因此这是很正常的，没有我倒觉得奇怪了。目前上网的人士普遍素质较高，帖子的水平也很高，而且其中很少专业学写作的，专家评价王小波时有句话应该能给大家一个鼓励——“真正的高手在文坛外”。就象网络会由一种媒介工具蜕变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一样，网络文学必将成文学创作的主流。

我写体育评论是出于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狂热爱好，因此写起来甚至带有激情，我最喜欢写的就是体育评论。但是正象你所说：“很多网络写手都是一手抓着几支笔，一支笔写小说，一支笔写评论，还有一支笔负责拍砖……”，我也是在这几条战线上同时开战，我觉得这有个侧重的问题，象所有的网络写手一样，完全跟着感觉走，有时是评论有时板砖，至于网络文学，我想我以后会在这方面多留意，毕竟写言情要比写评论更容易赢得人气。：) 我已经有了不少计划和创意，希望能有时间把它们全部码出来。

做个欢乐英雄何妨

——网路访李寻欢

吴过

同李寻欢相遇是在网路上。听说西安有个名为 269 茶秀的 BBS，人气很旺，慕名而去，在其中一块叫做“文学芳草地”的地盘上顺手打铁——贴了张贴子：《从王蒙等人打官司说起》。帖子贴过之后，再细看“文学芳草地”的版面，斑竹有两个，其中一个李寻欢。当时心中窃想，这儿也搞点名人效应呢！这个李寻欢斑竹的名头恐怕是虚设的吧？大凡爱好文学的网虫都知道，在网络文学中，李寻欢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我私下里把邢育森、宁财神和李寻欢比做眼下网络文学中活跃的“三驾马车”。

谁知道我却想错了。这个叫李寻欢的斑竹并非虚设，他一直在认真地履行着斑竹的义务。举我那个贴子为例，后边有几份跟贴，其中就有李寻欢

贴的《我的一点看法》：“1，关于王蒙等人诉北京在线案，我对作家表示失望。他们看来并不了解网络的游戏规则，至少在目前，网络对其作品的转载是非赢利目的的，也不会对其经济利益造成实质性的损害。2，纯粹意义上的网络写作，我认为应该具有非功利，自由化，个人化等特征，当然，应以网络为唯一或主要传播途径，并凸显网络文化的特征。3，网络文学活动（创作，讨论区，个人站点等）选择最新并将在未来占主流的沟通方式，为日益萎靡的文学活动构筑了新的生存空间，这其中包含的巨大价值理应得到尊重和弘扬。4，文学的内涵也许并非与技巧有关，而是和客观存在本身有关，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的高手可能在民间。这其中的‘表达障碍’只在于：非作家没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放弃了开掘内在文学潜能的努力。而我上面说网络文学存在方式的划时代性就在这里。5，网络文学创作目前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它的发展时间过短有关，也与其方式有关……网络文化的快节奏与过度的交互性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严肃创作。6，随着对网络文学存在的关注，对网络本身价值的反思，应该会有严格意义上网络文学的大发展。而它首先可能的突破口，还在于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及对网络价值和网络生活方式价值的深刻反思与总结。信手涂来，恐辞不达意。谨以此欢迎新友光临。李寻欢/99.7.6”。说是一点看法，写出来却是六点看法，其宽阔的思路让我大开眼界，看来李斑竹一直在认真思考着网络文学方面的问题。

后来到 269 茶秀的次数多了，我才慢慢弄清楚，李寻欢其实是个很负责的斑竹，不仅自己在那儿辛勤打铁（贴贴子），而且经常跟贴，回答网友的各种问题，有时候还突发奇招，搞个“文学芳草地本周颁奖”之类的活动，写篇点评文章，极尽幽默调侃之能事，又不乏正儿八经的“点评”文字，这样一来，更是激活了芳草地的人气，269 茶秀经常在线的有三百来号人，这其中应包括李寻欢的努力在内，如同俗话说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

当然，当斑竹只是李寻欢在网络中尽的义务之一，他在网络中所尽的另一义务是打铁——把胸中的一腔炉火烧得旺旺的，锻打各种各样的铁块：小说、散文、随笔、体育评论、时事杂感、谈古（古龙）说金（金庸），等等等等。这些经他打造出的铁块，一出炉便很抢手。

李寻欢是个青春才子型的写手，他出手快，范围广，涉足的领域杂，但是依我看来，他所打的“铁块”中还是以小说为最佳。李寻欢在网络中写作的第一部小说恐怕是《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小说中的故事网虫们并不陌生，从网络聊天室侃足球写起，写到“我”（乔峰）认识了风影，“一台计算机，上网。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幸福和欢乐讲给我们的朋友，让全世界所有看到我们名字的人，都分享我们的欢乐，都祝福我们……”可是风影是个命中注定要飘泊的女孩子，他们之间在经历了急风暴雨般的爱情后，风影给乔峰留下一封催人泪下的信，然后从那座城市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小说写了三张网，一是网络，二是情网，三是生活之网，前两张网时刻被后一张更大的网笼罩着，“它一点都不虚拟，一点都不浪漫”。这部小说因袭的是从网上亲密接触到现实生活中亲密接触的一种套路，但文中有作者的许多思考，语言充满激情，可读性很强。

后来他写作《边缘游戏》，视野似乎开阔了许多，作品不再仅仅只局限于网络，而是有了更多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小说叙述的也一个网虫的生活，

网虫名叫“飞刀”，是一家报社的记者编辑，“飞刀”的生活圈子周围，有老是半夜三更到城楼上去吹埙的画家，有网路上熟悉的自称为刘志丹战友的老MM，有报社的事不过一主任，有同在一家报社供职的人人公认是乖妹妹的同事刘佳，有在生意场上赚了钱后要学上网的老候，总而言之，小说是在向更广阔的社会范畴拓展。

在最近李寻欢与恩雅联手创作的那部《飞天霓裳》中，小说除了增加现实生活的容量外，还明显多了些象征意味，应该说这种探索性的写作是一种有益的试验——虽然这种试验是冒着失掉一部分读者为代价的。从眼下的网络文学现状看，这类试验还太少，那么李寻欢、恩雅联手的试验才更显得有意义。

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一批网络写手应运而生，他们既是网络文化的参与者，也是积极的建设者。从眼前的情景来看，这批网络写手多半还处于自生自灭的萌芽状态，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有的网络写手已将网络写作当作自觉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已将网络写作同自己的生存方式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网络文学要发展，离不开一批自觉的参与者，而且终会在众多参与者中诞生优秀的网络写手。

吴：《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中，有一段文字写到了三张网的比喻，一张是网络，一张是情网，另一张是生活之网，而无形的生活之网始终笼罩着前两张网，“它一点都不虚拟，一点都不浪漫”。这个比喻不仅有新意，而且很能够引人思考。

网虫们都讲，网络是虚拟的，想想那些深夜两三点钟仍在聊天室卿卿我我的虚拟爱情，现实生活中何处去寻找？说网络虚拟，是因为人类精神空间最边缘的某个地方，住着一个叫孤独的东西，人需要倾诉，需要有人倾听，需要能同另一个叫做人的动物勾通和交流。网络聊天室恰恰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这一愿望。

很多网虫都是从聊天室开始其网络生涯的，从你的《迷失》中也能看出，你当初也曾是聊天室里的常客。一般而言，网络写手的三部曲是“聊天室——BBS——书屋书库”，你现在已是书屋书库中的“名人”，请说说当年你在聊天室、BBS中的“英雄业绩”，以及小说《迷失》创作前后的情况好吗？

李：其实《迷失》的写作是非常偶然的。在我早期的网络“码字”生涯中，一直都在体育类论坛或者时政论坛，似乎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小说。在98年最后的几天里，我正好有些日子挺闲，于是决定写一个“长帖子”，就开始在线连载写作了。写的很快，总共五六万的文章是在十天之内连载结束的。写完了也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写的算什么，也不知道好坏，后来才看到《迷失》被转贴到了很多地方，成了我所谓的“成名作”。

其实写了《迷失》之后，我还是继续写些乱七八糟的足球评论或者随笔之类的东东，所以说我之于文学，纯粹是误打误撞，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

吴：李寻欢这个名字，自然让人想起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古龙笔下那个“小李飞刀”李寻欢，是个疲倦和寂寞的英雄，《多情剑客无情剑》一开头写到李寻欢的寂寞是这样落笔的：“他不但已觉得疲倦，而且觉得很厌恶，他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寂寞，但他却偏偏时常与寂寞为伍。”

古龙笔下的李寻欢经常有种“独孤求败”的感受，而网络写手李寻欢，

我不知道同古龙小说中的李寻欢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不同？换言之，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李：起李寻欢这个网名也是偶然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因为当时是刚混 BBS，回一个武侠方面的帖子，就用了一个感觉比较酷的古龙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而也许是因为那个帖子还行吧，就被别人记住了这个名字，于是就接着用，一直到现在，还是“主打”网名。名字只是一个识别，能让人知道是谁。现在既然我的朋友都认了这个名字，那么也只好继续当李寻欢。我本人跟小说里的李寻欢可能相似之处也很少，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人物，至少不会象他那样把林诗音那么大气的送人：)，我也不是一个疲倦和寂寞的人，偶尔有的话，也没有他那么酷，呵呵。如果硬说对他有什么景仰的，就是实在很羡慕他的例不虚发的飞刀。：)

吴：网友都知道小说《飞天霓裳》是和恩雅联手写作的，但是小说创作是极富个性化的一种写作，要联手写作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在网络上联手，作者间连面都不容易见到，难度更大。想请你说说当初是如何萌生这一念头的？另外，我觉得这部小说有一些新的特点，如前所述，小说中明显多了些象征意味，但是同你以前那几部小说相比，可读性似乎差一些。在这部联手之作中，你是否有意在做写作上的试验？

李：不，我不为写作上的试验而写，是为讲这个故事而写。事实上我总是愿意把写小说换一种说法，叫讲故事。那么这个联手创作，可以理解为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故事的叙述，这样可以回避很多关于创作的纯文学问题。具体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反复地讨论和沟通，最后小说的样子，在整体的构思，结构和意象上采用了我的意见，而具体的细节和文字则长的比较象恩雅：)关于这篇小说，我事后回避了很多超出文字范围本身的问题，我至多只能概括地说：那是一次难忘的合作。

吴：目前你总共写了四部网络爱情小说，你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你对它们分别有什么评价？

李：这四部小说，耗时最长的是《边缘游戏》，因为现实中事务的干扰等竟然断断续续写了两个月，而最快的是《一线情缘》，只写了一个通宵，五个小时。大致地看，《迷失》感情上更真挚些，《边缘》内容上宽厚些，《飞天霓裳》文字最好，《一线情缘》构思最奇。

但是如果说总体的价值以及偏好性判断，那我只能说：我对这些文字没有评价，因为它们对我的意义在于写作过程本身，而不在于最后文字的存在形式。我在《迷失》的后记中说：我体会不到写作的痛苦，我只感到表达的快意。其实这可以针对我的任何写作活动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对我的价值都是一样的。

吴：除了写小说外，你还写了其他多种体裁的作品，有体育评论、时事杂感、幽默搞笑等等。我读了《茶苑名记 TNT 采访李寻欢实录》、《李寻欢戏评各国政要》等篇后，觉得很是好玩，这世界随意鄙薄别人不合适，但鄙夷自己，总不至于有人打官司告状。

关于幽默调侃，我认为应分作两种，一种是露出讨好的笑脸，插诨打科，只为图点实惠的好处，这一类以街头戏班人物最典型，文学作品中如《金瓶梅》里的应伯爵也是一例；另一种的幽默调侃则是寒冷透骨的笑，是让人流泪的笑，是对假恶丑的彻底否定，如鲁迅的杂文、马克吐温的小说、卓别林的电影等。

因此，我不喜欢那些单纯为搞笑而幽默调侃的东西。从你几篇搞笑的杂文随笔中，我读到的不仅仅是让人傻笑，而是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幽默调侃是能够让人思考的。但是这种幽默调侃，在你的小说中似乎还不多见。

后现代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戏仿反讽，让人在荒谬滑稽的场景中看出生存的某些不合理性。在西方许多国家，后现代不仅仅只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存在，而是作为生存方式存在着。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写手必学后现代，只是要说明后现代既然作为一种生存方法，应该会有妙趣。不知你对我以上那些拙见有何意见？在你今后的小说写作中，你会在这方面作些有益的探索吗？

李：是，幽默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思考方式。从文学角度看，对这种表达方式的使用是种很高深的艺术。大家总的感觉中国人似乎是比较缺乏幽默感的，而我发现在网络上情况似乎要乐观的多。我写过很多搞笑的帖子，但是作为写作方式而言似乎还谈不上，这跟文章涉及的主题有关。可以这样说吧，我的幽默仍然不是为了文学，而只是为了让读到我的文字的朋友们感到快乐。

吴：能说说你的爱好和兴趣吗？

李：有句话叫文如其人，那么对网络上的业余作者而言，这话就更加贴切了。我的帖子基本都是写自己喜欢或熟悉的事情，那么通过帖子对我的了解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我的爱好，象体育，旅游，音乐等等，当然还有网络，不过，可能令人惊奇的是，不包括文学：) 我的确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的教育背景和职业也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

从这一点上看，网络的价值在于，它作为一个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激活了许多人潜在的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能。

吴：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加入到网络写手行列中的人越来越多，网上每天都能读到大量写手们创作出来的文字。但是不可否认，网络写手素质参差不齐，他们所写下的文字，既有精妙网文又有文字垃圾。作为一名网络写手，你对其他网友的创作怎么看？请谈谈你对网络文学现状的看法。

李：1，粹意义上的网络写作，我认为应该具有非功利，自由化，个人化等特征，当然，应以网络为唯一或主要传播途径，并凸显网络文化的特征。2，网络文学活动（创作，讨论区，个人站点等）选择最新并将在未来占主流的沟通方式，为日益萎靡的文学活动构筑了新的生存空间，这其中包含的巨大价值理应得到尊重和弘扬。3，文学的内涵也许并非与技巧有关，而是和客观存在本身有关，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的高手可能在民间。这其中的‘表达障碍’只在于：非作家没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放弃了开掘内在文学潜能的努力。而我上面说网络文学存在方式的划时代性就在这里。4，网络文学创作目前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它的发展时间过短有关，也与其方式有关--文化的快节奏与过度的交互性某种程度上防碍了严肃创作。6，随着对网络文学存在的关注，对网络本身价值的反思，应该会有严格意义上网络文学的大发展。而它首先可能的突破口，还在于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及对网络价值和网络生活方式价值的深刻反思与总结。

吴：269 茶秀是块人气特旺的风水宝地，你在其中的“文学芳草地”中兼任斑竹，在这块草地上，有不少热爱文学的网友，经常能读到他们的一些

很不错的贴子。很想听你介绍一下草地的情况，包括那些也在网上打铁（贴贴子）的网友们的情况。

李：草地算是我的老窝吧，我网上的主要活动是在那里的，也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草地是 269 茶秀里比较突出的版面，通常每天上贴量在 100 左右，人气很旺。那里有很多热爱文学的网友，出现了很多在网上流传相当广泛的网文佳作，小说，散文，诗词，杂文，评论，都有不少高手。而且草地有很好的氛围，大家以文会友，营造了一个相当温馨的网上家园。我很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朋友光临我们的文学草地。

吴：从目前的现状看，网络文学中要真正大量优秀的作品，要获得网络内外文学爱好者的共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一方面需要网络中现有的民间写手静下心来，认真打磨点东西（但网络又是以快捷方式为其优势的，真正要静下心来，显然有难度）；另一方面，也期待传统媒体中那些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的加入，这对网络文学和作家本人双方都有益（对网络文学有益是作品质量的提高，对作家有益则是他们能换个角度看世界，能在写作中保持民间的立场）。那么，你对网络文学的前途怎么看？

李：关于网络文学的前途，请允许我用政治领袖的那句话代为回答：“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包括网络写手、文学网站的建设者以及其他方面的努力。

藏身网络侃江湖

——网路访宁财神

吴过

种种蛛丝马迹证明，宁财神曾混身于国际金融市场，企图大捞一票，结果闹得个血本无归，只好快快退出来，藏身于网络，担当起“侃爷”职务。

首先声明，我是在宁财神的个人主页中找到那些蛛丝马迹的。进入网页，封面上一排引人发笑的小字：“前些日子有几个朋友写信来问我长什么样，比较令我气愤的是他们丫的都猜我长得歪瓜裂枣，这边是我放在思琪她们家的照片，虽说算不上帅，但我认为还算对得起首都人民。”轻点一下，见到一张照片，玉面书生形象，同他的调侃文字不太协调，肩上似还背着裤带，那种洋派可是最时髦的，果然对得起首都人民。照片旁边，配着几行简介式的文字，像一首歪诗：“宁财神/住在北京的上海人/大学专业国际金融/曾做过数年期货/数次破产后无以为生/只能重操旧业/开始平面设计的生涯（因自幼学画）/从设计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唯有逐渐增厚的作品集能聊以自慰/最希望在 2000 年大展中有自己的作品”。

另一段文字是宁财神的自供状，在《写在 假装纯情 前面的话》一文中，宁财神这般交待：“1991 年我以少年大学生的身份进入上海某无聊大学学习国际金融，在此期间不但受到我父亲每周催稿（恒指行情分析）的严酷镇压，还得面对日益繁忙的社会工作（我打小就自立更生，靠卖盗版 CD

赚出了所有的学费和请女同学看电影的票钱)。用以前写的行情分析攒完了无聊之极的毕业课题之后，我光荣毕业了，并迅速打入敌后，在某资本主义天空下开始了我惨不忍睹的异乡生活，终于某一天，我被淘汰了，于是，我灰溜溜地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彻底改变我所有语言习惯的城市。”

网络中爱好文学的公民们众所周知，宁财神一点没正经，他那些油腔滑调的话，当不得真的。我却要在此抬上一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宁财神上述两段话，可以当真。

我的道理是：孙悟空变来变去，当他变成一座破庙时，屁股后的尾巴没办法掩去，只好变作一根旗杆突兀地竖在庙后，终于露出破绽。宁财神也一样，别看他藏身网络欢天喜地大侃江湖，却怎么也难掩饰掉内心的那点苍凉。

关于这一点，是我读完他大多数文章后一个人偷偷猜测的。另外，读了上述两段文字，我还没来由地想起了巴尔扎克。巴老头经常被人逼债，找了个僻静的房子躲起来，大量泡制小说，梦想让那些曲里拐弯的法文替他抵挡债主。

我这么说，可能会遭谴责，拿一网络写手同文坛正宗大师相提并论，用心何其毒也！

赶紧声明：我并没有替宁财神吹嘘的意思，此前我们根本不认识，此后我们也只是网上的朋友，相互之间不存在是对方小舅子的关系。至于想起巴老头，仅仅因为他们都被一个“穷”字逼着，而且都写字。认真一想，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巴老头写字有稿费，宁财神改用电脑在网络上写字，一般没稿费。其他诸如什么才情啦，思想深度啦，一个生在法国，一个生在中国，不好类比。

宁财神是网路上比较走红的一个写手，国内几个有影响的文学网站，都收有他的作品集。抽了些时间，我认真在他那些文字中泡了泡，初步领略了“财神风格”。应该说，在目前我所见到的网络写手的作品中，宁财神的作品是最具有网络写作风格的。依我粗浅的归纳梳理，其作品大致可由“四类分子”组成。

第一类：情感故事。如《爱的进行式》、《卤煮男女》、《假装纯情》、《不见不散》以及戏仿台湾网络作家痞子蔡《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无数次亲密接触》等。此类作品数量不少，写网上网下男女之间的情感故事，从网上亲密接触到生活中的亲密接触，文笔中不乏荒诞，更多却是掩藏于笔端下的反讽和无可奈何。

第二类：幽默调侃。如《财神传奇》、《寻找猪二》、《灭财行动》等。这些故事本身是荒诞不经的，但故事中却包含有作者埋下的深意。如《寻找猪二》，应该是演义《西游记》中的一段故事，小说中的人物偏偏除了猪八戒、白骨精外，还有意大利剧作家、1997年诺贝尔奖得主达里福·奥。

第三类：网络鬼故事。如《网络鬼故事系列》、《信使》、《诱惑》等。这类作品可读性强、能满足读者寻求刺激的审美心理，在网络中很受欢迎。

第四类：杂谈随笔。如《方寸之间》、《都市情绪》、《歪歌瞎唱》以及贴在BBS中的大量帖子等。这类作品大多是作者的随意之作，直接宣泄作者内心中的情感，尽管仍是调侃的口吻，但由于读者对象基本以作者知心的“贴友”为主，产生的影响相对而言也要小一些。

就是这么“四类分子”，组成了宁财神目前创作的基本面貌。当然这只

是我“拉郎配”似的瞎编排，不一定准确。好在网络方便快捷，发出想采访他的电子信件后，宁财神很快回信说：“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于是拟好采访提纲，在网上同宁财神作了一席有益的对话。

吴：从上面举例的那两段文字看，你似乎有过出国做期货的经历？并且从你的部分小说中，也能看出那段痛苦经历的影子。如小说《爱的进行式》中，开头的那段爱情故事就是在美国期货市场中发生的。“那时候我做期货市场的出市代表，她是来实习的大学生，相处的机会多了，就慢慢熟识起来。”

这篇小说的文字很不错。有点象海明威提倡的“冰山理论”，将更多的文字藏在冰山之下。比如这段：“……谈到后来真落到实处时，我已经欲罢不能。从床上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和一个中国人恋爱，她笑曰：‘你是我去中国的一把钥匙’。我告诉她：‘你需要的是一个导游，而不是一个情人’。她走过来抱着我，给我喂了一口甜果酱，叹着气说：‘请导游多贵啊’。”

这样曾经苍海的文字，是需要有不太一般的人生经历作支撑的。能简单说说你上网之前的那段生活吗？

宁：上网前那些事都写在爱的进行式那个段子里了，有80%的真实性，除了网络方面的“萍”那段儿是我生编出来，但凡是牵涉到真实世界的部分，都是哥们儿自个儿的亲身经历。原本是不太想写出来，因为牵涉到太多个人隐私，总有些别扭，后来有天晚上我喝多了，一晚上写完就往上贴，第二天等醒过来想撤已经来不及了。

从那段子里看，咱们跟老法说白白是因为网恋，这情况倒也属实，她从家搬走那天，我几乎快把电脑砸了，后来一算钱觉得不合适，就光摔了个鼠标。所以想在这儿假迷山道劝那帮在网上没日没夜瞎泡的哥们儿：网恋忒危险，有媳妇的同志们您多加小心，没媳妇的同志您也绷根弦儿，到时候出了事后悔都来不及。现在孤苦伶仃凄凄惨惨的我，就是一个反面典型。

吴：我注意到在你的主页上，有个副标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西游记外传之寻找猪二》“第二回”中的标题，又取名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猪二的意外艳遇”，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还成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文本也有实验剧的特色。看来，那位意大利平民作家对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听说过这么件事：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妻子有一次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最荒诞的是，达里奥·福的很多作品是讽刺白领阶层的，可是那些白领阶层看过戏后无动于衷，更多人则是哈哈大笑，他们根本没领悟出剧中的嘲讽。那位夫人说，这样的结果让她和她丈夫很不开心。一个作家不被人理解，或者被人从另一个意思上理解，都是很悲哀的。

从你现在的网络原创作品看，你的写作面比较广，不知你想过你的读者对象没有？你认为网络中哪一层面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最感兴趣？在为读者兴趣写作和为自己内心写作二者间，你更倾向于哪种？

宁：首先声明一下，我对达里奥·福知之甚少，我对他的大部分了解是来自于北京一个特牛B的话剧导演孟京辉，孟导是我的偶像，达里奥·福是他的偶像，所以我跟着瞎崇拜了一把，在追星的过程中，我就看了那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那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成功的实验话剧。

我写段子，一般很少考虑读者群，因为以前就是写给在网上关系特好的几个哥们儿看的，如“寻找猪二”中的师爷和猪二，他们都是特大个的才子，跟他们在一起，我永远是个文盲。每次写完小段儿，我就发到论坛上去，

他们就砸我，从立意到文笔，从内涵到外包装，什么难听就捡什么说，在这过程中，我的写作技巧得到了长足进步，终于在某一天，我突然欣喜地发现自己也能特顺畅地说完一大段话时，感觉特有成就感。

后来，由于我的表现欲极度膨胀，就没忍住把那些段子到处乱发，《书路》和《榕树下》那帮人一收到我的信，都特感动，觉得这么一个人闲着没事写这么多东西，不管好不好，冲这字节数就不易，感动之余他们就推荐了我一把，让我有了点小名气。接着就是挺多读者给我写信，主要是来骂的，告诉说鬼故事吓着他们什么的。

直到四月份的一天，有个姑娘写了信来，说被那个叫“缘分的天空”的段子给煽哭了，当时我那叫一高兴，觉得自己总算成了个人物，那封信是我这边收到的第一封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来信。

您问为读者兴趣还是为自己内心写作，我更倾向哪一种，这就不太好说了。按我的脾气来说，我特希望能狂拍读者的马 P，让他们看完了段子就夸我，然后到处吹捧我，这是我一直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远大目标。可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东西，有的段子写出来我自己挺满意，如卤煮男女，我自己写完都想哭，可是他们不搭理我，有的东西草草了事，反响还挺大，到后来我就迷糊了，爱谁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我是没辙了。

吴：你认为到目前为止的网络创作中，哪几篇作品是你自己最满意的？

宁：从我自己来说，最令我身心舒畅的当属“寻找猪二”了，因为在受到猪二和师爷年复一年、日以继夜的精神摧残后，我终于可以提笔反击，当时他们俩砸我的那个叫“某某某某”的小段儿，特狠，后来我急了就写的寻找猪二，写完以后，他们都不说话了。

我一共也没写过几个段子，所有的都满意，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网络生活的每一个阶段的见证，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我认为该是这样的：《缘分的天空》、《不见不散》、《假装纯情》、《方寸之间》。最近我在写一个新段子叫《本命年之夏》，是讲网上一傻哥们儿爱了半天才发现对方是一鬼，估计写完以后我也挺满意。

吴：从简介中能看出你“大学专业国际金融”的情况，可你又在多种场合自称文盲（包括在给我所回的电子信件中，也有“从一个文盲到作家的经历”等字样。）而据我所知，尽管现在文凭贬值，但大学毕业无论如何还算不上文盲。你那种自称，是一种调侃，还是摆出一种“我是文盲我怕谁”的写作姿势，以利于进退自如？

宁：所谓文盲，是相对来说的。您是不知道我每天跟什么人呆在一起，新华社记者、经济学硕士、社科院研究员，一帮一帮的，都虎视眈眈看着呢！我不说自己是文盲他们就挤搭我，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上回您写了一个中国网络文学现状的东西，里面把我说成是一个网络作家，看完了我那叫一高兴……可是我得扛着，不敢让他们看见，看着他们又骂我。

关于您说的“我是文盲我怕谁”的姿态，那原本就不太正常，您想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这话还不跟你起急？“你都是一文盲了，还出来瞎混什么劲那，趁早跟家呆着看看书学学文化得了”。在他们都不在场的情况下，我非常愉快地接受诸如“文化人”“作家”一类的称号，因为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莫大的满足，比出去唱歌洗澡什么的都强。

吴：你的个人爱好和兴趣？

宁：最大爱好是看书、听音乐、品茗（文化人都这么说）、操琴、作画等一系列比较高雅的活动。当然，其中最令我愉悦的就是能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和一位特别好看的姑娘畅谈人生和理想，她会不会说话没关系，听着我说就行，我能连着吡一下午不带重样的，咱们追求的就是这种腻咕劲儿。

我家有好多书，整整一书架的卡通书，三只眼和蜡笔小新我已经都集齐了，闲下来的时候，我会听着毛宁和韦唯的歌，拿起一本清新淡雅装帧精美的漫画书看看，这些东西是我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部分。

另外，北京能看着好多话剧，前面说过了，我喜好看孟京辉的戏，从里面能窥到形式感对一个作品的重要性，也使我意识到：作品好坏先别说，能让读者从头看到尾就是胜利。这是网络作者的追求目标，也是某些人口中的一个“悲剧”。

吴：你的主页上曾发表过一个《不太郑重地声明》：“承蒙厚爱，有些网站和传统媒体转载我的破段子，这是件天大的好事。但请同志们转载时通知小弟一声，支持了版权不说，小弟也可前往捧场，自己陶醉一把，一举两得。”

网络写手大多都有类似的苦恼，即传统媒体往往不把他们的写作当回事。作家王蒙等人被侵权，可以光明正大地打官司，而且准赢。可网络写手却没有那个专利。这当然不公平。更多的情况是，网络写手作品被传统媒体转发了，连招呼都懒得打一声。请谈谈你对此现象的看法。另外，也顺便说说你在传统媒体上转发第一篇作品时的境况。

宁：刚开始被转载的时候，我特高兴，觉得人家真给面儿，每次我都特意把被转载的页面 Down 下来。后来就不太对了，他们丫的转完了就不留名儿，有的还改成自己的名儿，我去过南京一个叫西祠胡同的地方，那里面有个叫鬼话连篇的论坛，把我所有的鬼故事都署上自己的名猛发，还在后面加上他们丫的写作心得，气得我……。

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多，局面已经不太好控制了。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您转归转，千万别改了作者名儿，最好也别改正文，哥们儿我全靠它们来扬名立身赚大钱了。

吴：香港作家卫斯理（倪匡）每天写字无数，自称是世上写汉字最多的人。所以也赚得银子无数。对这种勤奋的作家，我是有些佩服的。既然称了作家，就要写字。从各网站收藏的网人原创作品看，你写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提一个庸俗（或通俗）的问题：你想过怎么把那么多文字换成大把钞票吗？你打算怎样去一步步实施？

宁：按现在的情况来看，赚钱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一：如您说过，我是这里面最网络化的写手，这说明从一开始我就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去写作，当然最后落到铅字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这点上，那个李寻欢和刑育森就牛多了，一看就不是善茬儿，出手就奔着小康去的。

其二、现在的媒体对于网络生活非常关注，这就使网上每天都在涌现出大量的写手，里面肯定不乏文采斐然的主儿，竞争一激烈，大家就没钱可以赚。我写字的数量多，是因为我打字特别快，而且我那些段子里废话比较多，想到哪儿算哪儿，我写东西一般很少删，所以造成了以量取胜的局面，我估计按这个形式发展下去，很快就没人爱看我的段子了，所以我在尝试着精减，过些日子，等我变成文豪以后，您再来采访我，那时候我肯定是另外的一个精神面貌了。

吴：从你的作品中看，已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但我有个感觉，有些作品似乎写得太匆忙了些。当然，网络写手都知道，网络文学主要是自娱自乐，谁也别指望猛一下从网络写手中蹦出个大文豪。

话虽这般说，但作为一个写手，对自己提出更高些的标准，恐怕也不坏。把手中那些钢铁锻打成一两把锋利的剑，抽出来能光彩照人，是桩美事。我想，以你的人生经历和写作才能，暇以时日，应该是能锻打出一两把好剑的。

宁：谢谢您对我的殷切期望，我想如果我有了李嘉诚那么多钱，就一定能找一个比我能吡的人，天天什么都不干，就写段子，写完了署我的名。彼时，宝剑出鞘精光四射，想不成功都难。

以前我们哥几个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是为了什么而写，最后得出结论：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了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当然，最可心儿的目的，是为了那些个在网上渡过的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写，只是该换个名字，叫记录。

挚爱无声

——网路访小挚

吴过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路上诞生了一批网络写手，他们以极高的写作热情写性情文字，相对于传统文学媒体来说，他们的写作也许没有那么规范，也不像训练有素的职业作家那么斟字酌句，但是他们那些从心底里流露出的文字，却能在网络上大行其道，赢得了各自的读者群。在文学被冷落的今天，这个现象的出现很有意思，精雕细刻得那么优美的文字不被人看好，反倒是一些平时根本不大写文章的网络写手却赢得了读者，看来文学不单纯是个技巧问题，至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越来越庞大的网络写手队伍中，也有一些女网虫的加盟。众所周知，MM在聊天室里是很受欢迎的，只要有MM出现，那间聊天室保证会热爱几分，这叫篷筌生辉。聊天室泡过一阵后，MM们开始写文章，有的谈聊天室的感受，有的谈网络上的各种巧合艳遇，由于MM们感情真挚细腻，她们的文章中有一种特有的凄婉和美丽，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在网络上，这样的女作者数量不少，小挚便是其中之一。

小挚的作者数量不多，两篇小说，十几篇散文随笔，加上几首散文诗，合在一起不到十万字吧。抖落小挚的“家底”，一是想说明小挚是个“写龄”不长的女孩子，她在网络上写作的路才走出不远；二也是想提醒她一下，得赶紧多写点，既然走进了网络写手的队伍，数量也是不可少的。

小挚的两篇小说，一篇是《聊天室的故事》；另一篇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二者相比，我更喜欢《聊天室的故事》。故事是个老套路，一个小龙女，一个杨过，二人在聊天室里相遇，碰撞出了爱的火花，而且是爱得死去活来那种。问题是“我”（小龙女）刚开始时似乎并没有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我”把这一切当作一场网络游戏，还把杨过的事讲给自己的男朋友听。终于到了后来，杨过来找“我”了，“我”急得六神无主，手拿着电话听筒，不知该去见面还是不该去见面，小说到这里也嘎然而止。

虽然是老套路，但《聊天室的故事》依然写得有声有色，气氛的渲染、情节的推进、文字的韵味等，都能见出一定的功底。在网络初兴起的时代，聊天室曾是网友们最爱呆的地方，这样的文章代表那些网虫发言，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后来，小挚在一个BBS站征集《聊天室的故事》的结尾，很是热闹了一阵，网友们贡献的各种结尾多达十几个，缤纷斑斓，更让人觉得网络的神秘和丰富多彩。我最喜欢的还是小挚自己的那个结尾：小龙女终于还是去了，谁知道杨过竟是她的男朋友。这样的结尾除了出乎意外，还有另一层更深刻的意义，即网络生活仍然被另一张更大的生活之网笼罩着，虽说有些灰调，但能促使读者去想得更多。

小挚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她所做的主页就取名叫《挚爱无声》，在一篇《小挚心语》的散文中她这样写道：“记得有一次同学们整队跑步进操场早操，个头儿一直比较高的小挚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小挚边跑边抬头望向天空——清新的空气中，天空蓝得那样令人舒畅，云彩白得那样令人感动，心里有一句话快要蹦出来，‘我爱生活’！正陶醉着，‘扑通’一声，不知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偌大个女孩子竟然一下跌坐在地上，四周同学们善意地哄笑令小挚脸红了好一阵子。然而却死不悔改地爱上了蓝天白云。”生活中更多的是绊了一跤后便对生活抱怨失望的人，这样死不悔改爱上蓝天白云，我觉得既可爱也有希望。

爱像阳光和空气，总是在无声无息中自然流露的，在另一篇《夕阳·风筝·人》的散文诗中，她这样写道：“夕阳下，一对老夫妇相互倚偎在江边的台阶上，共放着一个风筝，江风吹拂着他们的白发，竟成了一帘绝好的风景。那一对老夫妇，不知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依然能够如此地相亲相爱，执手相伴，那一刻，竟让我感到真爱是如此的博大与深邃。”能从最普通的生活中发现朴素的诗意，是需要一颗爱心作铺垫的，这方面让我想起女作家冰心，一颗博大的爱心是她写作的无穷无尽的源泉。

前面说过，小挚是个刚起步不久的网络写手，如果愿意继续走下去的话，她前面的路还很长，既然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空间，我倒是真诚地希望小挚能一直这么走下去。风风雨雨是免不了的，磕磕绊绊也是正常的事，一个人能走得更远些，为何不去走走呢？我想，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希望吧。

吴：小挚你好。说网路“采访”，也许严肃了点，就当是在聊天室的一次聊天吧。

说起聊天室，让我想起了你的那两篇小说：《聊天室的故事》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都与聊天室有关，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中两个人物的相遇相知相爱，缺少必要的铺垫，因此显得有些单薄，读起来没有《聊天室的故事》那一篇精彩。

从这两篇小说看，你同大多数网虫一样，网虫生涯也是从聊天室起步的，对聊天室的生活很熟悉。而且你在一篇文章中好象也说过，《聊天室的故事》是从网友那儿听来的一个故事。我想问问，聊天室对你开始网上写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聊天室的故事》是你网上写作的第一篇小说吗？你是怎样开始写作这篇小说的？

挚：很多朋友刚上网时热衷的一个地方就是聊天室，我是其中的一个。开始去聊天室的时候觉得一大堆人在那里闲扯，既无聊又耽误时间。后来偶然有几次遇到了几位谈得来的朋友，才发现聊天室也可以那么吸引人。虽然现在已经很少去聊天室了，但不可否认，聊天室的经历和感受，让我有了一种“有话想说”的冲动，于是写出了《聊天室的故事》这篇小说。

《聊天室的故事》的主要线索是两位网友的真实故事，这也是这篇文章最后能够让大家关注的关键所在。写结局的时候犹豫了好久，后来写了一个挺矛盾的结局——杨过就是青——一边是虚无缥缈的网络世界，一边是平淡无奇的现实生活，我想这样的结局应该让人在看过这个故事以后多少有点思索和回味吧，但从文章整体而言，这样的结局有点突兀。

吴：在网络写手的队伍中，女作者的身影渐渐多了起来。她们的写作以感情细腻为特点，赢得了不少网友的青睐。我曾看过几篇这方面的作品，一篇是一个网名为“玫”的女子写的，标题我忘了，内容是写她上网后的心路历程的，文字很感人，在海南省的一个BBS上发表时，有不少读者；另一篇是网名叫“菲常”的一个女子写的，标题是《菲常故事之不见不散》，写一个女网虫痴情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用了大量音乐、贺卡之类的网络特有的工具，是一篇有显著网络特点的小说。其他网络女作者还有不少，台湾有个蓝芸珊，靠在网络上写文章起家，渐渐成了台湾较有影响的言情作家。大陆的女作者恩雅，和李寻欢联手写作的《飞天霓裳》，也很不错。

你作为在网络上写作的一名女作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比我多，上面我所列举的几位女作者，有的你可能认识，并且是网路上的好朋友。在传统文学媒体中，是有“女性文学”一说的，在网络中，也应该有这个概念，但眼下介入网络写作的女性作者并不多，作品就更少，而据我所知，在聊天室里是有不少“才女”的。我想请你说说你对网络女作者的看法，也请说说网络中是否会出现独具特色的“女性文学”。

挚：你提到的以上几个作者，菲常我很熟悉，我觉得她的那篇《菲常故事之不见不散》里大量的用到了mp3，电子贺卡等网络所特有的东西，是一件很有创意的作品，之所以我不称之为文章，是因为我觉得《不见不散》，已经超乎了单纯文章的含义，而这种创意对于网络文学创作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也对涉足网络的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除了具备应有的文字功底外，另一方面还得有点网络方面的基础知识，二者如果能很好地相结合，绝对会为你的文学作品增色不少。这就如同样一杯葡萄酒，放在纸杯和放在水晶杯里那一个更能引人畅饮，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网络上出现所谓的“女性文学”这个问题，我个人而言并不看好。众所周知，网络上的人物的“中性”原因，使你很难断然地说这篇文章就一定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即便他取的名字叫作“楚楚”或者“玲玲”。而且，文学按照性别划分又能够有多大意义呢？一己之言，不一定对。

吴：在你的那些散文随笔中，很多地方默默流露出的是无声的挚爱。在如今很是物欲化的世俗社会里，能保持这一点并不容易。就拿网络写作这件事来说，在许多人看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有时间同男朋友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去吃一次烧烤，不是比坐在电脑前默默无闻地打字更有情调吗？何况，那些打出来的字，就算拿到网路上去发表了，赢得了某些知音读者，也是没有稿费的。

你怎样看待网络写作？另外，你自己是如何处理网上写作和享受生活

这一对矛盾的（对于爱好写作的人来说，也许不是矛盾）。如果愿意的话，顺便也请说说你的业余生活和兴趣爱好。

挚：大多数网络写作的网友在网络上写东西，只是想倾述一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不为任何的功利因素。他们文章的质量也许还不算高（其中也不乏优秀者），但他们的作品大多是一种真情的流露，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

我认为网上写作和享受生活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网上写作也是享受生活的其中一种，这样细细品味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会很快乐。人总是在路上匆匆赶路，如果因此而忽略路边的风景，岂不可惜？说到爱好，回头想想，我竟没什么特别喜欢的。上网占据了业余生活的 1/2 的时间，再就是听听音乐，读读书，看看美国大片，做做家务，发发牢骚什么的，再普通没有了的一个小女人。

吴：在你的好几篇散文中，都能读到这样文字：一帮网友经常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享受着现实生活的温馨。不知道这些文字是你的虚构还是事实。我想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吧。

人们常说：网络是虚拟世界，这话没错。但是网虫并不是虫，除了网络外，他们还同时拥有另一个世界——现实世界。有人说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是一对矛盾，在网络上见面的亲密网友，最好不要在现实生活中见面，否则往往更多的是失望。你对这个说法怎么看？能介绍一下你周围的那些网友和你们的一些故事吗？

挚：我见过的网友并不多。一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见，一是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就一定要见。在网络上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交谈更轻松一些。真到了现实生活，一些东西多少会有改变。但变化应该不大。在网络上，大家虽然不能够看见对方的样子，但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应该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只是你和网友见面的时候不要求对方一定要闭月休花或者貌比潘安，应该是不会太失望的。当然，也不否认网络上有一些不坦诚的人，但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

那篇《铿锵玫瑰》是写今年“五一”和几位网友的聚会，真的很开心，很放松，还预备叫他们元旦再过来玩呢。

吴：网络文学是人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话题。如今的网络文学很活跃，大量网络写手在勤奋耕耘（其中不乏优秀写手的身影），暇以时日，网络文学会出现更多的优秀写手和优秀作品。请说说你对网络文学现状和前景的一些看法。

挚：网络文学现在的状况好象是正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局势混杂不清，没有一个大的有权威的机构来加以引导，另一方面，网络写手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优秀者。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以为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目的问题。在网络上写作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有话想说就说了的普通人，而非专业文人。他们想表达的只是自己在网络上或生活中的感受。他们所写的东西，可能文字不很优美，结构不很严谨，选题不很严肃，但他们写出的却是他们的真情实感。

他们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自己想说的话给大家听。这些文章里可能真正能够称之为精品的并不多，但却不乏一不小心就被发现的璞玉。

其二是人的问题。由于网络在我国还不太普及，上网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学生和电脑爱好者，所以从事网络写作的人也多半是他们。传统意义上的

作家却鲜有上网者。在一次中国作协等单位举行的调查中，参加活动的 100 多位作家，声称自己经常上网的仅有 2 人。专业作家参与少，也导致了网络上高雅的严肃的原创作品并不多。尽管金字塔塔尖无需因为塔基的面的扩大而感到不平衡，但如果代表金字塔塔尖的雅文学数量太少或者几乎没有的时候，大概还是会影晌一座金字塔的美观的吧。

其三是动力问题。现在推动网络文学的动力何在？是某个主页的访问量？是作者的知名度？还是文章本身被 BBS 传抄的次数的多少？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你写我写大家都写的地步应该说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对网络文学有真正推动意义上的机构。推动网络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几个热闹的文学网站，几个热心的网络写作者就可以办到的。尽管现在《榕树下》，《新语丝》，《星伴》等文学网站办得如火如荼，但回头想想，他们也只是简单的给网络原创文学提供了一个大仓库，真正开展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则如凤毛麟角，而这，恰恰是提高网络文学作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推动网络文学发展动力的缺少，将是阻碍网络文学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致命弱点。

尽管如此，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却还是美好的。不管愿不愿意承认，现代社会对文学的态度冷淡了。但在网络上，文学却悄无声息的繁荣起来，参与面之广，写作者之多是任何一种媒体都望尘莫及的。网络文学的熙熙攘攘，给了文学再次繁荣的绝好机会。

现在的网络文学就象是一块身居闹市边缘的地皮，只是缺少了有实力有眼光的经营者的投资建房。

吴：除了网络写作外，你还参与了大量的网络活动，比如“夷陵网讯”网站有个“网上游三峡”的栏目，在网上反响不错，吸引了不少网友进入“网上游三峡”的行列。

我在看了你的主页后，才知道那个栏目是你筹划制作的，这让我感到意外。请说说关于“网上游三峡”的有关情况。

挚：《网上游三峡》的主要工作是快活做的，我只是参与了一些筹划设计。网络上做有关三峡的网站很多，但精品很少。我去过多次三峡，一次比一次更喜欢她。这次和快活做这个栏目时，想了好久我才拿出思路和框架来给快活，让他注意突出三峡的文化氛围。我们边做边改，越做越顺。尤其是快活，最后灵感突来把首页做成了卷轴的样子——一幅栩栩如生波澜壮阔的三峡画卷跃然眼前。说老实话，看了这么多三峡的网页，我觉得我们的《网上游三峡》的确还不错，书卷之气扑面而来——呵，我是不是有点王婆买瓜的味道？

吴：前边说过，到目前为止，你在网络上写的文章并不太多，而且大多数故事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我想作为一名写作者，有必要不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把写作所涉及的生活圈子扩大些，也就是说将笔触向更广阔的领域开拓。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之见，欢迎拍砖。

我有几点想法，也可以算祝愿吧，一是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写出更多优美的“心情故事”；二是期待你写作的视野再开阔些，从你身边的人和事入手，打通一条通向社会的“口子”。

挚：谢谢吴过的提醒。我自己知道，我充其量也就一文学爱好者，如果真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确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和吴过的交谈给

我的感触很大，原本只是自己写写玩玩，然后厚着脸皮把这些东西放在了网上，没想到能有这么多朋友的关心。

看来，我以后真还得把这事儿当事儿做了。

青春的欲望和苦闷

——网路访邢育森

吴过

最早读到邢育森的小说是在《天涯》上。那时我刚上网不久，由于热爱文学的关系，上网后便搜寻传统文学媒体网站，如《钟山》、《山花》、《萌芽》等，却每每失望而归，原因是那些以文学刊物为依托的网站确实难如人意，不是更新太慢，就是根本没有更新。《天涯》是海南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质量不俗，在文坛上有先锋的姿态和名声。

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邢育森的名字。该刊在编发邢育森的小说《活得象个人样》时，加了编前语，说这部作品是由读者推荐来的，在网络上颇有影响，云云。

《天涯》杂志的选稿眼光是很毒的，对此没有人怀疑。看过 1998 年 6 月号邢育森那篇小说后，我更赞赏《天涯》编辑的选稿眼光，同时对网络文学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活得象个人样》写一个网虫的网络生活和现实生活。在网上，“我”活得象个人样，侃大山，泡 MM，同网路上的美女约好了见面，见对方开着红色跑车来赴约，又在心里大骂“妈的，又一个资产阶级”。回到现实生活中，“我”象换了一个人，活得很不象个人样，有一阵不耐烦了，竟“转过身，操起那个啤酒瓶，使劲的向镜子砍去，我看到自己破碎在无数的碎片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络写手？我一边阅读小说，一边在心里猜度。当然，仅凭看一两篇小说，很难有答案。当我决定在网路上对一批网络写手进行采访、并给几位作者试探性发出电子信件后，很快收到了邢育森的回信。在回信中，他推荐我去读一下他的小说新作《柔人》，并说那里头有关于他的简介。在“黄金书屋”、“书路”、“文学殿堂”、“棋琪书吧”等文学网站里，都收录有《邢育森文集》，很快，我便在网上找到了他推荐的作品。

在《写在柔人前面的话》一文中，作者邢育森有个自我介绍：“在接触网络之前，我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喜欢读书和想象，对世界万物充满着热爱和关注……1993 年我考入北邮读研究生，网络使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完成课题研究之余，我保持着在 BBS 上写点什么的习惯，是的，完全是一种习惯。现在想来，我已经说不出这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功利报酬。”

在给我的回信中，邢育森更进一步地描述了他的个人经历：工科博士毕业，从事于网络规划与建设，属于 IT 业界的技术人员，并在人邮出版过专业书籍，又有着一定的文学基础和强烈的文学爱好，以网络为家园，不断创作着新的作品。

看过这些文字，我又花了一整天时间泡在网上，仔细阅读了邢育森的大多数作品，这样一来，我感觉对邢育森的思想脉络有了大致的了解。于是不揣冒昧，拟好一个提纲，在网路上对邢育森进行了采访。

吴：很多网络作家是从 BBS 开始他们的写作生涯的，在你回复给我的电子信件中，也提到你曾在北邮 BBS 上发表过大量作品。电子信件中你还说到：“北邮的 BBS 有专门的 lover 专版，而且有着很好的文学原创氛围。所以如果接受采访，我一定会提及那些日夜与共的网友，是他们造就了我。”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你不仅是网路上的一个优秀写手，而且是很讲义气的性情中人。

对你这样年龄的人来说，怀旧似乎过早了点，但回忆一下刚消逝不久的青春岁月，将过去时光所留下的人和事归纳一下，存放在记忆库中，也许是有意义的。何况，还有那么多造就了你的“日夜与共的网友”。请你能说说北邮 BBS 对你网络写作带来的影响。

邢：非常高兴也十分感谢，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了我的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北邮的网友。我先说一下当时的背景情况，众所周知，CERNET 比其他几个网络都建得早，所以我在北邮能较早地接触到 Internet、WWW 和 BBS。大概是 96 年初吧，北邮有了第一个 BBS“鸿雁传情”，我申请做了 love（初涉爱河）的版主，在网上的名字就叫 lover。后来因为实验室的项目紧，有一年没有怎么上。到 97 年 3 月，我重新回到了 BBS 上，开始在网上写些东西。开头完全是随手写写，也没有目的，最初的动机就是展现一下自己的文笔和思想吧。后来慢慢以文会友，结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认识的。

北邮网上的原创文学的气氛特别的浓厚，有那么几个“作家”，熬着夜的写小说，写诗，搞故事接龙，然后互相评论和交流，象 loger、windyy、seasky 等等；还有好几个女孩子，除了相貌美丽性情可爱，文章也写的相当不错。

北邮学校就那么小，于是大家慢慢就熟了，网友们经常聚会，最常见的就是晚上 10：30，三产服务部门口喝可乐，大伙管这个叫可乐报告会。一大帮人，有年轻教师，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有本科生，各个系各个专业的都有，年龄都差不多，凑在一起，聊天说话，欢声笑语，真的是很开心。我和站长们的关系都特别好，象北邮网虫几乎人人皆知的 ytan、林、cpp 等，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鸿雁传情关掉以后，北邮新开的 BBS 是真情流露，站长们给我开了个 lover 专版。从此我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促使我连续不断地写些文字出来。

由于课题研究和项目编程需要，我经常在实验室熬夜。在忙完正事之后，我一般就放着音乐，开始写东西。夜色寂静，文思如泉，确实很惬意。然后白天睡一天，黄昏起来，到网上看看大家的评论和回应，再约个网友去北门外的小馆子里喝扎啤，晚上回到实验室，又开始重复每夜相同的工作和写作。我曾经和很多网友在网上彻夜长谈。说实在的，在没有上网之前，我生命中很多东西都被压抑在社会角色和日常生活之中。是网络，是在网络上的交流，让我感受了自己本身一些很纯粹的东西，解脱释放了出来成为了我生命的主体。比如，文学创作。在上网之前，我一直就以为我这一辈子就会做一个电信行业的工程师或者科研人员了，我的所有时间和精力，也都是在了为了这个目的积累和做准备。是网络，是这个能自由创作和发表的天地，激

励了我本已熄灭的热情，重新找到了旧日那个本来的自我。

也许大家想象不到，北邮这样的理工院校，绝对不乏才子高手。如果日后有机会，他们的文章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您就能明白我身在其中又能小有成就就不是偶然的了。我们都在相互的影响着，慢慢的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更主要的，是北邮一批绝对热心的读者在不断的给予我们鼓励和赞扬，使我们从稚嫩走向成熟，从盲目走向自觉，所以我说，是北邮的 BBS 造就了我。如果您有机会去北邮转一转，也许还能从现在的网虫那里听见他们在传扬着这些老网虫的名字和故事。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 CERNET 收费，使北邮的学生基本上无法访问校园外的信息，所以这种闭塞封闭的小环境反而促进了我们的交流和感情的融合。每年临毕业的时候，网虫们总是要聚在一起，互相告别。往往是在附近的饭店包上几桌，畅饮一番之后，去主席像下的小广场团聚，唱歌流泪，拥抱倾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的心酸和怅然，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把北邮的网络经历写出来，好好的写出来。

毕业之后，我从校园网的小环境进入了 163、169，从一些站点看到了有我的几篇小说。我的作品从北邮流传出去的主要途径是我的几个网友总是热心把我的文章转到清华的 BBS 上去，然后再传播到其他 BBS，再转载到 WWW 世界里。所以我感觉我的作品没有完整的被世人所了解，而且我还看到了被别人篡改过的文章，比如《网上自有颜如玉》，本来是写的北京高校的事情，却被改成了什么南宁某科什么什么的，而且这个版本四散都有，我看了真是哭笑不得。所以我就萌生了把自己全部作品都搬到 163、169 的想法，我选择了《书路》，和书路的站长残剑一见如故，就在书路建立了自己的作品集。所以我也要衷心感谢书路对我的大力帮助。个人作品集发表后，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写信，表示鼓励并给予帮助，我也借这个机会说声各位朋友，谢谢您了。

吴：《活得象个人样》是篇很不错的小说，这篇小说在网路上反响很大，在传统文学媒体的读者中，反响也不错。我想，创作这篇小说大概与你在北邮 BBS 的操练有关吧。

能否简单谈谈你怎么想到要创作这篇小说的？

邢：谈到这篇小说，我的心情就很复杂，使我回想起很多的事情和经历来。有些感受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在写这篇文字之前，我确实是处于一种难以言表的苦闷和迷惘之中。具体的故事已经破碎成无数的碎片，散落在我的每篇文章的角落里了，我也不想再去回述了。总之，一种个人的痛苦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悲天悯人使我进入了一种极其兴奋的状态。动笔写第一篇的那天，我从西客站回来，独自坐在公共汽车上，满脑子里全是要诉说要倾泻的冲动。回到学校，洗了个澡，晚饭也没有吃，就去了实验室。那段时间我特别的迷摇滚，Nirvana 的，重金属的，我戴着耳机听了一晚上音乐，内心里的感受要满的溢出来，真的如此。等人都走了，我打开音箱，开始写起来。就这么着，一段段的，故事引导着我，它自己就完成了。

这篇小说的风格和我其他作品截然不同。我在写它之前，隐约有个念头，要写成男人爱看的那种。这主要是源于我受的一点刺激：我在网友聚会的时候，总是被一群女孩子包围着，她们很喜欢我的散文啊诗歌啊什么，我在有所成就感之余，却偶然听见了哥儿们对我的评价：风花雪月，远离现实，没劲。这让我觉得自己挺受挫折的，我突然意识到所谓才华所谓文笔的毫无

价值，一个写手如果只是卖弄技巧编造故事，而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给人们以切实的震撼和帮助，他的存在只是成为人们消遣时光的一种道具和玩物而已。

个人的郁闷转化成了群体的愤怒，自身的反省上升为社会的批判。因为我那时在真真切切的极其痛苦着，所以我对苦闷和荒谬十分敏感，平日所积累的所见所闻接踵而至，我已经不吐不快。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因为通过它，我获得了兄弟哥们的好感和敬重。我终于在所谓文弱矫情、浪漫浮华的才子形象之外，展现了我生命刚硬坚实的那部分，我也通过这篇文章完成了自己。

吴：另外，网路上有人拿你同台湾网络作家痞子蔡相比，对此，你一直是持否认态度的。分别读了你同痞子蔡的作品后，我也认为你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网络作家。

相同的也许只有一点，都是高等学府毕业出来的学生，都是学理工的。

依我看，痞子蔡的作品似乎更热心于幽默调侃的套路，和文学的商业化靠得更近一些。而读你的作品，虽然有些段落能给人带来轻松和开心，但大多数文字给人的感觉是沉重。我想这可能与大陆台湾两地不同的文学氛围有关。拿传统文学媒体来说，大陆台湾两地的作品也是有较大区别的。

你曾经说：“我写东西绝对不是为了愉悦读者，我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终极关爱的创作目的的。”对此观点我部分赞同，但又认为“愉悦读者”仍是文学诸多功能中的一种。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创作中，会在幽默调侃上下些功夫，用生活中的小欢乐来冲淡人生的大悲哀。

邢：确实，海外留学的那批网络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台湾网人的文章；大陆本地的网文；这是完全不同的三种类型。因为我们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境遇里，自然有着不同的情结和表达方式。在我个人遭遇情感痛苦之前，我确实十分快乐轻松，那时最多也不过“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可后来的现实，亲身的经历，让我陷入一种发自内心的怀疑和悲观之中，这种倾向也自然带入了文章里。灰色也好，沉重也好，阴暗也好，它们真实的存在着；所以我们，至少我，根本无法逃避。前面说过，我的文章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我真切了解着和我同龄的读者们，我知道他们在需要着什么的文本，我只有尽我的能力去提供和创作。我希望我的心血之作，能真正打动人们的内心，能在他们的记忆和生命中多停留几天。

当然，人们也需要着欢乐，需要着愉悦，需要着这样的作品。就好象现在收视率颇高的《还珠格格》，获得了人们真诚的喜爱和衷心的欢迎。但我不会刻意去下工夫练习幽默调侃，那样写下去就成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只有自然而然的遵循着我个人生命历程，如实的表达着我想表达的，尽力的表达着我能表达的。

我还想说的是，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我不用靠写文章养活自己，也无意在文坛成名成腕如何如何。所以我每写一篇，我都不用考虑市场销路和个人前途，我写文章就是写文章，心里没什么别的负累和牵挂，不会患得患失。我唯一考虑的就是它对读者究竟有没有价值。

吴：我和很多读者一样，已注意到你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举你的小说新作《柔人》为例。在这篇小说中，你写了一个貌似真实，细读起来却荒诞不经的故事：“我”的单位要分房了，有个柯小姐三番五次打呼机联系，要给“我”单位所有适龄男性青年介绍女朋友，迅速拿结婚证，便于

分房子。不错，生活中这样荒唐的故事太多了，以至于人们已经麻木，把荒诞当正常接受下来。很多人生活在荒诞之中，却意识不到荒诞的存在。《柔人》的意义在于，“我”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诞并且试图反抗——虽然那种反抗更可能是徒劳的。

在小说的结尾，柯小姐为“我”画了画像，“我”看着那张毫无个性、毫无风格的画像，终于明白过来：柔人就是那种可塑性太强的人，就是那种永远被身边的环境左右和压抑，总被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所逼迫的人。“他们没有形状，没有轮廓，顺时而变，因境而异，不停的从一个容器被倒进另一个容器；也因此，没有血性，没有骨气，也没有作为，没有灵魂。只有苟且和投机，扭曲和变形。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柔人，

这段文字是很深刻有力的，尤其是末尾那句“大街上遍地都是，而我也许是其中最象的一个。”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本身，这种意义深远的忏悔，需要有大勇气。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里。

在你的作品中，经常可以读到这么两个主题：生存的荒谬和青春的苦闷。在近作《柔人》中，前一个主题似有加强的趋向。哦，这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

很想听听你的观点。

邢：从我个人来说，从学校毕业了，到单位上班了，在社会上厮混了，自然会面对很多校园里碰不到的现实问题。于是那种抽象的青春苦闷被具体琐碎的生存困境所代替了，所以在作品里就表露了出来。您能意识到这一点，令我非常感谢。我总觉得，在校园里，尽管也有很多痛苦和不如意的地方，但一切似乎还是在用理性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范围之内的。可是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里，太多的问题竟然无法用道理和逻辑去解释和接受，这就产生了很荒唐的感觉。我不是说我遭遇了什么事情，相反我现在生活工作都好好的，而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一些别人的事情，让我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些。

但是我有个习惯，在批判别人之前，总要先拿自己开刀。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没有谁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要想做医生就要先严格的体检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病。其实任何一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人性的扭曲，性格的变态，还是内心的苦闷，道德的堕落，都和这个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从我自己来说，我是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的，所以每每我发现自己的弱点和问题的时候，我总毫不客气的进行揭露和解析，并进一步思索是否也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处于这样的困扰和茫然之中。我既然比别人敏锐一些，意识到了，就要写出来，以明确生动的文字描述和人物形象，唤醒更多人的自觉。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许能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更好的完善自己。

另外，对我来说，《柔人》这篇小说已经不局限于描写网虫们在网络上发生的故事，而是现代都市年轻人更广阔真实的生活，网络仅仅是承载和传播这一作品的媒体，而不是故事的起源和主角。

吴：顺便问你一个纯粹私人化的问题。在网络写手中，据我所知很多人都用网名，而“邢育森”三个字更象你的真实姓名。对吗？如果是，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不用网名？

邢：主要是明确了在网上流传的我的那些作品的版权归属。比如写《活得象个人样》，我用的是涅槃，其他的文章主要是用lover。我预见到自己的一些文章会被引用转载或发表，这时我就要竭力证明那些文章确实是我而

不是别人所写。可以想象得出，而且也确实如此，这个过程十分的麻烦而且恶劣影响我的心情。所以我采用了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署上真名。

而且网络写作仅仅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希望认识我的人，在评价我的时候，能这么说：他是一个工科博士，出过技术书籍，还写了很多网络作品。我希望我在世人的眼中形象是真实完整的。我还希望我的形象在 IT 业界，而不是在文坛，能看起来更鲜明一些。

吴：能否谈谈你的专业？一般而言，专业往往是会同文学发生冲突的，至少时间上有冲突。你怎么处理这种冲突？

邢：网络创作毕竟是一种副业或者是爱好。目前我负责省宽带 ATM 试验网的规划和工程项目，是在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宽带化贡献力量。如果说白天的工作是在建设网络实体本身，那晚上回家的文学创作，则是在为了丰富网络上的信息而进行努力。

另外，我还从事着技术书籍的写作，象人邮出版的《Internet 上的多媒体世界》和今年 9 月份某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是在宣传网络业务，介绍网络技术，为广大网民进行服务。

所以，网络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与我血肉不可分割，我和网络之间的感情实在太深厚了。我几乎把除了吃饭睡觉看足球之外的所有时间都交给了网络。

吴：同大多数网络写手一样，你也是除了写小说外，还涉足了散文、随笔、诗歌以及武侠小说等领域。我读了你的武侠小说《醉梦花》、《刀光蓝如雪》、《烈焰狂刀》等几篇，感觉其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与古龙有些相似。

古龙的小说《楚留香》，开头有一纸短笺：“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时，当踏月来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把楚留香盗取别人宝物之事，写得轻松、优雅，极富诗意，从中不难看出古大侠潇洒的身影。而你的写作态度，似乎更偏向于严肃一些。

想必你是读过古龙的武侠小说的。请问：古大侠对你的影响大吗？你的武侠小说是否受了古龙武侠小说的影响？另外，在武侠小说创作上，是否愿意把古龙的那种潇洒更多地溶于自己的文字之中？

邢：现在让我闭上眼睛，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些什么呢？没错，有古龙，还有金庸，崔健，王朔，罗大佑，顾城。主要是这几个人，伴随我的成长历程，因此自然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和熏陶。网络写作其实很注重简洁明快的风格，不光是武侠。因为人们在网上看东西，一是信息太丰富太多了看不过来往往是匆匆浏览几眼，二是这几眼一定要把读者留住，拖沓累赘十分的要不得。所以网文大都简洁明快，十分吸引人。这点古龙的风格确实很有借鉴作用。

我现在正写着几篇武侠散文，我希望以后能结成个集子（题目也想好了，就叫《我在江湖》系列）。说到武侠，我脑海里浮现的已经不是刀光剑影，不是江湖恩怨，而是国外拍的特别棒的那种 MTV。那种有点超现实风格的，恍惚迷离的，唯美又荒诞的，精巧又大气的那种。我是想把那种感觉带进武侠的写作之中，我已经放弃了编造故事，我更喜欢讲述一个片断，构造一种氛围，一种简洁明快又回味无穷的风格。

下面我就举个我已经完成的一篇的一个段落作为例子吧：“忽然问了，说出了名字了，两张苍白的脸上一起浮现出凄凉的欢笑了。好象迷失的羔羊

蹒跚的走回了废弃的家园了，好象已经枯萎的花朵飞扬起曾经的繁华了。好象，身体拥抱着一起飞舞了，灵魂依偎着相亲相爱了，幸福果然在痛的深处弥漫开了。”

吴：眼下网络文学总体而言还很稚嫩，但网络写手却层出不穷。对网络文学的发展来说，应该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但其中暴露的问题也有不少，其中网络写手作品的版权问题比较突出。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邢：我说说我个人的想法吧。我觉得凡是劳动成果就要得到保护和尊重。网络作品本身没有任何报酬，当然大家也不必花钱看，这种方式谁也不欠谁的。可是如果冒出来个人，把网络作品印成书（或收到杂志里）出版了，挣了读者的钱，既不经过作者的同意，也不付给作者应得的稿酬。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侵犯版权了，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并呼吁有关部门进行打击。我想我们这些网络“写手”也都保留着维护自己权益的各种权利。

另一方面，对于那种非赢利目的的转载，比如网站之间，我觉得倒是没什么。有的网站转载我的作品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也不太想追究。有的网站很周到，做事情很规范，先写封 Mail 来征求我的同意；其实我肯定同意，而且我还要回信说“我的拙作被贵站转载，我感到非常感谢而且十分荣幸”。双方互相敬重，就此成为朋友，皆大欢喜。

你看，这样不更好吗？那为什么不这样呢？

其实最好的保护网络作家版权的办法就是尽快把优秀的作品搜集起来，由正规的出版社，在获得作者同意并共同参与的情况下，结集出版。否则，这些文章在网上放着，谁想印随便就印了，根本就控制和阻挡不了。正规出版社何必让这些人赚了这笔钱呢？

吴：关于文学网站，目前我感觉到他们更像是网上图书馆。这方面，我已写过一篇文章《请勿本末倒置——对文学网站的几点思考》。文章中有个基本观点：既然是文学网站，就应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搜集整理网人原创文学上来。对此观点，你有何意见？另外，在扶持网人原创文学方面，有些文学网站做了大量工作，请你说说网络写手与文学网站的关系，如能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意见和建议，那就更好。

邢：我仔细看过你的这篇文章，也十分同意你的观点。我也把它推荐给一些文学网站的站长那里了。希望更多的人能达成共识，一同参与进来，切实做点事情出来。

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网络原创文学站点，做成精品，做成发表和管理网络原创文学的集中营，做成家喻户晓十分有吸引力的优秀站点。这样会更好的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保护创作者的利益。

网络创作的现状是散兵游勇，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冒出点文章来，既缺乏系统的整理，也没有深刻的评论，更罕见相互的交流。我希望原创作家能作为网络世界里一个创作群体出现，获得更多人的承认和尊重。

吴：在台湾，很多在网路上流行过的作品被出版社相中，出版网络文学丛书。而大陆，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据我所知，已有出版社同网络作家就此方面的合作开始协商。从目前网络原创文学的实绩看，虽然有不少肤浅之作，但沙里淘金，也有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有的已达到或超出传统媒体出版物的水平。

你的作品已经不少，我认为这些作品是对得起书商和读者的。如果有家出版社要结集出版，你持什么态度？如果是第二渠道的书商联系出版事

宜，你同意吗？

邢：我说过，如果我的作品被发表或者出版，那是我创作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如果有出版社要结集出版我的作品的话，我十分的欢迎并由衷的感谢。也许过上几十年以后，无论从网络发展史还是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回顾，现在的网络文学都是无法回避和省略的一个篇章。我衷心希望能有出版社意识到结集出版网络文集的意义和价值，我本人也真诚愿意和任何一家有此意向的出版社或第二渠道的书商进行合作。在我看来，这次合作的双方所得到的收益，绝对不仅仅在于那些有限的稿酬收入和经济利润。

我的个人电子邮件信箱是：chizi@163.net 或 xing@public.sj.he.cn。

我的个人作品集网址是：

<http://myhome.he.cninfo.net/~bookroad/net/netman/lover/lover.htm>

最后，十分感谢你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畅所欲言。我真诚希望能和更多的朋友，联合起来，共同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也许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我想说，这次采访将是我永远难忘的一次愉快记忆。

电子出版刍议

吴过

电子出版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几乎所有熟悉网络的人都看好这一前途无量的市场，另一方面则对其短期效应（比如三五年内）并不乐观。

看好市场前景的理由有很多，不久的将来，世界会进入网络时代，网络终将会取代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这就像纸张和印刷术发明后，书本取代车装船载的竹筒一样，也像电视部分地取代报纸、广播一样。还有更好的理由，电子出版不需要纸张，是对世界生存环境的最好保护，而且容量大，一个大型图书馆，只需要存放成一摞光盘中就够了——甚至用不着光盘，在网站中占一个虚拟空间就解决问题。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种理由，在前不久旧金山举行的出版商大会上，微软负责技术开发的副总裁布拉斯才如此大胆地预言：20年后，纸张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成为历史的过去。布拉斯说，在软件和硬件飞速发展的推动下，电子出版业将开始腾飞，用不了十年时间，就能令传统出版手段黯然失色。他预期到2001年，销售或赠送的电子图书将超过100万册；次年，电子书籍的数量将超过10亿。而到2006年，街头将出现电子书摊，销售电子图书和杂志；从2008年开始，电子书籍的销售数量将首次超过传统印刷品。他还进一步预言，到2009年，作家将推动出版商开展面对读者的“直销”业务。

这确实是十分诱人的美好前景。但是对于一代代传统纸媒体培养起来的读者来说，从感情上总是难于接受。可以想象到的是，手捧一本好书，

依偎床头或者沙发椅上，闻着书页中散发出的淡淡的油墨香味，品味书中文字背后潜藏的作者的思想，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但是时代毕竟在发展，现代人可以以优雅的姿态欣赏书法作品，却不能返回到古代，以砚台、毛笔和宣纸来代替日常的书写方式。

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面，电子出版有那么多好处，现阶段却难以被人接受，总有它不被接受的道理。纸张印刷业经历了它的萌芽期、成长期，现在正处在高峰期，经过不断地淘汰选择，印刷业日趋完善，看看如今人们捧在手中的那些精美的印刷品，就能知道要撼动它牢固的位置并不容易。何况电子出版才刚刚处在萌芽期，人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要想对纸张印刷品取而代之，决不是一搥而蹴的事情。

虽然有价格的优势，但是电子出版不符合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而且影响视力，再说眼下私人电脑用户在中国还并不多，在电脑上敲点字、编写点文件还可以，真正利用电脑读书的能有几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对电子出版抱乐观态度，试想一下纸张印刷品最初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会有今天这般精妙美观的印刷效果吗？想通了这个问题，对电子出版诞生初期的那些缺陷和遗憾，我们就应该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事物总有它发展的自身规律，电子出版也是一样，既然它的优势那样明显，几乎人人都能感到它美好的前景，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人为之鼓噪呼吁。相对它的优势而言，那些缺陷和遗憾又算得了什么？比如阅读方式的改变，难道就没有可能设计出更适合读者的电子出版物？让我们试着设想一下：未来的某一天，你躺在床上读一本“书”，那“书”并不是纸张印刷品，而是一块书本大小的笔记本电脑，其中有多种功能，甚至你还可以边听音乐边阅读，这不也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吗？

上面提到的那位微软公司副总裁布拉斯先生就曾经预言，在不远的将来，电子图书将通过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销售或赠送给电脑用户，到了2010年，手持式电子图书阅读器的重量将减轻到8盎司，电池能24小时供电，显示屏可弯曲或折叠。他还提到最近日立公司推出了一款存储芯片可存储一万亿字节的数据，相当于400万本图书。按照布拉斯先生的设想，那时候电子出版物将无处不在，何况这个世界上开发计算机市场的并不只有微软公司一家，何况在往电子出版这方面想的并不只有布拉斯先生一人。

当电刚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有人用不屑的口吻问富兰克林：“电？这玩艺有什么用？”富兰克林想了想，幽默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刚生下的婴儿有什么用。”这样的回答，用在刚诞生不久的电子出版上，应该说也是非常合适的。

栽植一片绿荫——网路访 will

吴过

九十年代初邓公南巡，激活了中国又一轮经济大潮，当时最时兴的一个词是“下海”，就连本应该安于寂寞的文人，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下海浪

潮，如作家张贤亮，就牵头办起了一家公司，要为文学事业挣来一些银子，便于文学的蓬勃发展。时过境迁，文人下海的风气已成昨日黄花，下海的文人有的游了一圈后上岸了，商海中游泳太累，好象不是文人干的行当；有的文人更糟糕，呛了几口水，甚至被不知从哪儿来的风浪打得差点儿丢了性命，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岸上；就是那些在商海中有或大或小收获的文人，似乎也忘了当初“赚钱后再干文学”的诺言，有的继续在商海中畅游，有的则退回书斋，想守住心灵中的最后一片净土。

这时候倒是另一位原来并不为文学界所熟悉的人，在网路上开始了他的文学事业，他的梦想是用文学在因特网上栽植一片绿荫，让那些在网路上奔忙的网人路过这片绿荫时坐下歇歇脚，呼吸一口清新空气，养足了力气好继续赶路。这个网名叫 will 的人，起初是一个人干的，从 1997 年 12 月 25 日创办文学网站《榕树下》，到 1999 年 7 月邀约十几位精英编辑成立《榕树下》编辑部，600 多个日日夜夜里，will 独自一人审阅了四万多份投稿，收阅了二万多封读者来信，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作了回复。这样巨大的工作量，放到一般人身上是不可思议的，何况他还办有一家公司，必须照管好生意场上的事情；更何况他做《榕树下》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这样的做人姿态让我从内心里升起一股敬意。在网络中，有许多这样默默无闻的身影，他们为了让灵魂得到安宁选择了网络，又在网络中找到了一块栖息地，他们像一大群辛勤的园艺师，悄悄地播种、浇水、灌溉……，will 便是其中一个优秀的代表。在《我与榕树下》一文中 will 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如果说我这小半辈子做了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我有幸创办了《榕树下》。不是我没有其它方面的能力，也不是说除了《榕树下》我真的一无所所有。走向社会这六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中谋取生存，而《榕树下》的诞生使我头上多了一片绿荫，这份庇护让我不再被烈日暴晒，被风雨侵袭。我从暴躁转向温和；从彷徨变得自信；从只顾自己的感觉变得愿意去仔细聆听他人的心声。”

1999 年 5 月前后，will 开始策划一个更大的行动，《榕树下》网站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网人的目光，访问量呈直线上升，每天达到 2 万人，will 感到仅仅凭自己一个人的能力、精力和时间，难于让这株漂亮的榕树继续长高长大，于是发出邀请信，邀请一批编辑加盟《榕树下》，并且投入 100 万，修建了《榕树下》编辑总部，举办各种文学活动，给编辑发工资……对于 will 来说，1999 年 7 月 18 日也许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位于上海的《榕树下》编辑总部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同时一个崭新的《榕树下》网站主页也于这天在网上亮相。

如今的《榕树下》已脱离了个人主页的行列，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的办刊宗旨是“生活、感受、随想”，他们的目标是将《榕树下》办成个“全球华裔原创人文网站”，《榕树下》编辑总部位于上海静安区北京西路 1399 号建京大厦 12 楼 F 座，200 平方米的办公室以庭院式构成，院内“种植”了一棵大榕树，所有的编辑每天就在这棵榕树下审阅来稿，更新网页。此外他们还经常举办各种联谊活动，开辟了报纸专栏、广播电台专栏、还将涉足刊物和出版，并进军电视领域。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深知不仅只是从文字上关心社会，还在实际行动中做出表率。在《榕树下》编辑部成立之际不但赞助了 20 名失学儿童，更在如骨髓捐献等社会公益活动中尽心尽力……。

为了找回我们失去已久的那个伊甸园，will 在网上开始了他人生中有意义的一次心灵之旅，他说有一年多时间，“我几乎投入了所有的业余时间：我的生活变成两点一线，公司——公事，家里——榕树下。为了尽量加快更新速度我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千里万里出差在国外，只要可以连接到榕树下我都会抽空更新。”为着心目中圣洁的目标，甘愿吃尽千辛万苦，就像追赶太阳的夸父，这样的人理应受到尊敬。我就是带着这么一份尊重的心情，在网路上开始了对 will 先生的采访的。

吴：will 先生你好。在《我与榕树下》一文中，你对当初创办原创文学网站《榕树下》的心路历程作过剖析，写道：“现代人类社会科技高速前进，而文明却在背道而驰。……创办榕树下的初衷便是打开一扇窗口，打开一扇属于心灵的窗口。我想在这扇窗口前尽情呼吸新鲜空气，不再为看不到阳光，闻不到花香而苦恼；我想把生命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距离拉长，不再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我想记录点滴生活，不等到我老到什么都记不起来的时候才苦苦追忆，黯然神伤。”

从你一些文章的片断文字中，我知道你是个在商海中奋力搏击的人，也是个对大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人，用流行的说法就是“儒商”吧。一个奔波忙碌商人怎么会想到要去办一个原创文学网站？想请你谈一谈当初创办《榕树下》的想法，回顾一下《榕树下》所走过的历程。

will：我一直喜欢写点什么东西，小时候虽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我总喜欢把一些琐碎的事情落入笔下。从小学 5、6 年级开始，我涂鸦的文字就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南加州中小学生的作文评比活动（当然，那时是用英文写的），大奖虽然从未得过，小奖鼓励奖却拿了不少。来到中国闯荡后，我开始尝试用中文写东西，不敢投什么报刊杂志，发现当时“上海热线”下面的一个名字叫“新作”的站点（其实只是非常简单的 BBS 形式），试着写了几篇，得到一些网友们的鼓励。正当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没有想到那网站却开始收取每年 100 元的会员费，而且还要到指定地点支付。琢磨了很久也没能想通为什么写文章还要花钱，不过却促发了我自己开办一个文学网站的想法，于是就有了《榕树下》。

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去，也就我一个人写。后来有了第二个、第三个，一传十、十传百，访问人数越来越多，投稿量也越来越大，现在每天的投稿量已达到一两百件，凭我一个人的业余时间已无法应付。为了不让广大作者和读者失望，我决定扩大规模，创办《榕树下》编辑部。

吴：你对《榕树下》这个原创文学网站投注了大量心血、时间和金钱，在相当数量的人“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要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得知你每年拿出 100 万用于《榕树下》文学网站建设的事实后，心中更是生出敬意。即使对一个生意场上的成功者来说，这也决不是个小数目。众所周知，眼下办文学网站赚不到钱，是一桩“赔本买卖”，你也在一些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信息：并没指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至少短期内也不可能得到回报。

还有，在你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榕树下》从来不做商业宣传，也拒绝了所有能赚钱的广告。”虽然我对你这一声明表示敬佩，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对这一观点仍不太赞同，如果能从广告收入中赚得更多的钱，再回过头来养活文学，不是更好吗？另外我觉得办文学网站想赚钱并不是什么坏事，比如一家刊物或者出版社，在出版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

如果能赚大把钞票，不也是件两全齐美的事吗。当然眼下文学网站赚钱很难，但从长远角度看，文学网站应该讲究经济效益，这才会有利于网站本身的发展。以上只是我的一己之见，可以商榷。

眼下办文学网站的人很多，我隐约知道其中不少人是在经济上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维持网站的运行的——因为他们对网站的热爱已深入到了骨髓。想请你谈谈你投巨资建设《榕树下》网站的想法。另外，也请你谈谈办文学网站与赚钱（包括广告）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虽说有些敏感，但对于那些坚持办文学网站的站长们来说，会有参考价值，而且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对文学网站进一步健康发展会有好处，毕竟网人也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离开了经济基础是不行的。

will：现在不光办文学网站是赔本买卖，其他内容的网站也大都都是赔本买卖。我想，反正都赚不了钱，何必佯装数钞票状。至于您所说的文学网站应该讲究经济效益，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可是，作为一个原创作品网站，《榕树下》既无轰动效应的新闻，也没有耸人听闻的绯闻，这就自然冲不出人流量，也造不出什么国际风险资金介入或股票即将上市的浪潮。我本人对金钱采取的态度是松散型管理。他们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该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

以现在的行情来说，每次网友高抬贵鼠，点击一下广告能给网站赚取0.10美分。这里请允许我同您算一笔小帐，就算《榕树下》日访问量已经达到1万人，按照1万（日流量）×30（天）×1%（广告点击率）×0.10美金（广告收入）=300元美金/月。如果有了这些广告为《榕树下》每年带来3600美金左右的收入（这当中还包括一些瞎扯淡，说话不算数的广告商），而《榕树下》现在的年运营投入需要至少12万美金。这笔开支很难用广告去平衡。

我不知道其他文学网站如何赚钱，也还没有想到该如何使这个网站赚钱。如果《榕树下》今后能赚钱，或许不是在网站的本身。我的计划是通过《榕树下》逐渐带动起出版物、电台节目、电视台节目以及其他多媒体来支持网站的发展。当然，这需要更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以及更长的时间。如果在投资与回收方面多做考虑，那《榕树下》肯定是个一赔到底的买卖。

我个人认为不是每件事情都必须要和赚钱联系起来的。就拿赞助助学儿童、骨髓捐献等爱心事业来说，一般商家可以以此来获得社会效益，从而带动经济效益，而《榕树下》这么做却只是想说明一件事情：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实际行动去关注社会、热心公益事业。而对于那些坚持办文学网站的站长们我想说：兄弟姐妹们，要挺住，虽然这两三年办文学网站赚不了钱，但只要能坚持就会胜利！

吴：眼下国内很多文学网站都是以收藏图书为主，实际上担当起了图书馆的角色，现在，有些文学网站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开始重视网人的原创作品。而《榕树下》则从创办之初就提倡走“生活、感受、随想”之路，至今仍然坚持自己的风格，以发表网人的原创文字为宗旨，不一定去追求高超的写作技巧，而是在乎作者内心里的一份真挚感情。

尽管到目前为止，《榕树下》网站仍没有收藏一本传统出版媒体的出版物，但访问量却居高不下，日访问量达到？万，累计已达到？万，你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另外也请你谈谈参网人原创文学的看法。

will：现代文学在中国走着一条挺艰难的道路，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

历史的古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着实让人感到遗憾和困惑。想要振兴文学事业，这不是一两个雄心勃勃的文人或是一两个投入百万的《榕树下》网站可以做到的。

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背负着过去五千年的沉重包袱，另一方面呈现严重的青黄不接。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阵痛，也带来了文化方面的阵痛，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在保护和发扬我们华夏古国悠久灿烂文学遗产的同时，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还能创造出什么？我们还能给我们未来的子孙留下什么？

记得邓公以前说过：“电脑要从娃娃抓起。”我觉得文学也要从娃娃抓起。所以我们建设起了“榕树下”这么一个“大仓库”，给所有敢于操起键盘，无畏于表达真实情感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创作的空间。

关于收藏出版物方面，我个人不赞同将已经出版受版权保护的书籍或作品大批扫描上网提供下载。这样做不但不能挽救已经形同枯萎的中国文学，更会打击作家创作的热情，带来负面作用。您说：“眼下国内很多文学网站都是以收藏图书为主，实际上担当起了图书馆的角色”我觉得应该改成：“眼下国内很多文学网站都是以批发图书为主，实际上担当起了廉价售书亭的角色”更为妥当。“好东西应该大家分享。”这句话我完全赞成，但这“分享”要分享得有道理，有节制。譬如说将出版的书籍作品搬上网，但不以此换取广告点击率，创造个人利益，这算是一种分享。或者，将广告点击所赚来的钱合理分配给出版社、作家，这也算是一种分享。

另一方面，如今不少报刊杂志对网络文学侵权行为严重，在转载和发表大批网络作品时不但不支付稿费，甚至连作者的名字也忽视了（我自己也深受其害）。如何规范网络文学同传统文学的运作，如何在发展当中可以形成互补但不相互冲击，这里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

文学的原动力在于不断进取、不断探索、不断创造。因特网的出现恰恰扶持了这几点。从乌龟背上的甲古文到竹筒刻字，从线装手抄本到机械印刷，因特网的出现打破了这所有格局，让一篇原创作品可以在一夜之间轻轻松松走遍世界各个角落，走入千家万户。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文学胚子。您可能还记得去年我写的《网络CHAT男性照妖指南》的帖子，这帖子不但在一夜之间出现在各大网站、BBS，更被中国众多的报纸和出版物所用，并意外性的让我收到了数千元的稿费（虽然我并无一稿多投的想法）。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如果以文学眼光去审视这篇作品，肯定是没法见公婆的丑媳妇，更不要去谈什么文字构成和写作技巧了。可恰恰就是这篇作品让我收到了几百封E-MAIL，鼓励的为多，骂我的也不少。从这当中我获得了鼓励，从这件事我也体会到：创作需要找到创作激情。希望“榕树下”可以带给更多朋友类似的感受。

吴：现在你是《榕树下》的主编，对这个名声日益壮大的文学网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人开始关注。如果方便的话，请谈谈你个人的有关情况，比如你的经历、工作、业余兴趣和爱好，等等。

will：主编不敢当，这是编辑部未经我同意就给我扣上的一顶帽子，还是称我为创办人更妥当些。

我个人情况挺简单的，从生下来到现在已经浪荡了28个年头，在美国南加州一个叫Mission Viejo的海滨小城长大。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校)毕业,主修法律,作为实习和经验累计曾经在洛杉矶市做过一年警察。1994年年底来中国上海创办了一家小广告公司,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激流中奋勇而上,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茁壮成长(嘻嘻,来中国后胖了近30斤)。

由于还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所以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一有空的时候喜欢开车出去旅游,尤其酷爱江浙两省,所以您经常会在那里发现我的足迹。个性属于开朗型的那种,热衷于开玩笑,不过有时候会不小而步入黄尘,受到身旁众人的指责。

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是件值得庆幸和骄傲的事情,所以我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醒着的时候比睡觉的时候多,想的开的时候比想不开的时候多,振作的时候比萎靡的时候多。我喜欢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想做事,趁年轻!

吴:《榕树下》在多种场合一直声称走“生活、感受、随想”之路,你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只想这里成为一个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年龄之分、没有文笔好坏之分的交流场所,让这里成为一个大家真心倾诉,真诚沟通的地方。”这个观点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事实上,《榕树下》今天能有这么多网人喜欢,是与她一直坚持宽容包容的风格分不开的。

但是我也注意到,为了让《榕树下》长成一株更高更大的参天大树,你邀请了十多位素质良好的编辑加入进来,编辑队伍扩大,编辑力量的增强,对《榕树下》今后的发展具有不一般的意义。我十分赞成你谈到的坚持网人原创的提法,同时又想到,如果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全球原创中文网站”,确实也需要一批高质量的原创作品作支撑,这正如一座宝塔除了有塔基、塔身外还要有塔尖、一片森林除了有一般的花草树木外还要有高耸挺拔的大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比如由《榕树下》牵头,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网上原创文库”,似乎也很有必要。想请你谈谈你对《榕树下》今后的发展规划和设想。

will:《榕树下》创办初期受到了很多争议,这些争议还在继续。有一些人对《榕树下》的文章不屑一顾,他们觉得文章内容幼稚,作者年龄偏低。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榕树下》的创作群平均年龄分布在18—25岁左右,我认为这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岁月,

在这段岁月里一个年轻人不但培养个性,增长见识,更是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大好时候。

关于《榕树下》的编辑我想说明的是,他们都是一些极为极普通的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毕业于中文系或是以前从事相关行业的。如同你我一样,汇集在因特网的芸芸众生中,他们都非常不起眼。我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一直是《榕树下》的热心读者或作者,他们之所以选择《榕树下》,是因为这里能包容他们热爱的事业和一份梦想。如果说《榕树下》将来能成一座宝塔,那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塔基,但是我相信这是一座非常坚实的塔基,是一座经得起任何考验,建得起巍巍高塔的塔基。

对于《榕树下》今后的发展规划和设想只有一句话: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路,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事。

除了编辑部的扩大外,您也许已经注意到了陈村老师也参与到了我们的事业当中。

陈村老师不但将他的不少散文、诗歌等拿上网来与《榕树下》朋友们

分享，更为《榕树下》作者的文章进行点评。让我最感动的是他给一位年仅10岁名叫Linda的《榕树下》小作者的诗歌做了点评，那小家伙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一直在找象他这么一个人——既上得传统文学厅堂又下得网络文学厨房的作家。

可无奈的是这种人非常少，幸好上天有眼，居然被我找到了。更没有想到的是陈村家离我家很近。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住在我家附近3公里处。呵呵！

吴：除发表网人的原创作品外，《榕树下》还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刚刚结束不久的《榕树下》网友杭州联谊会，同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今晚相聚榕树下”，与《文学报》联合编辑的《榕树下文学专版》等等，这些活动一方面密切了同网友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勾通网络 and 传统媒体作了有益的探索。众所周知，网络在中国兴起的时间还不长，网络的声音在现实世界中也还很微弱，你能做这些工作，请允许我以一名网人的身份表示谢意。听说你还打算做更多的同传统媒体勾通的工作，比如进军电视领域，比如参与出版和编辑刊物，请问《榕树下》在这方面还会作哪些尝试？

will：网络文学的出现犹如一名刚刚诞生的婴儿。他所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宣布了他的到来，这哭泣在微弱中显得强壮，在嫩小中蕴藏着无限生机。《榕树下》所扮演的角色将是一座桥梁，这桥梁不但勾通着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更为众多热爱生活的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记录点滴生活、抒发真挚情感的窗口。

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今夜不太晚 相约榕树下”节目应广大听众要求，已经从每周一天扩充到每周七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榕树下网络丛书》将于今年11月份与广大读者们见面。电视节目方面我们正在积极策划，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与朋友们在荧屏上见面。

在社会公益活动方面我们一直坚持不懈，除了赞助失学儿童和推动骨髓捐献外，近期我们还全力支持了两位伤残人士“迎澳门回归——促祖国统一”跨世纪中华万里行的壮举。除此以外，编辑们正在积极筹备他们的《特别报道》——以他们独特的眼光记录生活中的人和事。

我们坚信做好一个文学网站光靠在网络上编编排排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将更多的走出编辑部，走出网络，走入生活。

吴：谢谢你接受这次网路上的采访，同时也祝愿这株大榕树根深叶茂，快快长成一株参天大树，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吸取清新的空气，在一片浓郁的绿荫下享受美好的生活。

will：也谢谢你，吴过先生！看你穿针引线忙得不亦乐乎，更坚定了我对咱们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信心。我向你和所有关心网络文学，关心《榕树下》的朋友们深表感谢。

我想代表编辑部顺带向各位承诺：无论网络文学发展的路途多么坎坷，无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中还会遇到多少困难，《榕树下》都会一如既往、毫无怨言地以实际行动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网络文学添砖加瓦！

网络中的“书路”——网上访残剑

吴过

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最先上网的一批网民被网络的魅力所吸引，在网络中徜徉遨游，然后开始在网上营造自己的家园——建立个人主页。大约是在1997年初，残剑也创办起了他的第一个主页《残风舞剑》，正如他自己后来所回顾的：“起初是抱着‘玩’的心态办起来的，谁知一问世，便受到了朋友们的欢迎，其中有个收录网络文章的栏目更是受到好评，这使我倍受鼓舞……但说老实话，《残风舞剑》这个主页，还处于‘儿童团’的水平，缺乏清晰的立意，没有明确的方向，就好象一个初入江湖的毛头小子，在大侠们面前耍了几下三脚猫的功夫。”

办过个人主页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件十分有诱惑力的事儿，一旦进入角色，往往欲罢不能。但是，怎样才能把个人主页办得够档次，怎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访问量，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98年，残剑开始考虑改版，他平时比较喜欢看书，在网上也搜集了不少图书和网文。于是，参照早期一些图书站点的做法把它们分了类，建立了索引，最后送到了网络上，《书路》就这样诞生了，具体时间是1998年7月10日。

谁能想到，才短短一年时间，《书路》已经成了网络中的一颗新星，在各网站推出的个人网站排行榜上，《书路》的名次总是名列前茅，访问量也由每天3000人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天20000多人，对于爱好文学的网民来说，《书路》已是他们上网后必然要去的一个好景点。

更为难得的是，在网络版权法尚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国内大多数书库书屋好象比赛复制速度似的，竞相把各种图书往网上搬，而《书路》则更多地把眼光投向另一块文学领域——网人原创。这需要有独特的眼光，也需要有过人的魄力，网人原创还比较幼稚，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从短期效应的角度看，自然很难抵得上传统文学媒体那些图书的影响力，但是用长期观点来看，一个优秀的文学网站，和图书馆应该是有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残剑和他的《书路》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十分有益，也有着建设性的意义。

眼下网路上文学网站网页很多，而且还不断有新的文学网站网页加入进来，日益壮大着这支队伍。如何办好一个文学网站？如何把文学网站办得更更有特色？在这方面，残剑是个先行一步的成功者，他的一些想法、做法、体会和经验，能够给其他准备办文学网站网页的朋友们予某种启示。

吴：残剑先生你好。《书路》在网络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尤其是对于热爱、关心文学的网民来说，进入《黄金书屋》、《书路》这样一些网站，是他们经常要温习的“功课”。想请你谈谈该网站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个人主页发展到今天这般规模的。最好能从你创办第一个个人主页《残风舞剑》说起，谈谈你在办网站这方面的经历以及心路历程。

剑：《残风舞剑》是我的“丑小鸭”。它虽然很幼稚、也比较丑陋，但我对它的感情很深。我是依傍着它一步步进入网络的。想起刚设计《残风舞剑》的时候，我的经验还很贫乏。我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啃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请教了一个又一个大侠，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我的网页终于调试成功，传到网上，迎来

第一批访问者时，心中的那份激动、那种兴奋就不用提了。

那种感受，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初战的成功，激励了我的士气，坚定了我的信心，我想，我完全可以办一个有思想、有定位、有规模、有影响的网站。

我平时比较喜欢读书，而网上喜欢读书的朋友也很多，我平时也收集了一些电子版的书籍，于是我决意办一个图书网站。这样，《书路》就诞生了。办《书路》可以说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在办《书路》的过程中，我把握了这么几条：一是要有漂亮、简捷的主页页面，让人们看着赏心悦目，查着内容简单方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广泛听取网民意见，多次改版。二是要内容丰富。我的主页里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无所不包，而且只要是网民提出需要的，我都千方百计提供出来，这样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三是更新迅速。我几乎每天更新，节假日也不例外。四是要有自己的特点，网人原创作品，我这里是收集的比较多的。五是注意听取网民的意见。我每天处理大量访客发来的电子邮件，根据他们的建议改进工作。六是不断增加新内容。除了文学作品外，陆续增加了聊天室、虚拟社区，从而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从1998年7月《书路》问世，短短一年时间，日访问量已达2万余，超过了不少商业网站。《中华读书报》、《电脑报》、《网迷》等多家报刊也先后对《书路》进行过报道。在国内的个人主页排行榜，也名列前茅。

吴：眼下办文学网站网页的很多，作为一个“过来人”，你在这方面肯定有很多体会。文学网站不能等同于图书馆，这一点在不少办文学网站的朋友那儿也取得了共识，但是问题是，如何才能办出自己网站的特色？在网路上，有些书库书屋已注意到网站的特色问题，而且正付诸实践，已逐步形成了较鲜明的特色，有了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如《黄金书屋》丰富的藏书量，《万圣书库》高雅的学术品味，《棋琪书吧》清新典雅的风格，《榕树下》提倡的“生活、感受、随想”式原创网文，《大唐中文》大量的更新信息，《阳光书屋》温馨秀丽的气息，《原创动力文库》鼓励网人原创的作法等等，都有着各自独有的特色。

你的《书路》在提倡网人原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今已初步建立起了网人原创文库，有着鲜明的特色，而且也是颇有意义的。文学网站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吗？

剑：一个网站追求什么特色，与站长的个人风格有一定关系。我这个人，固然习惯按部就班的工作，但更喜欢接受挑战、追求新奇。追求丰富的藏书量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广大读者到你这里来，主要是为了读书。但是，如果大家都在这方面下功夫，就难免雷同。于是我就想，能不能象出版社那样，出版一些网人的原创作品。开始，我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作者是否信任你，在你这里发表作品，能否产生预期的社会影响。

二是有没有足够的作品可供发表。我首先在主页上刊登广告，欢迎作者来稿，并搜集了一些早期网站发表的作品，逐渐建立威信，并主动和网络作家交朋友，一些较有影响的网络原创作品开始问世了，并且逐步和一些网络知名作家成了朋友，如邢育森、宁财神、李寻欢等，并且对一些多产作家，我都给他们出了“合集”。随着网上原创作品影响的不断扩大，《书路》正逐步成为网上作家的沃土，成为网民阅读新鲜作品的精神乐园。

吴：请你谈谈你的个人爱好和兴趣。办网站要花费大量时间，这必然要牺牲掉你的一些爱好和兴趣，这方面你是怎么处理的？

剑：我的业余爱好是打篮球，对读书、听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这些爱好，至今我都尽可能的保留着，用它们来调剂我的生活。大家知道，办网站是很费神劳力的，特别是这个网站主要由我一个人办，其辛苦可想而知。从办网站以来，我基本上过着阴阳颠倒的日子，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好在我现在年轻，有的是精力，并且对 internet 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虽然我每天面对着麻木的电脑屏幕，不眠不休的敲打着键盘，这种场面不象谈恋爱、逛马路那么舒心写意，有时也不免产生枯燥之感，但是，我就是喜欢这种工作和工作方式，这可能是未来人的工作方式，我只是先行一步罢了：)

吴：网人原创是网络带给文学的一个新气象。没有网络之前，作者要发表文章，必须得到编辑的赏识，才有可能得以见天日。但是网络上发表文章是很容易的，这使很多喜欢文学的人有了一块用武之地。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网人原创还很幼稚，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不少优秀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网络写手加入进来，有可能在网路上形成一个比较繁荣的文学景观。

请你谈谈对网人原创的看法。另外，在《书路》里，你大量搜集整理了一些网人原创作品，对网络文学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网人原创这块园地的？到目前为止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还将会做些什么工作？

剑：关于网络原创作品的问题，主要的刚才已经说过了。要说关注网人原创作品，从《书路》创办伊始就开始了。主要作的工作，一是发掘网上作家。除了刚才谈到的邢育森、宁财神、李寻欢等知名网络作家外，现在又涌现了不少新人，他们为繁荣网上原创作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宣传作品。除了刊登作品外，对我认为比较优秀的作品，都要在网页的重要版面刊登宣传广告，并发表一些评论文章，力争扩大作品的影响。三是推动网络 and 传统媒体的溶合。由于多数传统媒体都上了网，我和不少传统媒体的网站都建立了联系。我经常接受一些传统媒体网站的咨询，向他们推荐、介绍他们采访网络作家，使他们对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有更多的了解，不仅使传统媒体上的作品能在网上发表，也使网络上的作品能够在传统媒体上刊登。

下一步，还是要继续在这几个方面下功夫。但是，由于我个人资历较浅，经验不多，文化修养也不够，在许多方面还不能令自己满意，更不能让网友的满意，还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吴：网络是个新生事物，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也是一种新的传播媒体，对此人们似乎还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个文学网站，除了收藏图书、搜集资料、整理网人原创作品等作用外，应该说还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比如出版行业，很多出版社依靠现有的组稿、发稿、印刷、发行等一套程序，时间会拖得过长，而且任何一家出版社，其编辑所涉足的范围毕竟也是有限的。而网络具有的快捷、方便、宽容等优势，可以从某一方面弥补出版社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在你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有的出版社也找你谈过合作意向，我认为文学网站在出版行业中如果能涉足的话，会对两方面产生互补，对双方都有益处。

当然，要做这个工作也是有很大难度的。在合适的时候，你是否还会在这方面做些有益的探索？另外，除国家正规出版社外，第二渠道的书商也是有很大能耐的，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同他们进行合作，也是涉足出版行业的一种方式。你有过这方面的想法和实践吗？今后是否有可能作

些尝试？

剑：我上边已经说到了推动网络与传统媒体溶合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下一步需要着力进行的主要问题，需要网络 and 传统媒体共同做出努力。这个工作做得好，能使网络 and 传统媒体都受益。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问题不仅网络方有强烈的愿望，传统媒体方面也很有积极性。在《书路》经营的过程中，有一些传统媒体，比如《电脑报》和几家出版社多次向我咨询网络作家的情况，了解网上文学发展的动态，探讨出版他们作品的可能性。有的出版社还通过我组织网络作家，完成他们的出版计划，已经合作完成了一篇30万字的作品。至于第二渠道的书商，目前还没有接触，这大概和他们绝大多数没有上网有关系吧！今后是否尝试，还需研究一下再说。

吴：目前的现状是，文学在网上是很难赚到钱的，办文学网站网页基本上是做“贴本生意”，贴时间、精力、金钱、感情……因此，很多个人网站网页办得好好的，忽然有一天就宣布停办了，这里头有各种原因，但经济上的原因恐怕是最主要的。

一些访问量大的文学网站，开始出现了商业广告，这对于文学网站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其实，从另一方面看，一个文学网站每天有几万访问量的话，有眼光的广告商如果不把广告做在这种网站上头，也是一个失策。）以网养网是目前一些有影响的文学网站采取的基本策略。请你说说你接收第一笔广告的情况，也说说你对“以网养网”的看法和体会。

剑：你这个问题挠到痒处了。办网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钱，买设备需要钱，购资料需要钱，昂贵的上网费和电话费更是一个不菲的数字。办网站如果没有收入，一天两天尚可维持，长期下去就难以为继。大家知道，我们的网站是公益性质的，是无偿服务完全免费的，正是这样的网站的大量存在，才促成了今天因特网的繁荣。但是，一个网站如果没有造血功能，它是不能够生存下去的。我的网站曾经一度几乎夭折，就是因为经费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亲是个开明派，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给我买了计算机，而且一贯支持我学习、掌握计算机知识，在不间断的系统升级中，也舍得投资。

但是，在我连续几个月鼓捣网络，每个月都要花去六、七百元的电话费时，我靠工资生活的父母也快要失去承受力了。正当我彷徨无措时，一个广告商来函商谈合作问题，虽然他给的价格极抵，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广告合作的成功，使我的网站终于能够生存下来。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尚不发达，有偿服务很难在网上推得开，多数网站，包括一些著名的商业网站，都在亏损运营，有限的广告收入，是唯一的经费来源。我国的互联网要有一个大发展，除了从业人员的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在政策上大力扶植。

吴：《书路》已走过了它最初的一段历程，今后的路还很长，我相信《书路》在网络中的路会越来越宽广。在采访的最后，想请你展望一下《书路》未来，也请你对经常访问书路的那些读者说几句话。

剑：《书路》已经完成了起步，走过了它最艰难的历程。现在能够自立于网站之林，确实值得庆幸。但是，正如您所说的，今后的路还很长，前面有鲜花掌声，也有激流险滩。《书路》要发展、要进步，仍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不断的开拓进取，网络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最后，我想用我命名《书路》时的两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谈话，那就是：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望与诸君共勉之。

网络：文学的双刃剑

吴过

网络这一媒体有其特殊性，对于爱好文学的网络写手来说，网络给了他们一个自由空间：没有编辑审稿，没有退稿，没有邮寄稿件的麻烦，只需点击一下信箱，你的稿子就能在网络中迅速传播。事实上，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这种特殊性，许多优秀的贴子在网上不径而走，在网人心中荡漾起阵阵涟漪，后来那些贴子被人标上了“网络原创文学”的标签，存放在各个文学网站、BBS和无数个人主页中，成为当代文学园地中的一个新品种。

网人原创文学崛起的时间太短，即使从网络在中国兴起时算起，也才三四年时间，何况网络刚刚兴起那阵，更多的网人沉浸在走进新天地的喜悦中，他们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更多地交给了聊天室、BBS，在那些日子，即使到了凌晨三四点钟，聊天室里依然充满了甜蜜的絮语，以及某一颗焦灼心灵的苦苦等候；而在砖头横飞的BBS站点，经常能见到智慧有趣的文字散布在一些贴子中，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那般耀眼，也许那已是网络文学的雏形。

网络文学发展到了今天，网上的网络写手日益增多，大量“网人原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已有不少网络写手从不自觉转变到了自觉，由当初的兴之所至偶尔写写，到现在的把网络写作当作一门正经事在做，这种自觉类型的网络写手多了，相信网人原创文学在质量上会出现一个飞跃（当然需要一些时间）。

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常在传统媒体中露面的作家——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以他们对新生事物特有的敏感，意识到网络对于文学的意义，也开始活跃在网路上，这些身影的出现，对网络文学的发展有着另一种积极的意义。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网络对于文学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给文学带来了自由、宽容，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懒于思考、一搥而蹴、鱼龙混杂、文字垃圾。正是由于网络方便、快捷、宽容等诸多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文化变成了速食文化、快餐文化，网人们随取随用，就像对待一块餐巾纸那样，用过了轻轻扔掉便是。

用“浩如烟海”一词形容网络中密集的信息量，一点也不算过份。以网为家的网络写手在网路上徜徉，往往会眼花缭乱，这个时候，要保持宁静的写作心态，并不那么容易——何况我们本来就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中那些看上去很迷人的诱惑，对于网络写手也许是个陷阱，随波逐流毕竟是件轻松的事儿，文学失去了特立独行的思考，很可能变成先生太太们的玩物，如果说网络是文学的双刃剑，其“快餐心态”便极有可能构成对文学的伤害。

阿根廷有位作家叫博尔赫斯，他后半生整天泡在图书馆，与书为伴，

在人类精神世界的迷宫中穿行徘徊，所接受的信息量是极其丰富的。但是这位大师没有在迷宫中迷失，而是展开他那神奇、怪诞的幻想的翅膀，在文学的天地间高高翱翔，他的身影是孤独的，可他那些来自内心的力量却是巨大的，博尔赫斯被称作“为作家写作的作家”，永远受人景仰。

英年早逝的中国作家王小波，是最早上网的那一批网虫中的一员，他在美国呆过，英文底子按说不错，网络中对写作者构成诱惑的那些东西，对他也会构成诱惑。但是王小波同样没有在网络中迷失，他把写作的标高定位在另一个高度上，从卡尔维诺、奥威尔、杜拉斯等文学大师身上吸取养分，默默写作。王小波没有追求一时的热闹，更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沿着“落满了蓝蜻蜓的花径”，走进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里构筑他自己的精神家园。

用博尔赫斯和王小波这样两把尺子来要求网络文学，显然过于苛刻，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写作此文并不是想拔苗助长，让所有网络写手都像博尔赫斯、王小波那样写作，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网络文学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参天大树和小花小草都应该有各自生存的空间，只要有真情实感，尽管娓娓道来，真诚的文字在网路上一定能找到知音，即使对于那些热衷于用假嗓子唱歌的写作者，网络往往也待以宽容。但是博尔赫斯、王小波这样两把尺子毕竟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提醒网络写手，在面对网络中那些喧哗与骚动时，请稍安勿躁，真正优秀的心血文字不是在随波逐流中所能产生的。

网络是博大的，当你打开电脑，连接上网，你面对的就只是一个几乎等于无穷大的世界。对于想有所作为的网络写手来说，网络会给他带来自由，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同样也得提防这把双刃剑可能带来的伤害。也许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分，万籁俱寂，你想起身边一个个生命的来龙去脉，独自面对灵魂中的一声声叩问，才会猛地惊醒。

邢育森与网侠小说

吴过

网络写手邢育森忽出新招，发了一个帖子，说要写网侠小说，接下来没多久，就见到了他的网侠系列之一之二。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在我所读到的邢育森的网络作品中，大多数文字充满了青春的欲望和苦闷，从他每次近乎急切的叙述语言中，能感受到他对网络生活和现实生活都有太多的话要说，在他的写作仓库中，理应有大量写不完的网络故事和现实故事才是，这样的一个网络写手，怎么忽然间弄起了网侠小说来？

除了意外之外，我心里也有惊喜，网络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大众化，谁的文字能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谁就可能领先一步。在这方面，台湾网络作家痞子蔡是个例子，因为有《第一次亲密接触》，率先抢占了制高点，于是就率先有了话语权，众所周知，对一个网络写手来说，有话语权就意味着有了写作上更多的自由，接下来可以

往前探索得更远。

当然，写作类似于马拉松，不是抢占一两个山头就能了事的。邢育森要写网侠，宣言发出去了，作品能跟得上吗？带着三分疑惑和七分期待，我静下心来读了他的《写在网侠系列小说之前》、“网侠系列之一、之二”（即《花生、豆豉鱼、凉啤酒》和《北京香片、失落的城堡、敲门声》），读过后感觉是，邢育森在一些关键之处抓到了点子上，看上去像随意之作，实则是备而来，为写网侠小说，邢育森是认真思考和准备过的。

在《写在网侠系列小说之前》中，邢育森写道：“侠义犹在，只不过换作了我们更熟悉和习惯的网络空间。因为英雄犹在，浪漫仍存。只不过这些传奇人物和精彩故事，换了出场和表演的场景和环境而已。”这话是邢育森写作网侠小说的开场白，同样也可以看作阅读网侠系列的一把钥匙。

小说从一个叫奔三的网人开始，奔三，一个目光如电似闪的年轻人，天天傍晚到老孙头的烟酒杂店里买三样东西：花生、豆豉鱼、凉啤酒。这三样东西是他这些天每顿重复的晚饭，一连吃了 13 天，奔三的眼睛都已经快绿了。吃过之后，一脚把啤酒瓶狠狠踢到墙角，然后开始上网，在“午夜微风”聊天室，有另外两个人正等着他，一个叫豆豉鱼，一个叫凉啤酒，奔三网名是晚餐中那三样东西里的最后一样——花生。这是三个诡秘难测的网上高手，他们的对手，是全网络黑客闻名色变的数一数二的大人物：霍志龙、紫胖子和花惊天。这么一些网络高手，各有不同的来历和背景，在网路上展开了一场正与邪的大搏杀，邢育森的网侠小说就这样徐徐拉开帷幕，吸引着读者往下看。

文字是明快的，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这是所有好小说的共同特点，邢育森的网侠小说也不例外，网侠小说的主要读者对象是网络中人，因此明快简洁的特点就显得更加宝贵。比如写“凉啤酒”在电脑键盘上敲字的那段文字：“你见过指法熟练到了极点的高手吗？……这样的高手实在太多了。可是，你见过左手端了一杯热茶正稳稳地若无其事地送到嘴边、右手在键盘上准确轻盈的敲击着输入着泰然自若地在网上聊天的景象吗？”确实是高手中的高手，对于任何一个网人来说，读到这种文字都将会心一笑。

有时候是会心一笑，有时候又会是惊诧，还是举“凉啤酒”为例，这么一位在网上驰骋风云的人，这么一位手段毒辣、技术高明、身份神秘、好象知道很多事情的“凉啤酒”，竟然是个年轻的涂指甲油的美丽女子。读到此处，真能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邢育森的网侠小说才开了个头，往下继续发展，不知会引出什么样惊心动魄的人物，也不知会引出什么样曲折动人的故事。

网络是最宽容的，也是最鼓励创新的。网络文学尚处在发展初期，网侠小说更是头一次由邢育森提出，而且动笔开始试验，仅就这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值得为之鼓掌。当然，网侠小说系列的写作才刚刚开始，某些方面仍有商榷之处，如小说中在对电脑以及网络技术的描写上，似乎应尽量省略，小说毕竟不是科普读物。另外在情节的处理上，也得考虑现代网络人的阅读习惯，以快节奏来展开波澜壮阔的网络场景。

创作是永无止境的，就拿网侠小说的蓝本武侠小说来说，有了金庸后，人们认为到了尽头，后来却出了个古龙；古龙的出现同样使人们认为到了尽头，再后来又有了黄易。

何况网侠小说才刚刚开始，在某个 BBS 站的一份贴子中，网友们开玩

笑地说让邢育森为网侠申请专利，邢育森大度地说，不要专利，倒希望更加的人能加入到网侠小说的写作中，也许网侠小说这一品种会在网络中闯出个全新的天地，也未可知，毕竟现在才是开始，预言它的未来是不明智的，但我仍然衷心祝愿网侠小说能有无限美好的前途。

网上有间“黄金书屋”

——网路访 youth
吴过

没上网之前，就听说网上有间黄金书屋，后来上网了，买了本《全中文网址》按图索骥，进入“黄金书屋”网站，果然被其让人眼花缭乱的丰富藏书内容吸引住了。在书价飞涨、国内大多数图书馆形同虚设、爱书人难读到好书的背景下，上网读书虽说有些费金钱和眼力，但毕竟有书可读，而且各种不同类型的读者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确实是个好去处，于是将黄金书屋网站收进收藏夹中，以便于经常访问。

随着网龄的增长，到黄金书屋的次数多了，对这个网站的了解也逐渐增加。如今的黄金书屋，已是一家在网路上很有影响的文学网站，在个人网站排行榜上，黄金书屋的访问量始终排列榜首，曾获中文热讯 98 个人主页 10 大头衔最佳人气奖，曾被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个人站点，在 98 个人主页大赛，黄金书屋荣获亚军……总之，名声显赫是不言而喻的。该网站站长 youth 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将黄金书屋做成网上最成功的中文书库”，这确实是个大胆而诱惑人的设想，从目前的效果看，这一愿望完全可望实现，而且眼下已初现端倪。

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黄金书屋只是民间性质的个人网站，凭个人的力量做到今天这个样子，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上网后，认识了不少热心办个人网页的网友，他们身上所焕发出的能量常常使我惊叹不已。有个网友，在一家银行当保安，收入只有三百多元，却省吃减用，几乎把所有收入都投资到网页建设上，每天上网时间超过十小时，做出的网页美观漂亮，内容丰富，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地电信局官办的网站，而电信局那家网站拿工资的人就有十几个。像这样的例子在网上已不见少，一批热爱网络的年轻的身影活路在网路上，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为网络文化建设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而黄金书屋，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成功的代表。当然，也是一个优秀的代表。

吴：youth 先生，你好。黄金书屋如今已是网络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中文网站，作为该网站的创办人和维护人，回顾一下当初创办时的情况，一定会有许多不同寻常的感受，酸甜苦辣咸，应该说是五味俱全吧。想请你谈谈当初怎样想到要创办这么个文学网站的？创办该网站的起因、过程以及在创办网站中对你影响最深的人和事，也就是说简单回顾一下黄金书屋在网上所走过路，这将会对现在、将来准备办个人网站网页的朋友以有益的启迪。

youth：就时间而言，我也许算是一个比较老的网虫了，96 年初开始接

触 INTERNET，那时国内的中文信息真是极度匮乏，一旦上网，那就直奔国外而去了。当时读取国外信息还不得不忍受每秒几百甚至几十字节的传输速度，虽然如此，却还是每每为在一个全新的信息海洋中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而兴奋不已，从此就与互联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7 年开始为香港子才资讯有限公司建立子才健康网，终于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上网机会，可以尽情遨游网络了，遇见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下载回来再说，突然之间我就发现自己 2G 的硬盘真是太小了，当然其中也充满了网上找到的大量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

当时我上网去下载书籍的地方都在国外，如“新语丝”、“太阳升”等，速度通常都较慢，而国内却还没有一个稍有规模的书屋站点，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在国内建一个这样的网上书屋呢？自此开始在业余时间有目的的收集网上的书籍，经过自己的整理，并于 1998 年 5 月份在湛江碧海银沙申请了免费空间，将收集整理好的书籍送到了网上，根据“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俗语，取名为“黄金书屋”。没想到“黄金书屋”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极大欢迎，第一个月的日均访问量就达到了三千人，第二个月增加到六千，并一直呈快速上升的趋势。

1998 年 8 月，因东南亚金融风暴，香港子才公司决定中止子才健康网的建设，这对我而言无疑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没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而此时“黄金书屋”的日访问量已超过了 1 万人，是另寻工作还是专业建设“黄金书屋”？幸运的是当时我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使我决心全力投入“黄金书屋”的建设中，虽然还看不到直接的收益，但一旦认定了这是一个前途无限的行业，也就义无反顾一往直前了。

吴：你的兴趣的业余爱好？网民都知道，办个网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个人办网站，其巨大的工作量有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仅网站维护中的“每日更新”一项，就需要每天上网工作几个小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付出一般是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回报的，因此这种牺牲精神就更显得可贵。为了办好网站，就得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兴趣和爱好，你是如何处理这个关系的？

youth：既然是做网上书屋的，想当然的爱好必然有电脑和读书，确实如此。当初选择做网上书屋，想当然的以为均能在工作的同时满足自己的这两样爱好，但随着工作的进行和文学网站的不断涌现，才发现想在工作的同时满足业余爱好无异是痴人说梦了。

每天上网查看兄弟网站的更新内容，然后是整理。当然每天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扫描校对自己独家推出的书籍了。在目前状况下，处理工作和业余兴趣爱好的关系就只能有一个结果：工作第一了。自己也常常在想：什么时候能有时间真正静下心来学习一些新的电脑技术，多读读自己喜欢的书，真是一大乐事。当然，看到访问人数的不断增加，网友来信的赞扬和支持，觉得自己的牺牲也完全值了。

吴：现在网路上文学网站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呈越来越多的趋势。文学网站的增多，对读者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对办文学网站的朋友来说，竞争则会更加激烈。

那么，一个文学网站最终是否能赢得大量读者，除了收藏的图书数量、品种等因素外，富有特色恐怕也是争夺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你认为黄金书屋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今后还会有些什么样的特色？你将会为把黄金书

屋办得更更有特色做些什么工作？

youth：黄金书屋的特色？实在是没有太多值得一说的东西，实在要找，我想也许有以下几点吧：一是网上有的书籍我们都尽可能找来，在内容上做到网上有的我们都有。二是我们下载来的书籍大部分经过自己的整理，尽量提供正确的书籍给广大网友。三是建立多个镜像站点，在每个站点都提供完整的内容，使各地的网友能就近选择速度最快的站点，节省大家的时间（也就是金钱喔！）。四是大量自己扫描独家推出的书籍，以使与众不同。

当然书屋目前还做得很不够，比如网上原创作品的比重还不够，在书评的重视度上也不够，下一步在这方面会加强工作。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设想将逐步进行，具体的步骤就不再此细说，请大家多多观察我们网站的变化，并对我们的改变多提意见。

吴：网人原创已在网络中悄然兴起，大批网络写手的身影从聊天室、BBS站转移到了书屋、书库，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网络写手行列的网人会越来越多。与之相适应的是，也有不少文学网站办起了“网人原创”专栏，比如在你的黄金书屋中，就有一块园地是专属于网人原创的。想请你说说对网人原创的看法，作为一名颇具影响的文学网站的站长，你对网人原创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

youth：上面我已经说过，我们在原创作品的重视以前是不够的，今后在这方面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我认为网人原创作品才真正是网络文学（包括网上文学网站）的生命和原动力所在，当网络普及到一定程度后，网络文学必将能同传统文学一较雌雄，必将在此产生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当然，就目前而言，同传统媒体的作品相比，网人原创作品还不够成熟，在总体水平上也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网络的出现给大量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机会，也就不会出现优秀作品埋没于平庸编辑之手的情况。同时我们期望能够出现一批网络文学的评论家，更进一步促进网络文学的健康和快速发展。

目前网人原创大多是一些随笔和散文之类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批作者埋头苦干，写出一批有分量的大作，到那时网络作品和传统媒体作品当可并驾齐驱。

吴：前面说过很多网友办网站的热情和积极性，这当然是十分可贵的，也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但如果把网站网页建设不只是仅仅当作业余爱好、而是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那么光凭热情和积极性肯定是不够的。事实上，很多当初痴迷于办网站网页的朋友，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不得不打退堂鼓，这可以说从另一方面给办网站的朋友们提供了例子。

尽管办文学网站在目前的网络中难于盈利，但是如果能有部分广告收入作补贴，以网养网，对网站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好处的。由于你的辛勤工作和努力，黄金书屋有了很大的影响，在网络中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因此，在网站广告这方面，你已走出了可喜的一步。那么请问你接纳的第一笔广告业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你给我的信中多次谈到，你现在在深圳，边负责黄金书屋的日常维护边弄点广告收入，以维持网站的正常运行。如果方便的话，能否谈谈你在深圳的一些情况？

youth：现在我们在大多数个人网站上都能发现广告的踪迹，但却很少听说哪个网站靠此有了盈利，因而对广告的问题总是不太愿意说。收到的钱不多，却担了一个靠网络赚钱的名，是不是有一点“没吃到羊肉却惹了一身

臊”的味道呢？但有总比没有好，因而大家也只有如此继续做下去了，也许心里都抱有这样一个梦想吧：“也许有一天，就会……”，也正是因为这个梦想在支撑我们忍受着高昂的上网费和超负荷的工作量日复一日的努力着。

黄金书屋第一笔收到的广告费也是在今年初了，目前每个月都有一些固定的广告费收入，当然相对于支出而言还是时时有捉襟见肘之感，而且每增加一点收入，就想着把更多的设想付诸实施。目前我在深圳，没有其它的工作，专职进行黄金书屋的建设维护，很满意深圳的自然环境和网络通讯状况，估计近期内不会在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上有多大的改变。

吴：由于网络具有快捷、方便等优势，有很多事在网上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请问一下你关于黄金书屋今后发展的一些设想？比如说，将来有没有可能涉足网络售书、同出版社合作编辑图书等方面的事宜？换言之，请你展望一下黄金书屋的未来。

youth：黄金书屋目前还是作为个人站点的性质在进行运作，个人站点在财力和精力上的不足都会对其快速发展形成相当的阻碍，你说的“有很多事在网上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很同意，但对此我却只能感到极大的压力，即如果我们不再发展或发展速度放慢，那么很可能被后来居上的网站而取代。因而我想黄金书屋未来的路一定是同某个（或某些）有一定实力的单位进行合作，给予我们在人力和财力上的支持，同时扩充黄金书屋的内容范围，满足网友多方面的要求。至于是否涉足网络售书等方面的事宜，我想跟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有比较大的关系，但我想这都应该是我们考虑范围内的事，因为国外一个比较成功的站点 MP3.COM，在免费提供 MP3 音乐的同时，也售卖正版的音乐 CD 碟，据说效果还相当不错，这也给了我们不少的启迪，因为两者之间具有太明显的共性了。至于未来，我现在还没时间去多想，总感觉自己是走在一条布满鲜花和荆棘的路上，总想着希望会在明天。

桀骜不驯的美丽

——网路访安妮宝贝

吴过

同安妮宝贝相遇是在网路上一个 BBS 站点里。那是个有点偏僻的小站点，虽说来的客人不多，品味却不算太俗，我给这个站点取了个散漫的名字叫“自由村”，我这个斑竹，级别相当于一个村长吧。有一天，村子里新来了个客人，贴了几份帖子，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那篇《杀》，其瑰丽诡谲的文字以及掩饰在文字下的桀骜不驯的美丽，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网路上经常读到这样那样的文字，能如此让人心动的却不多见，而且遣词造句十分准确，连标点符号也很少出错，看来这是位训练有素的客人。

后来安妮宝贝来“自由村”的次数多了，彼此间渐渐熟悉起来，我曾经戏称她为“坛花”，因为她的每次到来，都会在 BBS 论坛激起一些波澜，不少网友是安妮宝贝的忠实读者，有的甚至多次向她献花，总之，安妮宝贝在“自由村”是个很受欢迎的人。随着她来 BBS 站点的次数增多，我读到她

作品的机会也逐渐增多，几乎每次读到她的文字，都能被她笔端流露出的那种特殊魅力感染，我常常想，在网络写手中，安妮宝贝是个不多见的异数。

我这样说，是出自以下认识：以安妮宝贝现在这种文字功底和笔力，完全可以踞身于当今走红的“新生代作家”行列而决不会逊色，何况众所周知，中国文坛有个很好玩的说法，女孩子能写点文字就是作家，能写点文字且能发表，就是知名作家。这样的说法有点揶揄味道，但不幸也有许多真实的成份，那么我想，安妮宝贝至今仍不是“新生代作家”一分子，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机会还没来得及光顾到她头上，另一是她不愿意去凑那份热闹，这两个原因中，我更希望会是后者。

说安妮宝贝是网络写手中的异数，另一层意思是，她所走的写作路子有些别致，和大多数网络写手常常以网恋开始自己写作生涯的写作历程不尽相同。她的写作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写作，看上去和网络似乎沾不上边，但是仔细一想，又处处和网络沾着边，因为网络改变了她的生活，使她常常在深夜两三点钟披衣而坐，伏在电脑前敲打键盘，向另一个虚拟世界倾诉自己的内心。同时，网络也使安妮宝贝拥有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文学天地。

应该说安妮宝贝一直是倾心文学的，这一点从她的一些文字中也能看出，比如在《重读杜拉斯》中关于川端康成的议论：“我觉得他的文字应该有一种冷寂的艳丽，可是每次在书店翻到他的作品，心里总是失望。很久以前看他的那篇《古都》，印象很深是那段描写两姐妹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夜晚，清晨的时候面对着分离。一段短短的景色描写，是清晨下起来的细细的雪花。看的时候，自己先把那段翻过来的中文改了一下，里面的意境，能体会的心，已经跨越了单纯的文字。”这篇随笔中，她还提到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情人》的两个不同版本，一个版本自然是王小波曾极力推崇过的王道乾的译文，行文宛若起伏的波涛，连绵不绝地朝读者的灵魂深处打来，“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王小波语）。另一个版本是安妮宝贝所偏爱的纪应夫的译文，书名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用安妮宝贝的说法：“简单，直接，有着钝重激烈的冲击力。视觉和想象都有，让人沉沦。”对一部作品两种不同的版本能有如此精到的评判，更使人相信安妮宝贝此前对文学的热爱远不是一天两天。

同安妮宝贝慢慢熟悉了之后，我提出了在网路上采访她的想法，安妮宝贝答应了，下一封伊妹儿，我要她提供相关的一些资料，她的回答是：我的背景情况，对于网络写手来说，也许这是应该隐去的。因为本身就是在一个虚拟的背景里面。但是安妮可以真诚而有所保留地回答吴过。

网络中人一个惯常的做法是“假语村言”，隐去现实生活中那一个“我”，让自己笼罩在一团神秘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安妮宝贝还是个女孩子，我便不再多问，只知道她“性格低调，有时我行我素，也足够放肆。喜欢棉布的温暖纯粹，爱尔兰音乐的烂漫忧郁，还有黑暗中所有绮丽诡异的思想。做过的职业：金融，编辑，广告。但很多时候，感觉是个无业游民，不知道追寻的生活会在何处……”（安妮宝贝“自供状”，见《榕树下》网站“星光灿烂”）。好在这篇网路访谈注重的是她写作的心路历程，于是我抽出时间，认真读了安妮宝贝的几乎全部作品，随后开始了网路上的采访。

吴：安妮宝贝你好。你曾经说：“简洁的文字里有伤花怒放，这些是安妮推崇的方式。”在谈到杜拉斯时你又说：“文字在杜拉斯的笔下，自由飘忽……相同的是一种绝望的张力，始终紧紧地绷在那里，无法松懈的阴郁和

悲凉。”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其实这话用来说你的写作，也很合适。在你的作品中，普通的汉字像被一支神奇的魔杖点化过似的，透着凄婉，透着迷人的诡异，透着让人心动的美——那美给人的感觉有些颓败。

不知为什么，读你的那些文字，我老是想到福克纳的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想到小说中放置在那个女人枕头边的玫瑰花，也许文字中有某种类似的气味让人联想吧。

从你的文字中我揣摩，这是一个情调典雅的女孩子。从年龄上看还比较年轻，但从心理年龄上看，却有饱经沧桑的苍凉感，“从16岁起就不相信任何诺言”。如果让我谈一下读你文章的“读后感”，我觉得你那些文字留给人的印象，像是走进了一个没落贵族遗弃在树林深处的城堡里，目光所触到的全都是壁炉、银烛台、钢琴、红地毯等一类东西，我曾经猜想你是在一种优雅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

但是我最近读到你的一篇文章《呼吸》，作品里的女孩是属于家庭复杂、放纵不羁的类型，有受过创伤的童年情结，在这二者之间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你的自述还是我的直觉。

在你方便的前提下，想请你谈谈你个人成长的经历，以及你成长过程中在文学方面所做的准备。换句话说，请谈谈你正式进入写作之前那些日子的心路历程。

安：写完《交换》的时候，网上的朋友说这篇文章让他们想起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我没有看过这本书。福克纳也没有看过。我不喜欢中译本。这个在《重读杜拉斯》里面谈过。“因为不喜欢中文译者的某些风格。觉得翻译过后的文字，象隔在玻璃后面的花朵，闻不到它在风中轻轻飘散的气息。独特的。无法被视觉涵盖。”

杜拉斯不一样。她用她的个性写作。没有人可以抹淡她文字里面的绝望。你只能跟着她走。

基本上选择写字的女人，性格里面都有孤独的成分。写字是不见天日的事情，纯粹用你的思想完成。很多朋友都曾写信问我，写的是否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说过这是“我自己玩的一个文字游戏。有幻想和往事。却没有结局”。但写出来的作品基本能反映作者本身对事物的各种观念。所以我在《七年》里面写到：“很多时候，会考虑死亡，宿命或者无常”。

我觉得这些和经历没有关系。是思想连接我自己和身边一切事物的关系。然后把它们写入我的文字。

关于个人成长的经历，我现在不常想以前的事情。我觉得时光是一条河流，不断带走依附在我们身上的生命。留下的痕迹是很淡薄的。所以我们可以不断重新开始。小时候父母长年在外工作，家里的保姆常常换人。童年的时候我得负担一些成人的情绪。例如对孤独和分离的忍耐。这样的孩子容易变的颓废和不羁。

但是我选择了阅读。看了很多的书。对文字我有天性的敏锐和吸收力。从诗词到剧本，从古典到现代。基本功扎实。

写字能保持灵魂的清澈和自由。所以我觉得对生活的沉沦，因为旁观而没有了陷入。

这样就很好。

吴：接下来还想问一个与你的经历有关的问题。你的文字中有种无形的张力，总让人神经绷得紧紧的，有点喘不过气来。这一点在你的早期作品

《最后约期》中就已初现端倪，这篇作品写一个女孩子的感情经历，比如写到她的学生时代：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站在那里，孤僻地一声不吭。长长的黑发遮住她的小脸，她的个人秘密全装在那个纸盒子里。

一次上自习课，大家安静地做作业，突然有一只蝴蝶从纸盒中飞出来，在教室里盘旋，接着两只，三只，很快教室飞满了斑斓的彩色蝴蝶。孩子们一下子就闹起来，笑声叫声不断，争着去扑打……这样的描写并不像我们常常看到的“儿童文学”那么简单。这篇作品中还有个让人难忘的场景：男孩带着女孩到了一个山坡下，他们发现了那片墓地，一块块冰冷的墓碑竖立在夜雾中，突然让男孩有点恐惧。女孩子却在墓地里走来走去，白裙子象蝴蝶的翅膀无声地掠过，一边还轻声地念墓碑上的字。“我喜欢这里。”她看着他，眼睛明亮得让男孩不安。

灵魂的孤寂一直跟着你笔下的那些人物，像一团散不去的雾，哪怕你笔下的人物还是个小孩子。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是需要一定的艺术底蕴的，而这个底蕴肯定不会从天而降，应该是生命的种种经历积淀所致。你说你做过的职业有金融、编辑、广告，做那些工作很热闹，常常会在热闹中丢失充满灵性的细微感悟，那么请问，你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文学写作的？你从一开始就是在网络上进行文学写作吗？

安：《七年》里面有一段对蓝的描写。“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她。瘦瘦的，旧的白棉裙子。

光着脚穿一双球鞋。在女孩子们里面，她的外表不算出众。可是她的独立和古怪让人无所适从。一双明亮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没有任何犹豫。”后来有网上朋友问我，为什么我的每篇小说里面，人物名字都只有安（或者蓝），林，乔这么几个。而且女孩一律都穿白棉布裙。我想这是我和人群之间保持的一种距离。也是和现实的喧嚣划分的寂静的界限。我有我自己的世界。

这样的心情，一直都有。虽然我一直过着很现实的生活。专业学的是经济，后来做的是金融。工作很优越，但不能发挥我的优势。我知道我得朝编辑和广告的方向发展。

网络的生涯很适合我的性格。某些模糊神秘不确定的东西。却激发最自由的想象力。

买来电脑就是为了上网。我觉得自己的文字是独特的，但现在的传统媒介不够自由和个性化，受正统的导向压制太多。就象一个网友对我说的，我的那些狂野抑郁的中文小说如果没有网络，他就无法看到。

我的起步比较晚，但从发的第一篇帖子开始，我知道我会拥有读者。在网上不同的 BBS 论坛之间游荡。有过许多印象深刻的朋友。都是因为文字而结下的情缘。《一个夜晚》、《最后约期》等早期的作品受到过很多争议。后来我就只管写，而不回复任何关于我文章的评论。

写给相通的灵魂看。彼此阅读和安慰。就是如此。

吴：《暖暖》是你个人比较满意的一篇小说，同你早期的文字相比，《暖暖》确实成熟了许多。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孩子始终难于找到灵魂归宿的那种飘泊感，并不是没有男人爱她，也并不是她不爱那几个男人，只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另类，是属于永远飘泊那一类型的，她的孤寂感才会如此深重。“林”需要的是个长头发的传统女性，典雅温柔，能一辈子牵绊他的灵魂，他希望她是，可她却背着“林”同另一个叫“城”的男子相爱，直到后来她

有了“城”的孩子，曾一度想回到“城”的身边，最终命运的鬼使神差，她却嫁给了一个40岁的非常普通的中年男人。

这篇小说中写了多角恋情关系，情节和人物关系都有些错综复杂，但你在处理时文笔冷静，叙述得不动声色，似乎你也同你笔下的人物一样，有些累了，渴望一种单纯宁静的生活。如果把这篇小说划为言情小说的话，我认为是篇很够水准的言情小说。在这方面，我知道你对“言情小说”的提法并没有什么偏见，你曾说过你喜欢亦舒，事实上如今人们很推崇的张爱玲，也是喜欢社会言情故事的，她还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传奇》。想请你谈谈你所喜爱的作家，以及他们对你走上文学之路的影响，也谈谈你对文学的一些想法。

安：应该说我现在比较满意的小说是《告别薇安》。《暖暖》在那个阶段是属于比较好的作品。后来有很多朋友写信给我，说我骗走了不少眼泪。其它如《七年》、《交换》，也是这样。因为有无望的深情和坚持在里面。“她在黑暗中伸手抚摸自己的皮肤，丝缎一样光滑冰凉的皮肤。因为绝望而象花瓣一样地干涸着。她终于习惯倾听它们在寂静中发出的声音。咯咯的断裂的声音，无声地扭曲中。林说，你是这样美丽的女子。林的眼光无限宛转。林的气息终于逐渐淡泊。留下支离破碎的残局。他和她面对。”这种样式是我常有的手法。我喜欢简单干脆的构句。有朋友说我的文字会前言不搭后语，非常飘忽。我想情绪化的文字是用情绪来阅读的。体会也更深刻。

在这方面，杜拉斯很好。亦舒也是如此。我喜欢她们，是因为在文字上彼此相象。

就象一个漂亮女孩喜欢看另一个漂亮女孩。另外还有苏童华丽而颓靡的想象力，以及李碧华的犀利清冷。张爱玲的苍凉是插在心脏上的一把刀。轻轻一转都会疼。现在书店里好看的书已经不多了。但喜欢的作家，却可以用文字相伴一生。而不管他们是否在世。

对文学我没有太多想法。这是隐藏在血液里的激情和天赋。梵高能画出的迷离艳丽的鸢尾，我相信他是用直觉和思想在工作。而一个中文系研究生却有可能写出一些平淡刻板的文字来。当然这是相对的个人想法。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文学，不够个性和自由。也许是传统媒介给的空间太小，束缚太多。

我喜欢一些描写人性的作品。文学和很多艺术都有联系。音乐，绘画，电影等等。

我写的《告别薇安》，本来是想和网上一个朋友合作一个剧本的。有人性的脆弱和温暖在里面，就会有许多感情的共鸣。

我不觉得文学就一定要和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文学首先应该是人性的反映。所以有些朋友说我的文字，是强迫别人去面对一些他们不想面对的东西。我想也许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小块柔软疼痛的伤疤。那里有清澈的眼泪和遗忘中的时光。

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麻木呢。

吴：从你的文字中能感受到你是个很讲究情调的女孩子，“如果是独自一人，最想陪在身边的是香水。常常做的事情，是在手腕上轻轻地抹上一点，然后在休息的间歇，悄悄地闻它。这是很纯粹的私人的感受。喜欢那种带着点诡异的清香。不应该太单纯。伤感，野性，颓废，优雅，混杂在一起。”（《暗香》）再比如听王菲唱歌，“看过她演唱会的VCD，眼睛下面粘着两行碎钻拼

成的眼泪，是我喜欢的。很多时候，她的脸上是一种自我的表情，带一点点孤寂。”（《风中樱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了。

想问你一个比较个人化的问题：你的兴趣和爱好？

安：在《南方八月》里面，我写过自己喜欢的衣服。“买的那件棉织的开襟上衣，旧旧的玫瑰红。是自己喜欢的。想着可以配一条小碎花的棉布裙子穿。麻编的球鞋。涂一点点淡粉色的胭脂。在火车的卧铺上，把它整夜地盖在腿上。还能闻到棉的淡然清香。想着我还能为你流浪多久。为你美丽多久。”对物质我是敏感的人，对它有节制的好奇心。就好象爱兰说我的，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一些琐碎而美丽的东西。提醒自己一些温暖的细节。”我喜欢物质的风情万种。

平时是个很低调的人。偶尔会有喜欢冒险刺激的劣根性。

做过最多的事情是阅读，旅行，上网和写字。另外就是睡觉。

也喜欢泡吧，因为有很多陌生人。可以在阴暗中安静地观察和想象他们。

有时看过去，是懒洋洋的散淡的人。但有时候会突然很锐利。象一只猫一样。

吴：你的小说《杀》中有一种残酷的美，尤其是这几段文字：“他压住她的手臂，把点燃的烟头摁在她的背上，听她发出猫一样的尖叫。这是一个他喜欢的游戏。”“当他把冰凉的红酒倾倒在她的皮肤上，酒精灼痛她溃烂的伤口。她只是无法容忍他把她独自留在黑暗之中。”这种动人心魄的爱也许有些畸形变态，但文字中那种对爱的绝望之情，又不能让人轻易采取嘲笑的态度。那个女孩子憎恨男人一次次把她遗失在黑暗里，她举起手中的扳手，给了他以致命的一击。

在你的作品中，那些人物对爱自有他们的观念，他们爱得自私，爱得绝望，爱得惊心动魄，让人叹息和怜悯。爱与死永远是文学的两大主题，想请你谈谈你怎样看待这两大主题的。

安：我喜欢描写死亡。我觉得死亡是最真实的东西。我们的生命一直与死亡如影相随。

没有人能够摆脱。死是大解脱。也是唯一的结局。很多事情，你这点想清楚了，才能放手去做。

我写到过很多的杀戮和死亡，《下坠》中的那一段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这是她生命里一次快乐的下坠。在漆黑的夜色中看见下面的灿烂霓虹和涌动人群。很象她童年时沉溺过的万花筒。摇一摇，就会有无法预料的安排出现。她从小就是个好奇的孩子。她的暗红色雪纺裙子在疾速的烈风中象花一样盛开。赤裸的双足感觉到露水的清凉。有一刻她的手试图抓住什么东西。但在无声地滑落中，她终于接受了手里的空虚”

我觉得死亡是诡异美丽的另一个开始。我们无法了解。但被它掌控。在《疼》和《杀》里面，感觉更为冷酷。

爱情是我每一篇小说的线索。因为爱情是人性里最空洞美丽的一部分。在《七年》里面，我写过它的脆弱：“如果没有她，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地生活。时间会治疗一切伤口。那么她也会被时间淹没。他摊开手心，看着它，然后又慢慢地把它握起来。他想，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是这手心里空洞的寂静的东西吗？”

在《暖暖》里面，写它的荒凉：“她感觉到内心的沉寂。所有的往事都

沉淀下来。

偶尔的失眠的夜里，会看见城的脸，在地铁车站的最后一面，他搁着玻璃门对她挥了挥手，然后地铁呼啸着离去。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明亮的灯光。苍白地照在失血的心上。

她独自在那里泪流满面。”

《告别薇安》里面的冷漠：“但是为什么要了解呢。她笑。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

在文字里反映了我所有的思想。我觉得爱情的实质，其实是一剂麻药。带来暂时的幻觉和麻醉。因为寂寞。因为疼痛。最后却带来更多的寂寞，更多的疼痛。

我不相信爱情。虽然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恋爱。虽然我觉得男人比女人可爱。虽然我觉得我是有能力爱得狂野不羁的人。但是看它的眼光已经变得冷酷。剩下的就是用理想主义的悲凉和激情重复而不厌倦地写它。就如爱兰说的，坚持着我对爱情的理想。

在现实中我觉得如果有两个人能平静地相守一生，给彼此温暖的照顾，比什么都好。

激烈的感情容易崩溃。感情的漂泊到最后会让自己很冷酷。所以建议女孩子不要太早就恋爱。

吴：《告别薇安》是你目前作品中唯一写到网络情缘的小说，就是写网络情缘，你也并没有依据现存的套路，从网上亲密接触到现实生活中亲密接触，然后流点伤感的眼泪，让少男少女们跟着恸哭一场。网络只是媒介，男女主角是在聊天室认识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会见面，聊天室中有段对话能说明一切：“如果明天就是末日，你会和我见面吗？”“不会。”“为什么？”“感觉我们也许每天都在擦肩而过或许一生都不会谋面。让世界保持它一些神秘的方式。而且成人的游戏我们需要规则。”他们注定了永远只是灵魂上的朋友。即使后来男主角遇上了麻烦，另一个深爱着他的女同事乔因他而殉情自杀，他感到最孤独无助时，想同薇安在现实生活中见一面，仍然没能如愿。这样的网络情缘远远超出了眼下网络中常见到的亲密接触，笔触已开始伸向人物的内心。

眼下网络文学的创作开始红火起来，网络写手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沉寂和埋头写作之后，渐渐进入到一个小小的收获期，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使网络写手队伍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写作力量。你对网络文学的现状怎么看？另外也想请你谈谈对网恋的一些看法。

安：我在网上一直低调，除了写字很少和别人沟通。也很少看，因为觉得能看的东西太少。网上很多帖子给人的感觉是初中生作文，也许是我的眼光比较挑剔。对己宽，对人严。有些BBS上面，一长串都是不知所云。也有优秀的人和思想。但网络太大，难得萍水相逢。

网络文学的发展，需要真正写字的人，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起码在篇幅上要具有一定规模。但是事实上，在网上写字的人，都能感觉到自己有时会很匆促和草率。

一部分是因为业余写作，精力不够。另一部分是没有任何压力。而且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苍凉感。似乎文字会在孤独中死亡。

我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网络文学能够得到稿酬，它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很俗的一句话，表达一个真理：精神必须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碰到的事情太多了。文章被盲目转载却没有署名，传统媒介也把网络当成了一个免费的丰富资源。对作者来说，都是不被尊重的表现。

网络作者要坚持走下去，绝对需要沉得住气。因为这是一个矛盾。张扬个性的自由空间和踏实有力的版权稿费上的保护。不可能很快就会有完满结局。

关于网恋。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精神恋爱。也很神奇。有时候你的确会隔着千里，感觉一个人的内心和你如此相近。我在《告别薇安》里面写了所有对网恋的观点。想象和现实的交换，期待和失望的转移，绝望和等待的煎熬。最后一切归于平淡。而生活依然继续。这是一场绚丽的烟花。你必须得有心理准备，去接受烟花幻灭以后的空洞和寂寞。

吴：在网上你似乎不太和别人沟通，但是很多网友给过你褒贬不一的评论，包括一些传统媒介的国内作家。面对瞩目，你的心态如何调整？在你的小说和散文里面，你透露很多个性化的气息，你是否觉得你是个自恋的文字作者？你最喜欢你自己的哪一篇作品？你觉得网络上的写作给你现实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安：我写的都是比较阴沉的文字，里面有许多黑暗颓废的东西。同性恋，谋杀，同居，艳舞，离家出走，漂泊，伤害，脆弱的爱情。用混乱的意识流和平淡的口吻描述。

我有时候想，我要表达的那些东西，死亡和别离，叛逆和绝望。也是人们最容易反感和疼痛的东西。所以他们给我评论常有误解或者很多读者就是阅读而不跟任何回帖。

我都能接受。我是个自恋的人。有水仙花情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缺点。笑。

我写的任何文字都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的。觉得女性文学始终都有自恋的误区。这个是受思维优势的控制。当然随着人的成长，经历的复杂，会有更客观广阔的视野。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一直写下去。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是《告别薇安》。这是我在网上写作的一个小小标志。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它。因为在网络上，我们不仅仅是聊天瞎侃或者谈谈不负任何责任的恋爱。我们在里面还倾注了灵魂深处焦灼不安的向往。虽然惘然，却始终前行。在《告别薇安》里面，每个不同的人可以读出自己的寂寞。

网络写作带给我的现实生活的影响非常多。优秀的朋友和自由的呼吸是最主要的。

当然还有不算少的电话费。所以任何收获都需要付出代价。因为网络，我更加相信生命是一场美丽的漂泊旅途。要跟随着我们内心的声音前行。因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在自由辽阔的地方。

